

# 血雨瓊葩

顧明道 著



說小義俠情熱豔香

葩瓊雨血

著道明顧門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5 8325B

行印店書明春海上

## 自序

談到歷史上治亂興亡的陳述，往往有一二女子點綴其間，如姑蘇臺畔的西施，華清宮裏的貴妃。所以一般儒生繩墨之論，每痛斥美人爲禍水，好似女色真足以亡國；甚至把紅顏翠眉，視若洪水和蛇蝎，這豈非婦女界的大不幸嗎？其實，在往昔男權中心時代，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都把握在男子手裏，而以帝王萬乘之尊，專制淫威之下，何求不得？偏偏逢着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風流天子，貪戀着聲色之樂，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忽略了所掌的朝政，遂使敵國外患，內亂隨憂乘時而起。除了越王所獻的西子，又當別論。其他的，自己的命運也被握在人家手裏，何嘗知道什麼國家興亡的事。況儘有愛深思遠，關心國事的女子，無奈人微言輕，無裨於時，如蜀國花蕊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生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詩，其語又是何等的沉痛！美人不幸而生於亂世，遭逢非常，演出的往往有非他們自己所能知道或是願意的，而人家却就輕輕地把亡國的罪名

移到女子身上去了。坦白地說，芙蓉卓女之顏，楊柳小蠻之舞，人非木石，孰能無情？若王好色，士大夫好色，坐鼻比，握虎符者亦何嘗不好色？但若能如孟子所謂：「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而詩三百篇始以關雎，窈窕淑女，亦可寤寐求之了。這並非是做書的代女子辯護。反之如聶隱紅線之流，良玉雲英之儔，夫人城萬夫莫開，娘子軍千人辟易，歷史上可指的也很多。何況還有些無名女傑呢？當中原板蕩，干戈擾攘之秋，一般士大夫每多脅息兵刃下，喪失他們丈夫之氣，臨難失節，覲顏向人，又何責於女子？而痛哭六軍，銜冠一怒，武人的昏愚徇私，遂演出引狼入室的悲劇，這禍又豈是美人自己所期望而成的呢？且蓮子心苦，別有隱衷，這其間的癡心熱腸，又豈輸於一般殺身成仁的志士豪傑呢？山海關畔，徒留污痕；昆明池邊，尚賸豔蹟，然而在這污辱之痕，香豔之蹟裏頭，儘有不少貞潔熱烈的瓊葩，在刀光血雨下掙扎着，奔走着，要想燦爛地開放出復興之花來。事之不成，天也。英雄固不可以成敗論，執筆之徒，豈能無言？把來渲染着，連綴着，一一寫將出來，供今人快讀，恐也不僅可作酒後茶餘的消遣吧。

# 血雨瓊葩目次

## 上 冊

第一章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
第二章	朔方健兒好身手	七
第三章	令人却憶平原君	一三
第四章	燕蹴飛花落舞筵	二〇
第五章	紅裙妒煞石榴花	二六
第六章	暫醉佳人錦瑟旁	三四
第七章	攻城殺將何紛紛	四〇
第八章	落花有意隨流水	五一
第九章	憐君何事到天涯	六〇
第十章	公孫劍器初第一	七二
第十一章	英姿颯爽來酣戰	八七
第十二章	盡如寧武可奈何	一〇〇

下冊

第十三章	不肯低頭在草莽	.....	一
第十四章	圓圓小字嬌羅綺	.....	一一
第十五章	何處豪家強載歸	.....	二二
第十六章	早攜嬌鳥出樊籠	.....	三二
第十七章	銜冠一怒為紅顏	.....	四五
第十八章	五更鼓角聲悲壯	.....	五六
第十九章	黃昏胡騎塵滿城	.....	七一
第二十章	蠟炷迎來在戰場	.....	九〇
第二十一章	要留青史與人看	.....	一〇一
第二十二章	銀燭金杯映翠眉	.....	一一六



# 血雨瓊葩

顧明通

## 第一章 人生何處不相逢

官道左側，有一條小溪向南流着，溪水很是清澈，水邊有數株倒垂的綠柳。這時正當春暮，絲絲垂柳，飄拂在水面上，遮成一大片廣陰。柳陰下又有數頭乳鴨，在水中游泳着，很覺自在。柳樹的背後，竹籬瓦舍，有幾間小屋，倒像個處士之家。籬上綴着一些綠葉黃花，有一頭高冠美羽的大公鷄，在籬內很閑適的走着。從籬外可以望見裏面一個窗戶，乃是一間很樸素很幽靜的書室。沿窗一張書桌上，正坐着一個少年。臉兒長圓，雙眉入鬢，一對明明的雙瞳，丰姿甚是俊逸。身上穿着布袍，却像一儒生。獨自披誦漢書，書聲朗朗，直達戶外。對面正向一帶青山，看山讀書，平添不少佳趣。這時候，在那官道上，忽有一騎飛馳而來，塵土滾滾，到了溪邊，方纔跑得漸緩。一頭烏騾馬上，坐着一個虬髯大漢，面孔很是粗黑，額上有一小小刀疤，雙目炯炯地很有精神，帶着不少威武之氣。頭戴一頂范陽氈笠，身披黑袍，腰下橫繫着一個刀鞘，馬後馱着一個小包裏，像從遠道而來的模樣。瞧見了這邊的瓦屋，將馬一拉，徐徐跑至籬下。那大漢收住韁繩，霍地跳下馬來，聽得籬內書聲，他用雙目張了一張，便將馬繫住在一株柳樹下，走到雙扉前，把手一推。雙扉本是虛掩着的，推了便開。但那大漢却並不走進去，且把頭上范陽笠帽摘下，望背上

一掛，喝問一聲道：「這裏有人嗎？」聲音洪亮非常，如鳴銅鐘，籬內的大公鷄嚇得跳到花壇上去，伸起頸項，幾乎要失聲而啼。書室裏讀書的少年聽得喚聲，連忙立起身子，走到外邊來，問道：「誰人在此叫喚？」大漢見了少年，便將雙手一拱道：「俺是過路的人，因為有些口渴肚飢，所以冒昧登門一問，你們這裏能不能供俺一餐？」少年聞言，對那大漢仔細相了一下，又瞧見門口垂揚下拴着好一匹高大的烏驢馬，遂開口答道：「壯士從那裏來？現在將近午時，敝舍快要進午膳了，可以供壯士果腹，請到裏面小坐何如？」大漢道：「多謝多謝。」立刻回身向馬上取下包裹，跟着少年走到他讀書的所在。窗明几淨，絕無塵囂，書架上玉軸琳琅，安放著許多書籍。少年一擺手請大漢寬坐。大漢將包裹丟在一旁，從背後摘下笠兒，便在沿窗一張椅子上坐下。少年又向屋裏喊道：「劉三快來，有客在此。」接着便見有個長工模樣的男子，走來伺候。少年道：「你快送上一壺茶來，爐水沸嗎？」劉三答應一聲退去。一會兒已捧着一壺茶，和兩個茶杯來，斟上兩杯。大漢忙把自己的一杯一飲而盡，嚷着道：「喝得少，不足解渴的。俺不客氣了，恕我無禮。」遂取過茶壺，湊在嘴上，啣啣嚙的一口氣已把一壺茶喝個罄淨，說道：「再來一壺吧。冷的熱的我都要喝。不過這茶太熱了，有冷的更好。」少年便教劉三把缸裏的泉水舀一大鉢來。劉三答應了，便去捧上一大鉢清澈的泉水，到大漢面前。少年道：「壯士既喜喝冷的，這是山中取來的清泉，敢以敬客。」大漢點點頭，說聲好。一手托着大鉢，把一鉢水也喝個罄淨。哈哈笑道：「你們要笑俺作牛飲嗎？」劉三接過空鉢，少年又吩咐他去添些飯和菜着，這位客人要在此用午飯的。劉三諾諾答應而去。大漢便對少年說道：「你真是不錯，夠得上做朋友。方纔你不是問俺從那裏來嗎？俺老



實告訴你吧。俺姓張，名蒼虬，南陽人氏。自幼得異人傳授，懂得一些武藝。只因父親被仇人陷害，籍沒了俺一家，幸被俺逃得性命。事後便乘個間隙，手刃了俺的仇人，報得不共戴天之讎。但已鬧得無家可奔，有國難投。一個人踽踽涼涼的路過雞公山，恰巧山上有一羣盜匪下山來翦徑，不放俺過去。觸犯了俺的怒氣，就施展本領，把他們殺死了好多個，闖上山頭。衆盜見俺本領高強，都願降服，推戴俺做首領。俺一時沒有別的去處，哈哈！就在那山上落草做大王了。胡亂混了幾年，靠着弟兄們的出力，居然有吃有穿，逍遙度日。可是靜中捫心自問，天生俺這一具銅筋鐵肋，不能爲國家仗劍立功，上馬殺賊，留一個青史美名，却長此埋沒在這草澤中嗎？心裏未免有些不甘。後來逢到了一個江湖上相識的人，姓柴名英。他是趕到山海關外吳三桂總兵那裏去投軍的。他勸俺不必幹這綠林生活，不如棄暗歸正。也到官軍中去効力。俺就答應了他，留他在山上住了數天。他臨去時對俺說，他若投軍得收，當託人來送信給俺。果然他去了不到一年，便有一個人帶着他的一封信來，喚俺同去。因此俺散了夥，便下山登程，投奔吳將軍去。隨身祇帶着俺的兩件寶物，一是門外拴着的那匹烏驢名馬，全身毛色純黑，蹄長耳圓，真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之能。此外還有一柄靈寶寶刀，是魏晉間遺下的。張蒼虬說到這裏，將手一按腰間的刀柄，很得意的笑了一笑，然後接着說道：「今天俺路過這裏，正想向人家告求一餐，却聞你書聲朗朗，讀得正是好聽，未免驚動你，打擾你了。但是方今之世，大亂將起，你在這裏閉戶讀書，即使讀好了，也有何用呢？俺還沒有請教主人姓名，話已說多了，請你見告吧。」那少年聽了他的話，覺得他出言吐語，非常慷慨，不愧是風塵中的健兒。自己平時也很羨慕遊俠，以爲朱家郭解之徒，今世難得。今天逢着這

位不速之客，大有虬髯公一流人物的光景，且能放下屠刀，立志從軍，更是難能可貴。所以他非常高興，便說道：「鄙人姓許，單名一個靖字。世居於此杞縣城外。先父在時是個老秀才，終身未取功名，不得已灌園耕田，老死牖下。他易箒的當兒，曾再三囑我好好讀書，將來代他一吐抑塞之氣。無奈我不喜帖括之學，雖中了童子試，以後却數次名落孫山，幾乎把我的心全灰了。在此閉戶讀書，侍奉老母，偈促如隸下駒，壯士幸勿見笑。」張蒼虬聽了許靖自述身世，便點點頭說道：「足下竟是個讀書種子，俺雖是個粗莽的武夫，却很敬重儒生的。不過俺早已說了，世變方亟，中原必有大亂，何況關外的鞭子聲勢方盛，天天在那裏覬覦大明江山呢！近年陝甘等省大旱大饑，便是俺們本省也鬧得民窮財盡，遍地荏苒。男子漢大丈夫生當亂世，須要做個英雄，轟轟烈烈的去幹他一番。如你這樣抱膝長吟，難道要學諸葛孔明嗎？哈哈！現在的時候恐怕沒有劉皇叔了！」他說到這裏，頰上的鬚髯都張開了，恍如鍾進士一般。許靖很安閒地答道：「講到武術，鄙人尚稱略知一二，可惜文不能嫻，武不能精，說來很慚愧罷了。」張蒼虬道：「好，足下的武術從那裏學來的？」許靖笑道：「前數年先父有個老友王永泰從代州來，在此住了一個年頭，他是武術精通之人，年紀雖老，本領却高。左右無事，遂於每日早晚把技擊之術教授我，並為詳細講解，因此我很有進步。祇惜一年以後，他有事到代州去了。我祇得在讀書之暇，學做功夫，練習一些，不讓荒廢。然而淺嘗薄涉，即此而止，未嘗不引為憾事呢。」張蒼虬道：「武藝一道當然要有能人指點，但也全仗自己苦心練習，方有進步。你既是懂得武藝的，將來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更當要乘時而起，所謂時勢造英雄，足下有這個意思嗎？」許靖答道：「孟子說得好，『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一方今明室衰弱，內憂外患，接踵而起，我輩自當聞雞起舞，爲國立功。然惜千里馬雖有，而伯樂不常有，倘屈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槽櫪之間，那還是不出去的好了。」張蒼虬聽了許靖的話，也嘆道：「這是要看各人的際遇了。即如熊廷弼袁崇煥二公鎮守邊圍，屢次能把滿洲兵擊退，可算都是個英雄了。但是忠而被謗，雄志不伸，以致自壞長城，爲敵所笑，豈非可惜？現在吳總兵年少英俊，頗著聲名，只不知他是否能繼熊袁二人之志，鞏固金甌，算得一位英雄。」許靖答道：「以我所知，代州總兵周遇吉，深諳韜略，又精武術，可以稱得英雄。」張蒼虬笑道：「有爲者亦若是，俺與足下當該自勉自勵，將來要做個英雄，燕然勒銘，岷山留碑，纔不辜負此生。」許靖聽張蒼虬談吐之間，粗莽中有俊逸氣，不像完全是個武夫，更覺驚奇。且聽他很有英雄自許之意，知是一位虬髯第二，心裏正在估懣。張蒼虬忽又把手向後邊壁上一指道：「這是一柄寶劍吧，可否賜給一觀？」許靖笑道：「讀書不成，學劍不成，雖有霜鋒，未免辜負了。」說罷便走去，將那寶劍摘下來，回到桌邊，聽的從劍鞘裏拔出這劍來，陡的眼前一亮，寒光森森，逼人肌膚，張蒼虬連忙立起來道：「好劍好劍！」接到他手中一看，只見劍柄上鐫着赤鳳兩字，估料必然是唐宋以前之物，不知先代那一位英雄遺傳下來的。便又問道：「足下從那裏得來這兩柄寶劍？可喜可喜！不是傳家之寶？」許靖笑道：「我早已說過了，先父是個文人，祖先都是儒家出身，那裏有這寶劍傳下呢？」張蒼虬道：「那麼你這寶劍從何處得來的？莫非有人贈送於你？」許靖搖搖頭道：「不是的。這事是在二年之前了。記得是清明時節吧，先父的墳墓是在這裏鄉下鄧家橋，那裏是個荒村，有一條小河環繞流着，居民是很少的，墓地却很多，是個鬼墟。我奉着老母之

命前往掃墓。本想就趕回的，誰料那天天氣十分燥熱，掃墓方畢，烏雲蓋天，狂飈大起，下了一陣大雨，使我不能回家。不得已就坐在守墳鄉人的屋子中。等到雲散雨霽，天已近晚了。我一個人很覺無聊，便沽酒獨酌，和鄉人談些鄉間狀況。黃昏時吃了晚餐，正要就寢，偶然向窗外一望，夜色十分黑暗，又沒有月亮，但是東邊不遠的地方，却有一道白光上衝霄漢。我瞧見了，覺得有些奇異，便向鄉人詢問。鄉人答道：「這條白光是常時有的，已近一年，我們都瞧見。有些人以為妖怪，有些人以為祥瑞，尤其是在昏黑的夜間，看得最是清楚，有時閃閃晃動，有時深淡不定。今晚更是光明，毋怪許少爺奇怪了。」我又問他道：「這白光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鄉人說是在前面的小河裏，我就要他引我去一觀。於是點了燈籠，向前邊河畔走去，到了那裏，祇有河水潺潺和野風吹捲林木的聲音。鄉人把手向前相距約十步的河水中一指道：「你看這白光不是從那裏射出來的嗎？」我跟着他的手一看，果然隱隱約約有一絲白光從水面上騰至天空裏，更亮得多了，時常有躍躍欲動的樣子。我和鄉人站在水邊，觀看多時，那白光忽然漸漸收斂，淡得如游絲一般，幾乎看不見了。我們遂回到屋裏。鄉人對我說道：「恐怕這是金銀之氣，所以發生這樣的白光。」我就笑問道：「既然河中有金銀，你們為什麼不開浚呢？」他說他們有些不敢。我笑了一笑，各自安睡。但我想河中必有寶物，這個機會不可失去。於是到了明天，我託他找了幾個鄉人前來，帶了開掘的器具，一齊趕到河邊去。河水並不甚深，我教他們先廝去了水，遏住了上流，然後動手挖掘。他們也以為有金銀可取，欣然從命。挖掘得不多時候，一個鄉人手裏忽然摸得一樣東西，很快的跳上來給我看看，原來就是那寶劍了。我就想起古時豐城劍氣的故事，我雖非雷煥，幸獲

霜鋒，那麼夜間所見的白光，大概便是此物了。鄉人們再向下掘時，一些也沒有別的發見，垂頭喪氣的走上來說道：「那裏有什麼金銀？祇有這柄古劍，又有何用？」我心中暗暗歡喜，便賞給他們幾兩銀子，把這劍帶回家門，配了一個劍鞘，自己空暇時舞舞，很是順手，這事豈非出於偶然的嗎？」張蒼虬道：「寶劍難得，被你這樣輕易得着，雖屬偶然，可喜可賀，俺既然看了你的寶刀，俺也把寶刀給你一看何如？」他一邊說，一邊把赤風劍還給許靖手中。自己也將身邊佩帶的那柄寶刀拔出來，光耀寒霜，氣凜清風，雙手托着給許靖看道：「此刀名靈寶，是魏曹丕所製，也有相當歷史。俺是從一個頭陀手裏得來的。」許靖看了，也說好刀好刀。一個兒托着寶刀，一個兒仗着寶劍，光森森地照耀四壁。他們正在欣賞之際，同時竹籬外面也有兩道銳利的目光正從鹿眼裏向窗邊射來，但是二人都沒有覺察。

## 第二章 朔方健兒好身手

靈寶赤鳳，一室光耀，二人摩挲觀賞一回，各各稱讚不已。劉三却走進來稟白道：「飯已煮好，菜也端整齊備，老太太請二位爺出去用飯。」張蒼虬道：「啊呀，俺到了府上還沒有拜見老太太呢。」許靖笑道：「不敢當的。」說着話，把赤風劍插入鞘中，仍去懸在壁上。張蒼虬也把靈寶寶刀納入自己刀鞘裏，解了下來，和他的包裹安放在一起。二人步出房來，見客堂裏安排着一桌杜辦的酒菜。張蒼虬便說道：「俺們萍水相逢，豈可如此叨擾。」許靖道：「壯士說那裏話來，山肴野蔌，不嫌簡慢，已是幸事了。」張蒼虬哈哈笑道：「俺不慣客氣的，少停放開肚皮，承受你的佳肴便了。老太太在那裏？快請出見。」許靖見

他一定要見自己的母親，便走向後面一個垂着門帘的房裏去，把母親請出來相見。張蒼虬一看這位老太太年紀已近七旬，白髮蕭蕭，扶着拐杖，偃偻而行，可是面上却滿露着慈祥之色，連忙上前相見。許母見張蒼虬形貌奇怪，心中也有些驚奇，自己不能回禮，便教許靖答拜。又對張蒼虬說道：「客人這裏是偏僻小縣，我家又在郊外，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饗客，請你多喝幾杯酒吧。」張蒼虬說道：「老太太好客氣，幸恕俺的魯莽，老太太先請上坐。」許母又道：「我是年紀老了的人，吃不下什麼，每日不過喝些粥，便教小兒奉陪吧。」說畢，便退入房去。許靖請張蒼虬上坐，自己在下首相陪。劉三燙上酒來。許靖教劉三換上大杯。又對張蒼虬說道：「壯士方才飲茶如此豪爽，大概酒量是很好。我特地吩咐下人把久藏的陳酒，開了一甕，請君痛飲，所以你儘管放量喝。」張蒼虬一掀鬚髯，說道：「好酒難得，承蒙足下相愛，今天當大大喝一個暢了。」劉三把大杯捧上。許靖代他斟滿了請他喝。張蒼虬連喝三四口，早已乾了，對許靖說道：「俺喝得很快了，你自己飲吧，不必爲我斟酒，待我自己來，比較爽快些。」許靖也喝了一小杯，吩咐劉三趕快燙酒。張蒼虬一杯一杯的痛飲，忙得劉三在爐上一壺一壺的燙個不停。許靖又請他吃菜。張蒼虬見桌子正中有一碗盛着一只熟的醬雞，他就老實不客氣，雙手取了撕着便吃，一霎時早已吃完。二人一邊吃，一邊談些時事。張蒼虬說道：「這裏有酒喝，有鷄吃，聽說陝甘那裏已是饑荒得野有餓莩，樹無片皮，最厲害的要算延安府，這是一個難民從延安逃出來告訴人家的，完全是真確實話。那裏從去歲到今年，一年沒有下雨，草木焦枯，田稻都死。八九月裏，人民都去採食山間的蓬草，這樣東西雖是穀物，却似糠一般，味道苦澀，雖吃得狠，但到十月裏，蓬草都吃盡了，祇得去剝樹皮，

苟延生命。到得年底，四處的樹皮都剝光了，赤地千里，無處覓食。大家沒法想，又去掘山中的石塊，硬咽下去。然而石塊是冷的，且有腥氣，吃下肚當然易飽，可憐不到幾天，都腹脹下墜而死了。於是大家只有做強盜，搶來吃，死於饑，死於盜，同是一死；坐了餓死，不如爲盜，死了還能夠做個飽死鬼。所以那裏土匪竄起，鬧得不成樣子。良民想要逃生出來，也不是容易的事哩。那邊亂事倘然不能平定，那麼一旦鬧大了，收拾不下，恐怕這裏也難長保安樂呢。」許靖聽了張蒼虬的話，也嘆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東漢的覆亡，初由於黨禍，後來黃巾作亂，羣雄紛起，董卓曹操之徒，乘機僭竊，天下便一亂而不可收拾了。我看本朝的情形也和漢末有些相似；更有鞭子在關外窺伺，年年用兵，恐怕更是危險呢。我輩生逢亂世，徒抱杞憂，既不能爲良平，又不能做頗牧，奈何奈何！」張蒼虬啾的一聲笑了出來道：「你不要自視過卑。做良平也好，做頗牧也好，只要自己努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元朝傾覆的時候，我太宗乘時崛起，豪傑景從。他不過是個皇覺寺裏的小和尚，却能平定天下。海水不可斗量，一個人的前途豈料得到呢？」許靖聽張蒼虬說話好大口氣，不覺默然。張蒼虬也喝得有些醉意了，便教盛飯。劉三送上飯來。張蒼虬又吃了三大碗，說道：「好多時候沒有吃米了，今天你們簡直把我待做上賓呢。」於是散了席。二人洗過臉後，重入書室小坐，張蒼虬本要趕路的，不知怎樣的今天和許靖相見。怪怪相惜，大家談得甚是投機。許靖也因張蒼虬初見時似乎是個粗莽的武夫，但是說話却非常豪邁而又精警，是個風塵中的英雄，所以竭誠款接。二人談談說說，不覺日影已西，漸漸隱向山後去了。張蒼虬道：「啊呀，多講了話，忘記了時候了，不知前面可有宿處？俺想趕過山去呢。」許靖道：「我們難得相逢，既來之則安之，不嫌

舍間狹窄，請你在此擔擱一、二天，再行動身如何？」張蒼虬道：「多蒙挽留，今晚俺就在府上住過一宵，明日再走吧。只是你們不要爲了俺多忙，祇要有酒喝便了，菜却不必預備的。」許靖道：「好，我家有的是酒，儘夠你喝的。」張蒼虬遂到門外去把那頭烏騾名馬牽進來，拴在籬內。對許靖帶笑說道：「俺這坐騎是很名貴的，俺要借着他的力量趕路到山海關呢，不要給歹人看想了去。」許靖道：「現在外邊時勢雖不安寧，而我這地方却尚沒有劫掠盜竊之事，但是將來却難言了。」便吩咐劉三落空喂些馬料。二人就坐在庭中談些武藝。張蒼虬一談武事，格外起勁，聲音又是洪亮，滔滔地講個不休。轉瞬天已黑了，二人回到裏面，劉三早掌着一枝紅燭，二人坐着又講些邊塞上的事情。劉三又來請吃晚餐。許靖陪着張蒼虬仍到客堂裏去相對飲酒，一日之間張蒼虬已把這一襲新開的陳酒幾乎喝個罄淨。許靖却喝得不上三斤，大半到了他的肚皮裏去了。劉三在一旁看得只是發呆，晚餐後，許靖掌着燈，代張蒼虬引導，取了包裹和寶刀，指點他到東邊一間小客房裏去睡。前面就是許靖的臥室，祇隔一重薄薄的矮牆，有門可通。張蒼虬多喝了酒，也要睡了，便脫了衣服，向榻上倒頭便睡。許靖又到書室裏去，再想看一看一回書，但是眼皮立刻合了攏來，睡魔已臨，不能強自支持。他就放了書卷，立起身要回房安寢，他是精細之人，一切小心。先去看看他的老母已深入睡鄉，劉三尚在灶下洗滌。便教劉三好好留心關閉前後門戶，熄了火種。劉三諾諾答應。自己又至庭中觀察，見一鈎彎彎的新月已在雲端裏擁出，照得西牆上很光明，那匹烏騾馬也偃臥地下，沒有聲息，四邊靜悄悄的時候，已是二更過後了。他又到書室裏摘下壁上的寶劍，回到房中，放在枕邊，掩上房門，熄了燈，解衣而睡。也許爲了精神興奮的關係，在炕上只是



輾轉反側不能安眠。聽聽劉三也已睡了，後面客房裏張蒼虬鼾聲如雷，一屋子都聽得自己剛要息心靜氣的睡去，忽然耳畔似乎聽得對面書房裏有一些微微的響聲。他暗想莫非有耗子嗎？接着便見窗外有一小點火光一亮，那客人的烏驢馬忽又嘶了一聲。他連忙跳下炕來，從枕邊取了寶劍，輕輕將房門一開，便見庭中有一個黑影一閃，那匹烏驢馬已被那黑影牽至門外了。可是那馬兀自將蹄子踢着，掙扎着。許靖知道有盜馬的人了。仗着自己也有一些本領，所以大喊一聲：「那裏來的賊種敢盜馬去？」一個箭步跳至庭心。這時那黑影見裏面有人察覺，也掣出腰間一對鴛鴦錘來，回身說道：「是你家爺爺在此。」跳過來，便向許靖頭上一錘打下。許靖把寶劍望上一迎，一道白光閃耀人眼。那人知是寶劍，恐怕自己的傢伙受傷，立刻收了回去。許靖乘勢一劍使個蒼龍取水，掃向那人的頭上。那人看準了，把左手錘迎住劍背一擱，啣的一聲，許靖的劍直蕩開去。那人路進一步，右手錘已向許靖腿上打來。許靖說聲不好，疾忙將身子向後一縮，退出數步，方把這一錘讓過。那人舞動雙錘，跟着逼進。許靖也將赤鳳劍使開，二人在月下酣鬪起來。許靖一心想要削斷他的錘頭，可是一則那人好似知道他的心思一般，避實擊虛的不使錘頭和劍鋒正面相逢；二則錘頭是鑲鐵製的實質，況又十分沉重，一時難以剝削。三則那人本領高強，把一對鴛鴦錘舞得似疾風驟雨般，一些沒有間隙，反將許靖包圍住。戰了二十餘合，許靖遇到勁敵，有些來不得了。劉三也已聞聲驚起，見了這般光景，十分驚慌，連忙跑到後面客房裏，見那個姓張的虬髯客人睡得正熟，絕不覺得外邊有了廝殺。遂湊在他耳邊，高聲喊道：「外面有盜！只見那客人打了一個轉身，又睡着了。慌得劉三使着勁兒在他身上重重的擰了一把，張蒼虬方纔跳

了起來，摩着雙眼問道：「誰來擾俺的好夢？」劉三道：「張爺，外邊有了大盜，把我家爺困住了，請你快去相助。」張蒼虬聽說有盜，大叫一聲，跳下床來，取過自己的寶刀，奔出房門，聽得金鐵相擊之聲，許靖正在退下。他就一擺寶刀，虎吼一聲，奔上前對準那人一刀劈去。那人見屋裏又跑出一個助手，聲音洪亮，身軀健碩，月光下瞧見他臉上非常威武，領下鬚髯戟張。知道來者不善，急忙把錘去招架時，覺得刀勢沉重而迅速，遂也不敢懈怠，用出平身工夫來抵敵。許靖見張蒼虬前來協助，有心要看看他的本領，自己便讓開一邊，抱着寶劍旁觀。只見張蒼虬一柄寶刀上下翻飛，使急了時，但覩刀光，不見人影，心中暗暗佩服。然而盜馬的人本領也很不弱，舞動雙錘，如兩團黃雲，翻翻滾滾的廝殺不休。戰夠良久，張蒼虬見敵人厲害，自己一時不能取勝，心中未免有些急躁，便把刀法一變，使出五百路降龍伏虎羅漢刀來。這是張蒼虬練就的絕技，江湖上人能此的很少，人家也很難抵敵得住這五百路出奇制勝的殺手刀法的。所以一柄刀縱橫決盪，擴成一個大弧形，儘向那人逼去。那人不甘退讓，苦苦抵禦，又戰了五十餘合。只聽啣啣一聲，跟着又是咚的一聲響，那人左手的錘頭已被張蒼虬寶刀削在地上，削斷了錘頭。那人大吃一驚，把右手錘虛晃一下，跳出圈子，回身一躍，出了短籬，飛也似的逃去。張蒼虬那裏肯放他走，便跟着躍出籬去追趕。許靖也仗劍開門跑出，見那人沿着小河，向北面逃遁。張許二人一前一後的向前緊追。那人見背後有人追趕，忽地回身一揚，一道寒光向張蒼虬門前射來，張蒼虬一邊將頭一側，讓過敵人暗器，一邊大聲嚷道：「敵人休放暗器！」但是許靖隨在背後，沒有防備，也沒有瞧見。等到聽得張蒼虬的呼聲，要想躲避時，暗器已到身前，正中左肩，乃是一枝小小的袖箭，立刻痛入骨髓，大叫一

聲，跌倒在地。張蒼虬聽背後許靖已中暗器而倒，雖欲回救，然而心中大怒，愈不肯放鬆敵人，把脚步一緊，追趕上去，喝道：「狗盜膽敢暗器傷人，今晚你上天我也要趕上天，入地我也要追下地，想逃到那裏去？」那人一邊跑，一邊仍不答話，一扭身又是一枝袖箭向他胸口飛來。張蒼虬把寶刀望下一擦，半把袖箭打落在地。遂又說道：「你有幾多袖箭，只管放將來便了。」那人見兩箭射他不中，也有些驚慌，正要放第三枝箭時，不料在一塊石上一絆，忍不住跌將下去。張蒼虬大喜，躡至那人身前，舉刀砍下。但那人忽使一個鯉魚打挺，一躍而起，一錘反向張蒼虬腰裏打來。張蒼虬砍了個空，一錘已至腰際，祇得乘勢又向前一跳，躲過這一錘。便返轉身又是一刀，向那人下三路掃來。兩人重又殺在一起，張蒼虬大有誓欲得而甘心之意，一步也不肯放鬆。那人手中祇有了一錘，又怕再被張蒼虬的寶刀削傷，所以勉強鬪了十數合，又向前面官道上逃去。張蒼虬擒他不住，氣得無名火冒，連忙追趕上去。暗想這廝的夜行工夫和跳躍之技果然不錯，不要被他逃去了，我怎樣還去見許靖？且不知許靖受了傷又怎樣了？一邊想，一邊追，看看前面已望得見雉堞，官道東邊有一座較大莊院，一帶曲曲的圍牆，像是個大戶人家。那人跑至莊後，聳身一躍，已上圍牆，飄身落下去了。張蒼虬想原來這裏是個盜藪賊窩，那廝逃進去了，我既已到此，不管他虎穴龍潭，也要追進去的，所以他跟著一躍也到了牆上。

### 第三章 令人却憶平原君

牆裏面乃是一個空曠的後園，月光下張蒼虬瞧見那人跳落地上，正立定着回頭看可有人追來。張蒼

虬在牆上使一個旋風落葉，跳將下來，一把寶刀護住自己頭部。不料脚尖方才落地，那人早已一錘擊至。張蒼虬將寶刀攔開，還手一刀向那人脅下刺去。那人側身避過，舞着獨錘，又和張蒼虬狠鬪起來。剛戰到八九合，圍子裏面忽有一陣兇厲的虎吠聲，早見亭子後有五頭巨犛，目光睜睜，張牙舞爪，一齊向這邊飛奔而至。見了二人，不管三七廿一的撲上來狂噬。二人只得拖下對手，各自去抵抗羣犛。那些巨犛見了刀錘，視若無睹，什麼也不怕，只是猛撲。你去砍他擊他時，他們自會躲開的，陣勢非常堅固，不亞於五頭猛虎，二人竟被圍住，反而不能脫身。正在這時候，屋子裏人聲喧嘩，燈火大明，有七八個莊丁，挑了燈，擁着一個少年跑出來。那少年戴着一頂儒巾，身上却穿短衣，手中挺着一枝梨花古定槍，走上前說道：「咦！你們怎麼在我這裏動手？須知我莊上的巨犛是不好惹的啊。」便將手中槍一指，喝定羣犛，令他們退去。羣犛一見主人到臨，聽到號令，果然兇勢頓斂，搖尾戢耳的退向亭後而去。那少年又對那人說道：「陳壯士，你爲什麼和這個虬鬚大漢動手？他是打從那裏來的？半夜三更，闖入人家，好不奇怪！」那人聽了，沒即回答，張蒼虬早哈哈笑道：「你去問他能。俺豈肯無端跑到這裏來的？」那人到了這個時候，祇得說道：「李爺，只因我到得這裏，蒙李爺推食解衣，十分優待，自覺無以報答，今日出外，路過一處人家，見門外綠楊樹下繫着一匹烏騾名馬，便知此馬來頭很大。又從籬外望見一間室裏，就是這個虬鬚大漢，正和一個少年，觀賞一柄寶刀。又有一柄寶劍，刀光劍氣，森森逼人，使我心裏不由一動。暗想這三樣東西都是價值連城，不可多得的，所以決定到了夜間前去盜取。倘能盜得，把來獻給李爺，也好使李爺喜歡。就是我在這寄食了多時，也不是無功受祿了。誰知我施展飛行術跑到那裏去時，却見

那室中並無刀劍懸着，大約主人已把它們藏去，心裏有些失望。回出來，見那匹烏騾馬繫在庭內，正想去盜馬。屋子裏的人驚動了，便起來和我交戰。初時一個少年本領平常得很，後來這虬髯大漢武藝高強，我敵他不住，恐防有失，所以退避，不料他們二人偏在後緊緊追趕不休，我又用暗器傷了他們的一個，但是他仍追到這裏來。現在驚動了李爺，不勝慚愧。他既然這樣不肯放過我，待我換了兵器，再和他在此地拚個死活，便請李爺做個證人也好。」說罷，就奔到裏面去，換了一對鐵鏈，高高舉在手中，對張蒼虬說道：「來，來，我與你再戰一百合。」張蒼虬也把寶刀一挺，說道：「很好，今晚我若敗了，便把寶刀名馬送給你。」二人正欲動手，這時那少年將槍一擺，攔開二人道：「原來如此，你們不必再動手，古語說得好，不打不成相識，又說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你們二位都是有本領的人，不必狠鬪，待我來與你們調解了罷。」便又對張蒼虬說道：「我是李信，一向住在這裏的杞縣，生平愛好結交天下俠士。這位陳飛壯士在我這裏爲門客，輕身功夫甚好，武術也是精明。不想今晚爲了盜馬盜劍之故，竟又使我多認識了一位英雄，請問壯士姓甚名誰？從那裏來？我看壯士並非是此地的人啊。」張蒼虬本來懷着盛怒，追到此間，一切都沒怕懼，祇尋廝殺。現在見這姓李的少年說話却很講理，一些沒有傲氣，只得按下寶刀，回答道：「俺姓張，名蒼虬，此番從鷄公山來，方才在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許靖家中留宿一宵，寶刀寶馬都是我的心愛之物。那姓許的也有一柄寶劍，我們曾彼此交換看過，不料被人家偷眼看着，便要來乘隙盜取。試想這種寶貴之物，豈能輕易被人盜去的呢？俺和許靖一同追趕，不料這位姓陳的又用暗器，把許靖打倒。俺因不肯捨棄敵人，所以一直追趕到此的。」李信聽了張蒼虬的說話，便問道：「張壯

士你說的許靖。可是一個年少的書生嗎？」張蒼虬點頭道：「正是。他受了傷，俺還沒有去看他呢。」李信忙說道：「不好，這位許靖也是我的朋友，不知他受的傷重不重？我們快快去找他吧。」張蒼虬道：「不錯。」遂跟着李信，一同開了園門，走出莊去。陳飛也和衆家人點着燈籠火把，一齊向前西那條來的路上走去。走得不多路，只見路旁坐着一個黑影，衆人跑過去，借着燈火光暉時，正是許靖。許靖一見張蒼虬和李信走來，還有那盜馬的人也跟着在內，心裏好不驚奇。張蒼虬和李信都上前問他受的傷在那裏，現在覺得如何？許靖答道：「我受的傷還輕，箭頭幸虧沒有深入，已被我拔了出來，從衣襟上撕了一小塊布，自己把來紮住，便不流血了。不過方才跌倒的時候，幾乎發昏，等到我爬起來時，張壯士已不見了，所以我還坐在這裏休息着，沒有回去。怎麼你會和李兄一同跑來的呢？」李信笑道：「這就叫做不打不成相識了。」遂把張蒼虬追趕陳飛到他莊裏的情形，約略告訴了一遍。許靖也說「巧極巧極。」

一陳飛因爲自己用暗器打傷了許靖，雖然人家不責備他，他心裏終覺有些對不起，便過來向許靖道歉。張蒼虬道：「只要不是數毒藥的東西，俺的行囊中帶有金創良藥，少停回去給許兄敷上一些，便可早愈的。」李信瞧張蒼虬英武豪莽，着實可愛。便要許靖和張蒼虬馬上到他莊裏去一聚。許靖因爲家中無人，這事已告一段落，急欲回去，便答應李信，明日他邀了張蒼虬到李家莊上來拜望。李信遂再三叮囑許靖等不可失約。張蒼虬也一口答應道：「明天俺一準來拜訪李爺便是，俺們再會吧。」便一手將許靖扶起，扶掖着他向李陳兩人點了點頭便走了。李信也說一聲「恕送，明天再見。」同陳飛等衆人回去。張蒼虬伴着許靖，回到許家。許靖到他房裏坐下，張蒼虬便去取出金創藥給他敷上患處，重行

包紮一過。二人因時候已近五鼓，也不多講話，各自去安睡。次日大家起身，張蒼虬便問許靖傷處如何。許靖答道：「敷藥後就止痛了，不日自會好的。」張蒼虬笑道：「昨夜那姓陳的，雖然徒勞往返，但是却使你無端受了傷，我真對不起你。」許靖道：「這是我自己不慎，以致受人暗算，與壯士何尤。古人云，謾藏誨盜，我們雖沒有金銀珠寶，却有了這些刀劍和馬，被識貨的人冷眼窺見，便發生這麼一回事了，真是使人料想不到的。」張蒼虬笑道：「那位李兄究竟是何許人物？他的門客怎麼也有鷄鳴狗盜之流？」許靖答道：「李信是這裏的武舉人，性好遊俠，略知武藝，和我是一樣的。但他個儻不羣，喜歡交遊，一縣的人大都認識他。我和他也是朋友，時帶到他莊裏去弈棋談天的。他那裏門下士很多，文武皆有。昨夜來的姓陳的，武藝也是很好。若非張壯士本領高出於他，他也不會輕易敗北的啊。這樣可見你是一位英雄，無怪李信只一見面已要請你到他莊裏去了。」張蒼虬掀髯笑道：「許兄，你又要提起英雄了。在這個時勢真用得着，我們大家努力吧。我今天同你去拜訪了李信，便要上道的。我恨不得一飛就飛到關外去見見那位吳總兵，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能不能用俺的。」許靖道：「你不要性急，我們吃了早餐，立刻就去。」於是許靖吩咐劉三快把早飯端整上來。他陪着張蒼虬吃罷早飯，又到他老母房裏去請過安，吩咐劉三幾句話，便和張蒼虬走出門來，向李家莊行去。二人走在路上，又講起李信來，張蒼虬方知李信是這裏的大戶人家，又是仗義疎財的人，去年河南鬧着飢荒，李信拿出許多家財去賑濟難民，因此他的名氣很響，遠近皆知，大家都稱他李公子而不名。許靖又告訴他說，李信爲着防盜起見，在莊中養着五頭猛犬，一到夜間，去了嘴套，放在園裏巡守。有一次，六七個土匪從莊後扒牆進去，想

去盜劫，却不料逢到這五頭猛犬，一陣狂噬，土匪們死傷了三人。李信等亦聞聲出來，土匪無路可逃，悉被擒住。從此沒有人再敢夜間偷入李家莊了。張蒼虬想起昨夜巨焚出噬的情形，便笑着告訴許靖。許靖咋舌道：「好險好險，大概你們倆本領都是高強，所以沒有受傷哩。」二人一邊說，一邊走，早來到李家莊前十分廣大，張蒼虬昨夜到此是從後進去的，沒有細看，現在瞧見李家莊造得果然偉大華麗，可說在杞縣地方首屈一指了。二人到得莊門前，早有莊丁在那裏守候，一見二人走來，立刻跑到裏面去通知。一會兒早見李信和陳飛開了正門，出來迎接。相見後，李信便拉着手，請二人到裏面去坐。一逕走到花園裏，景賢廳上坐定，獻過茶後，大家便暢談一切。張蒼虬很坦直的把自己如何洗手綠林，投軍北上的志願，告訴李陳二人知道。又談起天下形勢，都知道大亂將起，明室顛危，將來的事也難以逆料，有志的人當然在這時候要準備出來幹一番事業。陳飛聽了張蒼虬去投軍的消息，他的心也躍躍欲動。於是他便和張蒼虬說，自己本是徐州沛縣人氏，一向在鏢局裏幫忙，後因保鏢到山西去，途中失了事。無顏回轉鏢局，流浪江湖，輾轉到此。在此間莊上坐食了好多時候，很覺慚愧，所以也願去從軍，請求張蒼虬提攜。張蒼虬見他說得誠懇，一口答應。李信笑道：「陳壯士也要到邊關去軍中効力嗎？那麼我也很贊成的，不敢多留了。」陳飛道：「我在此間多蒙李爺感情優渥，使我不勝感激的。我想人在壯年之時，若不出去去做一些事，豈非埋沒了我的一生？恰逢到這個機會，所以決定附驥同往了。」張蒼虬道：「那麼請你立刻預備，今天俺就要動身的。」李信道：「張壯士何必如此急急？我們初次相見，當歡聚一下，請你在此住幾天再走可好？」張蒼虬見李信如此好賢下士，十分多情，便點點頭道：「公子真是當



世的平原君了！俺們這遭的遇合，也可說難得的事，俺就多留一日，和你們暢敘，但明日無論如何必要動身了。」李信見他如此說，也不好十分勉強多留，便吩咐下人將酒筵擺上，大家分賓主坐了，在廳上歡宴。張蒼虬酒量甚好，舉着大杯，如長鯨一般的狂飲。酒至半酣，李信便對張蒼虬等說道：「今天我們在此相聚，明天兩位壯士便要遠離了，萍蹤偶合，令人可念！也是很難得的事。只此一別，他日不知何時可以重聚？我等覺得意氣很是相投，所以我向三位有一個要求，就是欲學三國時劉關張桃園結義的故事，結拜爲異姓兄弟，倘蒙不棄，便訂蘭譜。」張蒼虬聽了，第一個笑道：「俺是一個武夫，你們兩位都是王孫公子，若欲結拜兄弟，豈非有辱二位呢？」許靖笑道：「你是爽快的人，千萬別這樣說。你若肯答應，真是榮幸的事。現在誰同意李兄所說的話，可以各盡一杯，作爲表示，免得彼此客氣。」他說罷，先把面前的一杯酒一飲而盡。於是李信、張蒼虬、陳飛都把面前的一杯酒喝乾，可見大家都同意了。李信十分快活，便叫家人們去預備一切。席散後，大家坐談一會，不覺天色已晚，然而大廳上早準備下牲醴神模，點上香燭，地下又鋪着紅氍。李信便和三人先去拜了天地，寫了一張蘭譜。張蒼虬年紀較大，爲長兄，陳飛第二，李信第三，許靖第四。彼此交拜後，大家都用弟兄稱呼。李信便請他的夫人邢氏出來拜見，衆莊丁也上來拜賀。又有幾位門客也來道賀。李信在廳上大排筵席，請三位弟兄和門客等一同歡飲。莊丁們也各有犒賞，熱鬧至夜半方散。這天夜裏，張蒼虬仍隨着許靖回去住宿，約定陳飛明天午後動身。李信和許靖二人也預備再在莊中設筵餞行。次日張蒼虬天明即起，又和許靖談了一刻話，說他們到了那邊，倘然有功升擢，當托人帶信前來。張蒼虬的意思很欲許靖也到外邊去。但是許靖終因老

母在堂，未能追隨爲憾。早餐後張蒼虬使去向許母拜別，給了劉三數兩銀子，然後佩上寶刀，攜了包裹，牽了烏騾馬，和許靖走到李信處來。陳飛別無攜帶，祇有一個包裹，早已預備好，四人又談了好一歇，日已正午，李信許靖爲東道主，擺上酒席，爲二人餞別。大家痛飲一番，散席後，張蒼虬即刻要走。李信因陳飛沒有坐騎，便從他廐中牽出一匹青騾馬，贈送與他，又奉上二百兩銀子，給二位義兄爲盤纏。二人也不客氣，都接受了，拜別而行。李信又和許靖各坐一匹馬，相送至十餘里外，方才依依不捨而別。李信和許靖縱馬回轉李家莊，將近門前，只見那邊廣場上圍着一大堆的人，裏面鑼鼓聲喧，不知在那裏做什麼把戲？李信的莊前素來不許有江湖上的人在那裏賣拳鬻藝，若是要他送幾個錢，他倒願意的，只是不准破例。所以他一見之後，心裏有些煩惱，把馬一催，向那人羣裏衝去。

#### 第四章 燕蹴飛花落舞筵

當李信一馬衝去的時候，衆人聞得背後鸞鈴響，回頭一看，見是李信到來，大家立刻讓出一條路來。這裏面也有李信莊上的莊丁站在一起觀看，當李信跳下馬來時，慌得兩個莊丁一邊過去代他牽住馬，一邊說道：「李爺來了。」李信板着面孔，向莊丁喝問道：「你們在門前管些何事？難道不知我莊上的禁例嗎？怎麼讓賣解的在此胡鬧？」莊丁撮着笑臉答道：「李爺，我們本來不讓這些人在此囉唆的，無奈他們強要在此賣解，守門的方胖子已被他們擊中兩拳，回到門房裏吐血呢。我們沒有辦法，祇有監視着他們，等候李爺回來，再行對付。」李信聽了，更是發怒，說道：「誰敢毆我下人？目無王法，須知我李

信也不是好欺的。莊丁把手向場裏一指，說道：「請李爺瞧罷。」這時場裏東西兩端各植立着一根竹桿，中間縛了繩子，繩子的上面正有一個妙齡女子，全身穿着絳紅衣服，在繩上走來走去，表演各種技能。下面的人敲着鑼和鼓，以助聲勢。李信初瞧那女子頭上梳着一個鳳髻，髻上斜插着一枝花，兩頰塗着一些胭脂，一雙眼睛水汪汪的，很有幾分姿色。底下三寸金蓮，穿着窄窄的繡花鞋，踏在繩上，往來跳躍，如履平地。口裏還唱着很好聽的山歌，果然值得一看。他竟忘了所以然，只是緊瞧。許靖也已下馬步入，李信指點着叫許靖快看。莊丁見李信不再追究，便牽了馬去，也來立在背後同看。那賣解女在繩上歌舞了一會，已顯出伊腰肢的婀娜，技能的活潑，但是伊還立在上面不下來，下面的鑼鼓聲也敲得緊急，有一個赤膊露胸的大漢，牽了一匹白馬過來，停止在繩下等待，那妙齡女子驀地裏一個翻身，從繩上倒落，大家担心伊要失足墮地了，却又見伊翻身下來時，一雙小足早鈎住繩子，伊的身子在繩下倒掛着，晃了幾晃，好似風擺楊柳一般，大家不覺喝起彩來。那女子掛在繩上後，却又將一足脫去，祇有一足鈎在繩上，好似蜻蜓掛着。鑼鼓敲得更響，伊在繩下把繩子一扭，轉起風車來，一連轉了十七八個，鑼聲敲得不歇，伊的身子也轉個不休。大家瞧得目怡神往，很代伊捏把汗，約莫轉到三十多回，衆人眼角裏看得昏花了，忽然一瞥似的，伊的身子如小鳥下墮，大家以為伊又要跌了，都喊聲「啊呀！」誰知那女子却好端端的立在那匹馬背上；那大漢將鞭子在馬屁股上敲了一下，那馬立刻駛着女子，便在場中繞着圈子走。走了一趟，那女子又倒身將兩手撐住馬背，一個身子筆直的倒豎着，由那馬奔着。許靖看了，便對李信說道：「別小覷這賣解女，伊的技能倒也不差，真是身輕如燕了。記得唐詩上有句道：

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此女能歌能舞，却墮落風塵之中，可惜可惜！李信瞧得也很神往，說道：「真有這麼的！可惜陳飛前一步走了，否則他的輕身功夫很好，可以讓他來和這紅衣姑娘較量一下呢。」兩人說話時，女子的馬已跑到二人身前。女子一個翻身，仍立在馬上，一眼瞧見了二人，不覺橫波一笑，若有意，若無意，許靖看着，對李信笑笑。李信也覺得那賣解女子已在注意他們二人了。那女子在馬上做了許多式樣，鑼鼓漸慢，馬到場中，女子一躍而下。大漢過來，牽住馬，把一對梨花雙刀遞給那女子。女子接在手中，颼颼地使將起來。初時尚見人影，後來一刀緊一刀，變成一團白光，滾滾東西。李信瞧着，幾乎失聲喊起好來。突然之間，那女子就地一滾，早滾到李信許靖二人身前，霍地立起身來，雪亮的雙刀向二人面上一幌。旁邊的人早嚇得倒躲不迭，但是李信和許靖仍舊不動聲色，直挺挺的站在那裏。那女子早又收轉刀，跳回去了。一路刀法使完，鑼聲也停止了。女子把雙刀丟給一個伙伴，又着腰，立在場中，面不紅，氣不喘，祇用一雙流利的眼睛向李許二人這裏瞧來。那大漢端着一個大盤，向衆人說道：「衆位爺，我們這位姑娘吃力了。承蒙諸位讚好，現在請賞賜些錢。我知道這裏杞縣地方的人士素來很慷慨的。」大漢說罷，李信聽了，方才覺得自己錯了，爲什麼不早早發話把他們驅走，反而自己也看起來呢？他遂走出來說道：「你們從那裏到此賣解的？可知李家莊的門前一向不容有江湖上的人到此賣藝？若要向我李信借些盤纏，倒也可以商量的。你們怎麼偏在此間賣藝，又將我家人打傷，是何道理？現在倒要起錢來嗎？沒有這麼容易的事罷。」大漢聽了李信的話，又對李信上下一打量，便帶着笑說道：「原來你是李爺，多多失敬。方才我們到此，借莊外的地方暫時賣解一次。不料李爺莊上

的莊丁對我們口出不遜，用武驅逐。我們的姑娘招架時，偶一不慎，傷了莊丁。這雖是我們姑娘的失手，然而尊處莊丁也不免自取其咎。李爺莫怪，我叫姑娘前來和李爺賠罪，好不好？李信還沒有答話，那紅衣女子早已留心聽得蹣跚地走將上來，向李信福了一福，操着很流利的中州話說道：「李爺莫怪。久聞李爺是慷慨好義的公子，今日相見，三生有幸。」李信本來要發作的，現在見這二人說話都是很卑順，方才又瞧見過那女子的技術不是尋常之流，胸中的怒氣早已消釋，不能再向他們責備。只得說道：「你們這樣恭維我，愧不敢當。不過我的莊前一向不許人賣藝，所以我的莊丁來驅逐你們了。現在我原諒你們沒有知道這規矩，立刻請你們停止鬻藝。倘然缺少盤費，少停我可以相助若干。」大漢和女子聽了，都帶笑謝道：「李爺的說話不錯，我們敢不惟命是聽。當即收拾了，到李爺莊上請安。」二人說罷，回身過去，把地上的竹竿拔起，和伙伴們草草收拾。許多看熱鬧的人見李信對他們無異下了逐客之令，而他們倒很能聽從的，足見李信的勢力可畏。熱鬧的場子散了，人家也就散開。許靖因為急欲回家，也不再停留，別了李信去。李信反負着手，低頭沉吟一步一步的走到莊門前。一回頭見那大漢和紅衣女子已帶着他們的伙伴，走到莊上來了。他有言在先的，却不能拒絕，只得把他們招呼到了裏面的廳上。坐定後，受傷的莊丁見主人不但不代他報仇，反把賣藝的引了進來，甚是奇怪，所以他也進來向李信叫應。那大漢見了他，便取出一個膏藥，對莊丁說道：「剛才我們不小心，得罪了你，幸虧不是重傷，我送這個膏藥給你貼上了，三天之後可以完全無恙，千萬請你恕宥。」莊丁見大漢如此說，又見李信並沒有什麼表示，只得接了膏藥退下。李信以為他們是要錢，便吩咐一個家人到裏面去取。又問大

漢道：「你們從那裏來？這位姑娘的技藝着實不錯，是你的什麼人？」大漢答道：「我姓佟，伊是我的妹妹，一路賣解到此的。」李信點點頭，說聲「很好。」家人已託了一盤紋銀出來，盤中裝着五十兩銀子，放在桌上。李信便指着銀子，對二人說道：「這一些銀錢是我送給你們的，請你們不要客氣，收了吧。」大漢聞言，對紅衣女子笑了一笑，却不答語。李信以為他們嫌少，正要再說時，大漢早走到李信身邊，輕輕說道：「我們有幾句緊要的話要和李爺一說，請李爺屏退左右，方敢直言。」李信聽了，不由一怔，遂吩咐旁邊伺候的莊丁一齊退去。大漢又囁嚅着不說。這個樣子，李信怎不懷疑起來，忍不住問道：「你們有什麼話，儘管直說好了？」此地又沒有旁人，請你放心。」那大漢又向兩邊望了一望，方說道：「剛才我向李爺說的話，尚有不實之處，務請李爺原諒。我們並非賣解的人，實在是青石山上的頭領。我是佟天豹，伊是我的妹妹佟天鳳，就是人家稱說「紅娘子」的。因我們本來也是走江湖賣藝的，後來我們到了青石山上，聚集一般弟兄，幹起綠林生涯來。現聞陝西李自成等揭竿而起，聲勢很盛，意欲在此響應，將來可以爭取天下，共圖富貴。不過覺得自己的聲勢還不盛大，尚須得信望素著的人，舉旗而起，號召四方。素知李公子在這裏有孟嘗平原之名，豪傑之士都願歸附，若得李爺允許，同我們一齊起義，河南之地不難唾手而得。現在明室的國祚亦將告終，草莽間英雄奇士應當乘時而起，李爺原是第二平原公子，何不乘勢以圖天下？我等兄妹都願追隨鞭鐙，戮力同心，此番我們冒險前來，故意解着賣解為名，求見李爺一面，且喜已得如願，所以冒昧陳言，請李爺當機決斷，俯納我等的愚意。」李信聽了這一番說話，心中不覺一驚，又對佟天鳳看了一眼，見佟天鳳正在對自己凝睇而視。他暗想我也聽得綠林

中有「紅娘子」三個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却不料生得這樣輕盈美麗，我以為他們不過是個賣解之流，左右要些金錢罷了，誰知他們是綠林大盜，秘密到此，包藏着很大的野心，想要勾結我，借我的名，一同起而作亂。但是我想大丈夫在世，豈可作亂臣賊子，給後世唾罵？這件事我如何能夠答應他們呢？

佟天豹瞧了李信的神情，知道他難以答應，便又帶着笑說道：「李公子，請你不要猶豫不決。本朝的太祖皇帝起初也是一個尋常之人，在馬上得了天下。公子當此亂世，何不應時而起？我等始終擁護你的。」

李信只得帶着笑回答道：「多蒙二位頭領寵召，但是我們都是大明的人民，豈可背叛？況我的祖宗廬墓都在此間，何能作亂？這件事恕我不能答應。」

佟天豹見李信回絕，便冷笑一聲道：「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素聞李爺大名，却不料這樣膽怯，不及婦人女子。那麼真是見面不如聞名了。李爺既是怕事的，不妨請將我等兄妹二人雙雙捆縛了，送到官裏去，倒可以得功呢。」

李信道：「頭領休如此說。我豈肯做此種不義之事？不過很慚愧的，因為尚有別的關係，未能應允。且人各有志，不能勉強，只得有負二位到此的盛意了。」

佟氏兄妹見李信很堅決的不肯答應，便說道：「我們此來本也無成功的把握，順便看看李爺是怎樣的人。現在見到了，談過了，話不投機半句多。既蒙李爺好意代守秘密，不將我們送官，感謝得很，我們再見罷。」

說畢，起身辭去。李信還要將紋銀贈給他們。佟天豹笑道：「我們無功不受祿，李爺留着罷。」

二人遂和他們的伙伴，辭別李信走出李家莊。李信看他們去後，在莊門前呆立了多時，方才慢慢地踱進去。他夫人向他問起賣解的來歷，他也含糊不肯直告。夜間睡在牀上，想起了這事，心中很是忐忑。閉上了眼，便好似有一個身輕似燕，貌美如花的紅娘子站在他的

面前暗想他們的說話也未嘗沒有道理，但是自己是世家子弟，豈可有此不軌之心？況且勝則為王，敗則為寇，將來的事也不可知曉。唐末的黃巢也因落第之後，憤而倡亂，然而結果徒為他人造了機會，自己留下一個惡名，屠殺了不少良民，一念之錯，遂至於此。我豈能貿然答應人家呢？想了一會，又想到張蒼虬和陳飛二人，他們正到寧遠去投軍，將來也許可以在關外和韃子爭戰，立些奇功偉蹟。想了多時，方才入夢。次日遂到許靖家裏來，背着人把這事告訴了他。許靖不勝驚喜，說道：「他們的口氣甚大，不久必要作亂。現在的時候正當亂世，我們既不願為亂世的奸雄，能不能做治世的能臣呢？不知道天生我們這七尺之軀，將來如何歸宿？在此時呼唔咕嗶當然是沒用的了，無怪古人要投筆從戎。我雖有此雄心，怎奈家有老母，未能如願，所以眼瞧着張蒼虬等去了。」李信聞言，不勝嘆息。從此以後，二人的心裏也不安寧起來。而那時的大局一天一天的紛亂，陝西的流寇日益猖獗，東割西竄，此仆彼起，雖有官軍，也沒奈何他們，竟如蔓草難除，一處處的糜爛，河南地方也有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勢。有一天李信正在莊上獨自飲酒消遣，忽有人來傳說青石山的女匪紅娘子和伊部下兒郎，一同揭竿而起，突然造反了，已把鄰近的村莊焚屠了不少。李信聽了，心裏不由一動。

## 第五章 紅裙妒煞石榴花

明朝的末年雖有懷宗賢明之主，然而國家的元氣早已斷喪，宛如奄奄一息的病人，再也受不起什麼風波，內有天災人禍，外有方輿的強敵，內外夾攻，安得不亡？流寇的起源，大約為六種人所釀成：一是叛



卒，二是逃卒，三是驛卒，四是飢民，五是嚮馬，六是難民，都起在陝西，以後四處蔓延開來的。這也因秦地山高土厚，民風強悍，好勇鬪狠，而當地官吏將帥剝撫的宗旨不定，起初的時候未免太忽略了，以至一亂而不可收拾，這些事在史冊上記載得既詳且盡，不難按閱。但是我這部書和流寇也有一小部分的關係，不得不極簡略地敘述一下。初時閻黨喬應申巡撫陝西，米童蒙巡撫延綏，都是貪黷非常，虐政害民。加以連年大旱，難民無處乞食，遂出而掠食。山林響馬，從中鼓動，叛卒逃卒又羣起附和，於是四處作亂，勢將燎原。其時有小紅狼，一文青，混江龍，掠地虎，滿天飛，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等諸賊，風起雲湧，到處都是。官軍東西奔擊，終不能把他們撲滅。其中勢力最大的，要算延安張獻忠，米脂李自成兩股了。張獻忠自稱八大王，李自成自號闖將。懷宗雖派遣楊鶴，洪承疇，孫傳庭等相繼進剿，然而越剿越亂，遏止不住，竟被流寇蹂躪中原，釀成亡國的心腹大患，那時的將帥也未嘗不有誤國之罪了。所可惜的有兩次很好的機會，可以把張李二人穩穩擒殺。張李二人若死，也許流寇不難漸次撲滅。可惜主事的失了機，被他們絕處逢生，捲土重來。當延綏巡撫周奇瑜奉旨討賊的時候，總督五省軍務，大權在握，而流寇聲勢也正在擴大，自陝西轉掠山西河南湖廣四川等省，攻陷州縣數十，連古稱天險的夔州也失守了。周奇瑜遂到均州，檄令陝西河南等四巡撫阻逐流寇的四面，大小十餘戰，都能得勝，流寇死得很多。其勢稍挫。於是張獻忠奔避商雒，李自成等却遁入在興安地方的車箱峽。不料那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到了裏面，好似伏處箱中，易入難出。流寇既已誤入，山上居民得知這消息，不勝歡喜，有的把大石下擊，有的將火炬投下，且把石塊堵塞了峽口，以致流寇在峽內生路斷絕，有絕食之虞。更兼

老天下下了二十天的大雨，流寇弓矢盡脫，馬乏芻秣，死的人很多。倘然再不能出，勢必要餓死峽中了。李自成用了他手下策士之謀，特地遣人冒險出峽，向周奇瑜營前偽爲請降。周奇瑜立下許多大功，未免有了驕心，且爲及早收拾之計，竟貿然允許，於是流寇三萬六千餘人得以絕處逢生。周奇瑜正要把他們編遣歸農，那裏知道賊方出峽，突然間大譟生變，盡殺安撫之官，死灰復燃，又作亂起來了，這是第一次。又有張獻忠的一股暗襲南陽之時，恰逢左良玉，雙方劇戰一場。獻忠敵不過，率衆逃逸，却被左良玉追及，兩馬相隔不遠，左良玉張弓搭矢，一箭射去，正中張獻忠的眉心，又一箭中其中指。獻忠不得已，回馬抵禦，又被左良玉一刀劈中面部，血流至肩，險些兒跌下馬來。那時有獻忠部下孫可望力前格拒，要把獻忠救去。良玉在後追至穀城，獻忠遂向督帥熊文燦請降。良玉知道賊兵有詐，便向熊文燦獻計，要想將賊兵悉數誘殺，以杜後患。誰知熊文燦拘於仁義之說，認爲殺降不祥，不肯聽良玉的話。到後來果然張獻忠擁兵索餉，不奉調遣，在穀城重叛，這是第二次失機。足見督兵的庸鄙無能，主撫債事了。在這個時候，李自成等已擾及河南，河南各地災民和綠林嚮馬等乘勢響應，竟成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那杞縣自然也不免捲入漩渦之中，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大家傳說某山的強盜已和李自成結合，不日將來進攻縣城了；有的說某處的土匪將要前來焚劫縣城，已暗派不少黨羽，喬作飢民，混入城中，預備裏應外合了。杞縣令見情勢如此嚴重，不得不謀安定人心。先命當地駐軍三百餘人，由馬守備率領了，到城外一面坡駐紮，因爲那地方是個衝要之區，可以抵抗流寇的。又感覺到城防的不足，便招募壯丁，幫同守城。因素知李信在本地頗有聲望，門客甚衆，地方上人對於他很信仰，所以特地差人請李信進城，共

議大事，李信以保衛桑梓，義無可辭，遂允許杞縣令同負守城之責。立即回到自己莊中，收拾收拾，將自己的眷屬送入城中居住。至於莊裏早吩咐家丁看守，聚集了十數門客，預備馬上進城去。他忽然想着了許靖，便教莊丁去請許靖過來會談。那許靖自從送別張蒼虬陳飛等去後，他心裏充滿着投筆請纓的壯志，再沒有心思伏案讀書了。而他的老母這幾天有些不適，半日睡，半日起的，茶飯減少，疲倦無神。許靖雖曾請了一個大夫前來診治，可是服了藥後，也不奏效，他心裏自然有些煩悶，又聞得外面時局不太平的消息，和土匪攻城的謠言，更是不安，坐在書室中書空咄咄，無可奈何。忽見李家莊有人來請他前去，他就跟着來人跑到了李家莊，和李信相見。李信便將這事告知他，要請許靖相助合作。許靖當然一口允諾。遂回去教劉三雇一肩小轎前來，載着他的母親先送到城中去，和李信的衆人一同居住。因爲土匪到來時，城外難免首先遭劫，還是城中尚可緊守。但他把這事在他母親面前很含糊的說過，恐防直說了，他母親年老之人，入當有病之時，受不起這個驚嚇的。並吩咐劉三同往，好好服侍老太太，帶了幾隻相籠而去。他自己遂佩上赤鳳寶劍，把家門鎖上，重又走到李家莊。李信遂和許靖帶了門客，跨馬進城，去見杞縣令。杞縣令見李信同來的人，大都是雄糾糾的，不是無能之輩，心裏自然歡喜，他即授權給李信，請他守城。所有招募得來的壯丁，統由李信指揮，與城外的官軍彼此聯絡，共同防禦。是晚杞縣令又設宴請他們痛飲，且留李許二人和門客等住在署中。次日李信許靖便由杞縣令陪着點驗壯丁，編爲甲乙兩大隊，李信和門客等自率甲隊，許靖領乙隊，輪流守城。預備弓矢木石，燈籠火把，且出示人民，不要自相驚惶，寇至自有入負責守禦。自從這天起，風聲更是加緊，但人民因當局已有戒備，心

中稍安，隔了兩天，探子報稱果然有青石山的大股土匪來攻杞縣了，官軍已在一面坡和土匪交鋒。杞縣令一得消息，不敢怠慢，便同李信許靖等率壯丁登城守禦。探馬接一連二的往來探報。至了下午時候，知道土匪十分驍勇，馬守備等官軍抵敵不住，一面坡快要失守，向城中請援。杞縣令無兵可遣，急得他在城上團團打轉。李信自告奮勇，願去增援，因為一面坡是杞縣的屏蔽，一面坡倘然有失，杞縣形勢更壞，所以他率領甲隊壯丁前往救應。城防之事由許靖相助。杞縣令負責。杞縣令也沒有別的主意，便請李信出馬。李信穿上戰袍，手執一枝爛銀槍，跳上戰馬，率領壯丁，辭別杞縣令和許靖，開了城門，正要前去救援，那裏知道一面坡早被土匪佔領，三百官軍全數覆沒，馬守備自刎而死，土匪大隊已直逼杞縣城下了。李信既已出城，斷無返奔之理，所以他就和部下迎上前去。只見前面土塵大起，旗幟飄揚，土匪的大隊人馬早翻翻滾滾的殺來。李信雖是武舉，但生平沒有上過戰場，此刻他大着胆向前迎戰。見土匪如旋風也似的殺到面前，為首紅鬃馬上坐着一個年青女匪，身穿桃紅色的外褂，桃紅色的戰裙，三寸紅綉鞋，踏在馬鏗上，瘦小不盈一握。頭上紅帕裹首，臉上塗着紅紅的胭脂，手橫雙刀，刀柄子上繫着大紅綵球，望過去上下都紅，好似一樹猩紅灼灼的石榴花，又好似到了火焰山的紅孩兒一般。及至細瞧伊的面龐，幾乎失聲而呼，原來這女匪正是前次相見的那個賣解女佟天鳳。心裏不由一怔。佟天鳳見了李信，便將戰馬勒住，滿面春風，帶着笑對李信說道：「真是巧啊！李公子，你識得我嗎？我就是青石山上的紅娘子。今番特地前來找你。你若肯隨我回去，我就教部下停止攻城，保全城中生靈。」李信聽了伊的說話，恐怕被杞縣令在城上窺見什麼可疑之處，遂把手中爛銀槍向紅娘子一指道：「呸！誰

認識你這女賊！休要口出狂言，我就把你擒住，斬首示衆！」紅娘子見李信對伊無情，也冷笑一聲，說道：「李信，你自以爲世家子弟，看輕我們綠林中人嗎？哼！今天你家姑娘却要和你不容氣了。」說罷，揮動手中雙刀，向李信頭上劈來，李信把爛銀槍攔開雙刀，還手一槍，使個銀龍分水，照准紅娘子胸口刺去。紅娘子把左手刀望下一掃，噹的一聲，早將槍格住。李信收轉槍，又是呼的一槍橫挑到紅娘子的馬前，紅娘子將馬一偏，避過這槍，也把雙刀捲向李信懷裏來。二人各各施展本領，在陣上廝殺。李信平生惟有槍法最是擅長，他學的是楊家槍法，所以紅娘子雖然勇猛，急切間破他不得。心中未免有些焦躁，便將雙刀攔開槍桿，說聲「好厲害」，把馬一拎，跳出圈子，回馬落荒而走。李信以爲紅娘子戰敗，正要生擒伊來，顯顯自己的本能，兩腿將馬一夾，在後緊緊追來。看看兩馬相望不過相隔十餘步了，紅娘子忽地從腰間掏出一樣東西，扭轉柳腰，向李信頭頂上拋去，乃是伊善用的紅錦套索。李信沒有防備到這一着，閃避不及，那套索直落下來，正籠在他身上。說聲不好時，紅娘子早將手中索緊緊一收，便把李信縛住，又用力向伊懷中一拽，說一聲「來了吧」，李信早從馬上翻身跌下，過來幾個土匪，立刻將他擒住。李信的衆門客上前來救時，被紅娘子揮衆迎住。把縣令和許靖在城上望見李信有失，一齊大驚，許靖要想出城去援救時，把縣令恐賊乘勢攻城，一定不放他出去。正在無法可想之時，忽見紅娘子率衆盡數退去，把縣之圍頓解，這樣竟使把縣令和許靖等衆人莫明其妙，猜不出匪衆的用意了。李信被匪擄去，自己也不想生還，任憑匪衆如何把他發落。紅娘子收集部衆，回到青石山上，吩咐兩個匪，把李信好好款待，送入上房，自己便到裏面去憩息了。李信被二人押着，來到一間精美的客室裏，二人將他身

上的繩索解開。恢復了他的自由，也退到外面去。不多時，送上精美的餚饌和酒飯，放滿了一桌子。李信此時已覺得腹中十分飢餓，便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桌邊大嚼一頓，吃罷，匪黨把殘餚收去，又送上浴盆和兩桶浴水來，請李信沐浴。李信本覺身上有些不爽快，既有人伺候他沐浴，他就坦然入浴。浴畢，又有人送上一套很新的衣服給他更衣。坐定後，又有人送上香茗，點上一爐清香。李信見土匪們把他這樣優待，當然心中覺得有些奇怪：土匪不是來攻杞縣的嗎？何以擄了我一個人便率眾回山呢？他們把我生擒到此，並不殺害，反把我如此優待，究竟是什麼意思？現在我陷身匪窟，尚不知結局如何？他正在獨坐懷疑之際，忽聽前面脚聲響，走進一個偉丈夫來，仔細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佟天豹，就是紅娘子的長兄了。佟天豹一見李信，便向他一揖道：「李公子別來無恙。俺妹妹得罪了你，請你不要見怪。」李信聽了這話，不由臉上一紅，說道：「這是我李某的本領不濟事，以致於此。今日我已被捕，你們要殺便殺，不必多言。」佟天豹哈哈笑了一聲，拖過一張凳子，在李信對面坐下。把手一摸自己的下頷，又說道：「李公子，不要說這種氣話。俺們兄妹倆對於李公子聞名已久，抱着十二分的誠意，所以前次俺們兄妹爲要借重公子大名，一同起義，特地改扮了江湖賣解之流，到杞縣去乘機拜謁公子，將俺們的意思告訴於你。誰知公子不能接受俺們的話，使俺們白跑一趟。然而俺妹妹始終不能忘情於公子，因此今番帶了山上弟兄來攻杞縣，目的也無非要得公子。果然俺妹妹已把公子請來，微倖得很。現在要請公子屈居於此，共圖大事，希望公子不要再推辭了，並且俺還有一件冒昧的事，也要請公子答應的，就是俺的妹妹天鳳今年已有十九歲了，還沒有和人家定過親。伊的武藝很是高強，馬上步下都來得，自比於花

木蘭梁紅玉一流人物。因為伊生來喜歡紅的東西，常戴紅的花，穿紅的衣裙，紅的鞋兒，搽紅的脂胭。坐紅的馬，遂得了一個別號，喚做「紅娘子」。這三個字在黃河兩岸，是到處聞名的，這樣可以知道伊不是尋常的女子了。所以伊想嫁一個英雄豪傑，不至辱沒了伊的一生。李公子文武雙全，任俠仗義，是今世的孟嘗平原，俺妹妹願意奉侍中櫛，俺們李佟二家結一個朱陳之好；這兩件事要請公子允諾，休得推辭。」佟天豹說完了，又着兩手靜候李信回答。李信聽了，方知自己所以被擒，完全是出於紅娘子的用意，無怪他們把自己如此優待了。然而自己豈肯屈身為賊呢？遂說道：「承蒙你們如此看得起我，要我跟從你們同謀大事。但是一則我李某無才無能，即使加入了你們的夥，也是無益。二則我自覺並非英雄豪傑，那裏可以如你妹妹的願，恕我不能答應了。總而言之，我李某是個清清白白的良民，豈能甘心為賊，受人唾罵？並且我家中已有妻子，也不願與女匪為偶。請你們息了這個妄念罷。」說畢冷笑了。一聲。佟天豹見李信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明明是瞧不起自己。他心裏便有些按捺不住，臉色往下一沉，大聲說道：「李公子，你口口聲聲說俺們是盜匪，須知我們雖在綠林，而懷抱大志，休要看得俺們一文不值。俺們兩次向你勸說，這真是抬舉你；俺妹妹嫁給你，難道辱沒了你不成？這都是俺妹妹好意待你，你休要不知好歹！換了我時，你答應的便罷，不答應時，一刀兩段，爽爽快快。」李信聽了，也不由氣往上冲，便罵道：「草寇，我既已到此，本來也不想生回了。大丈夫一死而已，你就把我爽爽快快的殺了也好，將來自有有人代我復仇收拾你們的，你又何必對我耀武揚威呢？我懊悔以前沒有當你們在我莊上時，蹲了送官，以致留下禍根。」佟天豹哇呀呀一聲叫，站起身來，一脚把櫛子踢倒，指着李信罵道：「姓李

的，你真是不識抬舉，現在你懊悔也來不及了。你既願死，俺就送你去上鬼門關去罷。」說到這裏，回過頭來，向門外喝一聲：「兒郎們來！」外邊答應一聲，跟着便有兩個匪黨走進室來。佟天豹便將手一揮道：「你們快與我把這姓李的推出斬了，將人頭來驗！」兩人說一聲是，很快的走上前，將李信左右挾住，立刻推出室去用刑。

## 第六章 暫醉佳人錦瑟旁

李信既被二匪推出室門，又有二匪上前，各執着明亮的鬼頭刀，將李信押着，一同出去。到得寨門前，那裏乃是一片空場，二匪把李信挾至一株大樹下，令他跪倒。李信大聲說道：「頭可斷，膝不可屈！我向你們這些狗匪跪倒做什麼？」一匪道：「姓李的，你到了身死的時候，仍要倔強到底嗎？」把他用力一推，李信撲的跌倒在地。一匪將他的頭巾抓住，還有那兩匪揚着鬼頭刀，惡狠狠地正要上前動手，忽聽背後有人高聲大叫：「快放下刀，休得傷害李公子！」衆人回頭看時，見是寨中的弟兄，便問道：「我們奉頭領之令，把姓李的推出行刑，你怎麼又來說不要傷害他呢？」那人道：「我也是奉頭領之令，趕來叫你們不殺的。」先前的數匪，聞了此言，一齊嚷起來道：「奇哉怪哉！剛才頭領吩咐我們要殺此人，現在却又不要殺了，是何道理？」那人笑道：「這個我却不知，你們自己去問頭領吧。」先前的四匪祇得將信將疑的仍舊押着李信回進寨去。李信心中也是莫名奇異。走到堂前，只見佟天豹的臉上帶着笑容，降階相迎。對李信說道：「李公子，你真是個威武不能屈的好男兒！方才我不過試試你，怎敢有意殺你？」



你却面無懼色，視死如歸，更使我佩服你了，公子大度，幸恕鹵莽。」李信笑道：「我是俘虜，生殺之權，操在你們手裏，何必如此？這還是把我砍了罷。」佟天豹道：「公子言重了。少停再與你細談。」遂吩咐二匪仍將李信送回精室，好好伺候，休要得罪公子。李信正要再說時，早被兩匪推着就走，仍回到了那間室中。李信自言自語的說道：「佟天豹忽倨忽恭，究竟對我含有什麼意思呢？令人可疑，然而我志已決，左右至多一個死，任憑他們怎樣便了。」所以他坐在室裏休息，不過心中未免要想起家鄉。隔了一會，已是天晚，有人掌上燈來。李信想等佟天豹再來，看他怎樣說法。然而佟天豹却遲遲不來。又有人端上許多酒餚，請李信獨飲。李信本覺十分沉悶無聊，於是獨坐着自斟自飲，想要借酒消愁，那裏知道喝得不到兩杯，便覺得有些頭暈目眩，不克自持。暗想自己的酒量一向很好的，喝上四五斤也不會醉，爲什麼今天不勝蕉葉起來呢？他還有些不相信，又把杯中剩餘的酒一飲而盡，却不料心頭頓時跳動得很厲害，眼前只見屋子在那裏走馬般的旋轉，說聲不好，丟下酒杯，立刻伏在桌子上，昏沉沉的失去了知覺。及至醒來時，環境一變，竟使他恍惚迷離，如墮五里霧中，幾疑此身非在魔窟，定在迷樓中了。原來他睜開眼時，見自己睡在一張雕花的牙牀上，旁邊還睡着一個少女，再看那少女的俏面龐時，正是紅娘子佟天鳳。此時李信不覺大驚，不知自己怎樣睡到這裏來的？連忙一翻身要想推被而起，紅娘子却把李信抱住，柔聲說道：「公子，天尚未明，你要往那裏去？」李信道：「我未便與你同睡。不殺我時，還是讓我去的好。」說時，要想掙脫身軀。但是紅娘子很有力氣，怎肯放他起身。又對他說道：「李公子，你休要如此固執，我因爲欽慕公子，所以完全把一片愛心待你，好容易把你請到山上，不料你仍是睡不起我。」

們，不肯相許。惱怒了我哥哥，要把你殺掉。幸我聞得消息，勸住我哥哥，把你放回來。你怎麼口口聲聲說要死？我聽得人家說，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你若這樣一死，不是輕於鴻毛嗎？我因為你是一位英雄，所以願意終身隨你，乘此亂世，揭竿而起，共圖大事，前途正有無限希望，你何必這樣苦苦堅拒呢？說罷，向李信微微一笑，把頭倒在李信的懷裏。又說道：「我雖是綠林出身的女兒，却一向守身如玉，並非淫賤之輩，你不要輕視我。現在我既侍奉公子同睡，公子倘然再要見棄時，我也無顏再活在人世了，願借三尺龍泉，死在公子的身邊吧。」紅娘子說到這裏，剪水雙瞳中早有淚珠兒滴出來。李信聽了紅娘子的話，覺得很是柔順而婉轉，頓悟以前種種的經過都是出於紅娘子的愛心。又見伊一回兒輕聲，一回兒淺笑，雖是個女匪，却柔媚得令人可愛，誰人知道伊是戰場上的女魔王呢？李信這樣想着，他究竟不是個魯男子，現在他的心漸漸兒有些搖動了。無論什麼英雄豪傑，祇要此心一動，也就拿不定主意而墮其操守了。所以李信本來心如鐵石，經紅娘子這麼一來，自然而然的軟了下去。直至日上三竿，驚夢方醒。二人披衣下牀，相視一笑。少停李信見了佟天豹，却不覺面上有些愧色，佟天豹見李信業已就範，暗暗佩服他妹子設計之妙，便請李信做二頭領。李信只得答應了。紅娘子自和李信共諧魚水之後，鎮日價廝守在一起，以為得事俊彥，芳心甚樂，過着甜蜜的光陰。不知不覺已近一月。可是李信失身為匪，都是受了紅娘子魔力所吸引，雖然在山上夜夜歡娛，在溫柔鄉中度日，而他的心裏不免仍要憶念故鄉，不甘長此埋沒在山林裏頭，因此他的心裏仍要想逃出匪窟，回到杞縣去做一個良民。但紅娘子和他每日寸步不離的守在一塊兒，沒有機會可作出籠之鳥。恰巧有一天佟天豹率領匪眾下山去

攻打某處城池。要和李自成的一股流寇合併相通，因此山上很是空虛。李信以為有隙可乘，胸中盤算純熟。便在這天夜裏，故意和紅娘子調笑逗歡，格外親密，要和紅娘子月下歡飲。紅娘子當然同意，便教廚下端整幾樣可口的菜餚，開了一罈陳酒，即在庭中和李信對坐着飲酒閒談。這時正是十二三裏，明月快要圓滿，月色甚好，照得庭中十分光明。李信和紅娘子各喝了二三杯酒，便取出一枝洞簫，嗚嗚地吹着，如怨如慕，非常悅耳。一闌奏罷，又斟着酒勸紅娘子暢飲數杯。紅娘子平日酒量本很淺的，今夜因為心中十分快活，多喝了幾杯，兩頰紅得如玫瑰一般，大有醉意，對李信嬌聲說道：「我已喝得夠了，不能再飲，不如早些安睡吧。」李信帶笑說道：「我們再喝了三杯，方才可以回房，否則有負那皎潔的月兒了。」紅娘子被李信苦苦逼着喝酒，又喝了三杯，竟醉得言語含糊，不能自支了。李信遂教人把殘餚撤去。自己把紅娘子輕輕抱起，假意說道：「你怎麼醉得這個樣子呢？我抱你去睡吧。」紅娘子也不回答，伊的嬌軀伏在李信身上，任憑李信怎樣擺佈。李信把伊抱入房中，放倒床上，紅娘子鼾聲已起。李信見伊已是睡熟，這正是難得的機會，本可以把伊一刀殺死，以絕後患，但因自己和伊也有一個月的恩愛，況且伊待自己真心相愛，並沒有待錯的地方，若是把伊乘醉害死，未免太殘忍無情了。自己只要脫身下山就是哩。他想了又想，便拉過一條薄被，蓋在伊的身上，自己向抽屜中取了一些銀子，藏在身邊，走出房來，輕輕掩上房門。又對外邊去竊得一柄寶劍，佩在腰邊，以作防身之用。且喜無人知覺，悄悄地走到寨後，從廡中偷得一匹坐騎，跨上馬背，連加數鞭，疾馳下山而去。月光照着山徑，很是清楚。他下得青石山，以手加額，暗自慶幸。他這樣的安然免脫，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料想紅娘子明日

醒來時，必要追悔不及呢。他一路回到了杞縣，見了故鄉風景幽美，城郭無恙，很覺安慰。一逕跑到自己莊前，跳下馬，正有一個莊丁立在門外，一見李信回來，不勝驚喜，便過來叫應了，代他牽住馬。李信問一聲家人都好嗎？莊丁答道：「已從城中回來，都好的。」李信走到裏面和妻子眾人等相見，劫後重逢，大家不勝歡喜。李信不欲將自己在山上的真情吐露，只說他被虜後在匪窟很受苦痛，被他設法逃回來的。家中人自然也不追問。到了次日，李信想念許靖，便跑到許靖家中去訪問。誰知許靖家中靜悄悄的，祇有劉三一人在那裏灌園。李信便喚他過來詢問，方知自從前次土匪攻城以後，許靖的老母受了驚嚇，回到家中時，病勢加重，醫藥無效，不到幾天就棄養了。許靖遭此大故，非常悲痛，便把老母用上等棺木盛殮後，安葬在祖塋。在李信回里的前三天，恰巧許靖仗劍離家，趕奔代州去投軍了，家裏即託給劉三看管的。李信聞得這個消息，不勝感慨，祇得廢然回莊。暗想張蒼虬陳飛早已出關去投軍，現在許靖也走了。大丈夫生逢亂世，應當是這樣的，豈可老死牖下，默默無聞呢？現在我且在家中養晦數天，再作道理。但心裏却有些鬱鬱不樂，門客大半都去了，寂寞得很。過了幾天，忽然杞縣令差人來接李信到縣衙裏去。李信因為前次的事，本想去見見杞縣令，解說一番，以祛羣疑，遂欣然乘馬而行。到得縣衙，走進裏面去見杞縣令。杞縣令含笑相迎，在花廳上坐定後，李信正要陳說原由，杞縣令忽然面色一變，回頭喝一聲：「左右快與我拿下。」屏後立刻奔出十數名刀斧手和幾名公差，將李信擒住，套上鐵索。李信大喊冤枉，且說道：「我李某有何罪而遭拘捕？」杞縣令冷笑一聲說道：「我初以為你是個孟嘗平原之徒，所以前次土匪來攻的時候，特地請你出來相助守城，誰知你和青石山的匪寇勾通一氣，若不是

我明察秋毫，險些兒被你蒙蔽過去。李信急辯道：「怎樣見得我和土匪勾結？我是一個大丈夫，豈肯爲賊？」杞縣令道：「不要狡辯！此番你被擄而去，我就有些疑惑；土匪既然大隊來犯，殺死官軍，其勢不小，却爲什麼擒了你一個人去就此退回呢？其中自有破綻。因此我喚齊你的莊丁逐一細問，果然被我問出來了。中間有一個名方胖子的告訴我，那女匪以前曾同伊的同黨到你莊上來，託名賣解，暗中密談過的，你的被擄，其中有詐。」李信聽了，方知那方胖子就是被紅娘子十兄妹打傷過的，因此他啣恨在心了。便道：「我既然和土匪勾通，何不開門揖盜，而反被擄去呢？」杞縣令道：「這個我也思索一番的，又派人到青石山來密探，遂知你已在山上與女匪成親，做了匪首了，料你必要回來，因此不動聲色，暗暗守候。昨天方胖子前來通風，所以今日把你擒住。大約你此次回城，必要和他們裏應外合，糜爛地方，豈肯輕易饒你？」李信長嘆一聲，正要再說時，杞縣令早吩咐公差把李信打入獄中，嚴行看守。一面又去查抄李家莊，將李信的財產盡行籍沒，家人也都看管。備文上報，要把李信處決。李信既入囹圄，鐵索郎當，備嘗鐵窗風味，心裏說不出的怨恨。自己爲了不肯降賊，所以想法遁回，豈知反遭此冤，那麼我這條性命豈非白送嗎？我們結義弟兄四人，他們三個都投軍去了，而我獨死在此間，真是冤枉！早知如此，還是在山上和紅娘子一起的好呢。所以終日長吁短嘆，食不下咽。過了幾天，有一個晚上，他正獨坐在黑暗裏，聽聽四邊人聲寂靜，獄中沈寂若死，不覺長嘆了一聲。忽然在他眼前有一小點火光一亮，並非眼花，乃是真的，他心中不由一動。

## 第七章 攻城殺將何紛紛

鐵窗幽閉，長夜漫漫，李信正在無限愁悶的當兒，突覺眼前火光一亮。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那裏來這亮光呢？所以他心裏大爲驚奇。正要觀察時，那一點小火光忽又似螢火一般，一閃爍間失了影蹤，眼前依然是一團漆黑。他又失望起來。暗想方纔瞧見的火光從那裏來的呢？怎麼忽又不見，難道是我眼花嗎？好不奇怪。他雖如此想，精神已有些興奮，口裏却又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李信是個奇男子，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在狂狴中嗎？他的話尚未說畢，忽又覺得有一樣軟綿綿的東西在他的面門上一摸，雖然略微有一些冷，可是無疑的，知道是一隻摻摻女手。此時的李信好似發見了奇蹟，心裏頭模模糊糊，幾疑身在夢中。又說道：「咦！時衰鬼弄人，獄中可有什麼冤魂來向我挪揄嗎？」李信說了這話，那軟綿綿的東西輕輕地在他耳朵上擦了一下，跟着又有曼妙的聲音，低低地說道：「你不要驚疑。我不是鬼，乃是來救你的。」李信一聽這聲音，便知是伊人來了。心中又驚又喜，又羞又愧，一時倒回答不出什麼話，火光又是一亮，瞧見紅娘子站在他的眼前，全身却穿着黑色的夜行衣服，沒有穿紅色的，大約是爲避免人家注意起見而改裝了。左手拿着一個夜行筒，小小亮光就是從那筒裏發射出來的，筒口是絕薄的一層玻璃面，裏面燃着油燈芯，外面有一個啓閉的門，只要一閉上，便沒有火光了。那東西本是飛行大盜用的照夜之物。在紅娘子右手裏，却握着一柄光閃閃的寶劍，李信當着紅娘子的面，反而囁嚅着說不出什麼話來。紅娘子也不和他多說什麼，觀準李信身上所繫的鐵索，揮動寶劍，一一代他

斬斷。李信恢復了自由，走前數步，對紅娘子說道：「我很感謝你來救援。可恨那狗官存心把我陷害，你怎樣知道我在這裏的呢？」紅娘子道：「這且慢談，我們快快出獄要緊。請你跟我來吧。」李信不敢怠慢，立即跟着紅娘子走出他械繫的所在，外面乃是一個院落，一輪明月，照得庭院中十分光明。李信瞧見那東邊牆角裏有兩個更夫的屍骸，直僵僵地挺着。李信問道：「這兩個是你結果他們的性命嗎？」紅娘子點點頭道：「正是，否則你幽囚的地方，我怎會知道呢？我們快快出獄去。在縣衙之前正有我們山上的兒郎埋伏在那裏，他們都是隨我一同混進城來下手的。停一會我哥哥也許就要到了。」說罷，從伊衣袋裏取出一個號砲，燃着了，轟的一聲響。縣衙前左右埋伏着青石山上二千多名健兒，聽得這一聲號砲，知道紅娘子在獄內業已得手，一齊吶喊一聲，各從身邊抽出短刀，殺進縣衙來。紅娘子在獄中打開各處門戶，救出衆獄囚，高聲大呼：「青石山紅娘子在此！快快跟我殺出獄去。」衆獄囚大半是亡命無賴之輩，乘此機會，一齊動手，兵兵兵兵的在獄中大鬧起來，放起一把火。獄吏和幾個禁卒聞訊趕來，如何遏止得住！早被紅娘子搗翻在地。伊和李信首先殺出獄門，會合了自己山上的兒郎，正要出獄，李信忽然對紅娘子說道：「請你們稍待一刻，我要去尋找那狗官算賬呢。」紅娘子點頭。遂向一個兒郎手裏取過一柄撲刀遞與李信。李信接在手中，和紅娘子一同跑入內廨去找杞縣令。這時已有三更過後，杞縣令在睡夢中驚醒，聽得有人劫獄，慌忙披衣起身。他還沒有知道到了青石山上的土匪，以爲是李信的門客作難，走到外邊來，要想差人去請馮遊擊帶兵鎮壓。因爲馬守備戰死之後，城中的武官換了一位馮遊擊，甫經到任，兵馬也不多，力量依然薄弱得很，不足以鞏固城防的。杞縣令正在出

令左右入報青石山上的紅娘子前來劫牢，救出李信，殺入內廨，要來找縣太爺了。杞縣令一聽這個消息，嚇得面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跑回房中，把他的愛妾喚起，說道：「青石山人馬已進了城，姓李的必要復仇，我和你快快逃遁吧。」那愛妾也嚇得癱軟了身子，穿衣下床，顫着聲音說道：「相公，我們逃到那裏去？還有你藏着的許多金銀珠寶，難道捨得丟了走嗎？」杞縣令被伊的愛妾一句話提醒，自己暗想平日千方百計向平民剝削下來的脂膏，也很費辛苦的，若不帶了去，豈非可惜？遂打開他床後的一個大木櫃，櫃裏堆疊着許多金錠銀兩，黃白燦爛，然而這木櫃十分笨重的，整萬的金銀，自己如何可以一起帶着走呢？對着那些金銀，目瞪口呆的想不出什麼主意。他的愛妾去取了一隻首飾匣子，匣裏盡是珠寶飾物，催着杞縣令道：「相公快快走吧！你聽外面的人聲更近了。東邊又有火起，我的心也幾乎嚇碎了。」杞縣令搓着雙手說道：「這許多金銀叫我怎樣運出去呢？不如去喊幾個當差的來幫着拿了走吧。」愛妾道：「若叫他們來拿，恐怕他們靠不住的呢。」杞縣令無法可想，急得滿頭是汗，跳着腳道：「我平日只顧諱藏，想將來可以營菟裘，傳子孫的，那知今日無法可保了，如何是好！」杞縣令正在狼狽之際，李信已和紅娘子等蹤跡至此，殺入房來。杞縣令一時無處躲避，鑽到床底下去。李信早已瞧見，喝一聲：「狗官，你逃到那裏去？我李信饒你不得。」俯下身軀，伸手向床下將杞縣令一把拖了出來。那愛妾也被紅娘子擒住。李信揚着扑刀，對杞縣令罵道：「我與你往日無仇，好意助你守城，不幸而失敗，想法脫身返里，願爲良民。你這廝却聽信小人之言，任意誣蟻，欲把我置之死地而後快，陰狠已極，誰知我命不該絕，你也有碰在我手裏的日子，却想逃到那裏去？」杞縣令只得哀求道：「李爺，請你饒了我。」



吧。在我櫃裏的金銀，請你們拿去，以贖我的罪愆。」那愛妾也向紅娘子苦苦哀求。李信哈哈笑道：「狗官，素知你平日擅作威福，刮削民脂民膏，積得不少造孽錢。杞縣的人民所受的苦痛也深了！你今日想要拿這金銀來贖罪嗎？可是中用了！你不但要失去你一切所有的，更要加上你的性命，也使世間一般貪官污吏知所戒。」李信滔滔不絕地說話，紅娘子却在旁等候得有些不耐，便對李信說道：「你快快下手吧！我們還要殺出城去接應我的哥哥呢。這種貪婪的小人，國家就壞在他們身上，也配教訓他們嗎？」李信笑了一笑道：「不錯。」把手中扑刀一揮，只聽唳唳一聲，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一旁。杞縣令的屍首跌倒地上，什麼愛妾黃金都顧不到了。那愛妾見李信殺人，嚇得驚呼救命。紅娘子冷笑一聲道：「你這賤人，送你一塊兒去吧。」將劍直刺入伊的心窩裏，鮮血四濺，也倒地死了。手中的首飾匣子摸的落在地上。紅娘子開匣一看，都是明珠和寶石，便笑道：「待我拿回去吧。也算再來杞縣的酬勞。」李信把刀指着那邊櫃中的金銀，向紅娘子說道：「阿堵物怎樣處置？」紅娘子道：「這些都是不義之財，我們不妨叫兒郎們搬回山去，以便犒勞。」這時青石山上的兒郎已有數人跟着殺入，紅娘子遂下令將櫃中的金銀悉數運回青石山去。伊便和李信殺出衙署，又放起一個信砲，聚集眾兒郎正要衝殺出城，只聽西邊街道上嗚嗚地一片號筒之聲，跟着火把大明人馬雜沓，原來馮遊擊聞得劫獄的惡耗，召集部下前來兜捕了。李信對紅娘子說道：「官兵殺來，我們走向那裏去？」紅娘子道：「不用心慌，待我來抵擋一陣，我哥哥的人馬也快來了。」二人說話間，官兵已從對面巷裏衝至。杞縣的街道十分狹隘，沒有迴旋之地，兩邊都已瞧見。馮遊擊是一員少壯將軍，全副戎裝，騎下一匹黃驃馬，手執大

砍刀，見了對面一夥青石山上的盜匪，持械列隊，他就大喝一聲，催動坐下馬，直向這邊衝來。紅娘子挺劍迎住，嬌喝一聲「紅娘子在此！」馮遊擊平時也聞紅娘子的大名，且知伊常穿紅衣，勇悍絕倫。現在火光下見殺來的女子，雖然姿色甚美，而身上却穿的黑衣，心裏似乎有些不信。但聽伊自稱紅娘子，也就不敢怠慢，舉起大刀，照準伊頭上劈下。紅娘子豈肯饒讓，舞劍和馮遊擊往來狠鬥。馮遊擊部下的官兵跟着殺上，李信和兒郎們上前接住，兩下裏巷戰起來。馮遊擊的武藝很好，但因巷戰的關係，苦無馳騁的地步。紅娘子身手便捷，一口劍使得十分矯捷，忽在馬前，忽在馬後，累得馮遊擊滿頭是汗，方知紅娘子三字果然名不虛傳了。李信也將扑刀使開身手，刺倒了三四個官兵。正在相持之際，城外撲通撲通的放起三個信砲，早有人來馮遊擊軍前報告，說青石山上大隊人馬已殺到杞縣城外，城上兵少，乏人把守，城門即將被奪。馮遊擊得到這個消息，他不知青石山上來了多少兒郎，城裏也有城外也有，心中好不慌亂，虛晃一刀，回馬便走。紅娘子回顧李信，帶笑說道：「我哥哥來了，我們快些掩殺上去，趁勢取下這個杞縣城。」左右兒郎更是精神振奮，正要放火，李信忙止住他們，說道：「杞縣的官吏固然可殺，杞縣的人民都是無辜。承你們的情義來救我出獄，既已取得不義之財，請你們留下杞縣的老幼，免得生靈塗炭，我姓李的也感謝不盡了。」紅娘子聽了李信的話，於是止住部下，不許放火劫掠，快些殺出城去，休再逗留。一行人緊跟馮遊擊敗退的兵馬追蹤出城。恰巧城外佟天豹早已率領青石山的兒郎渡過壕塹，殺上城牆，斬開城門，放下吊橋，來接應紅娘子李信等一行人。正巧馮遊擊相遇。佟天豹坐下一匹紅鬃馬，就是他妹妹的坐騎。將他手中的一雙銅鎚使開解數，逕取馮遊擊，攔住他的去路。馮遊

擊受着前後夾攻，進退狼狽，心中益發慌亂。佟天豹剽悍異常，又是生力軍，戰得不多幾個回合，背後紅娘子、李信等又已趕上，兩下會合，反把馮遊擊等一枝官軍包圍在內。杞縣的人民已知青石山匪眾的厲害，聽得警耗，一齊躲在家裏，閉上大門，匿伏着不敢出來，任憑青石山上人馬如何猖獗了。那馮遊擊被紅娘子兄妹二人前後夾攻，雖然死力抗拒，但手中已祇有招架功夫了。早被佟天豹乘隙一鎚，擊中他的左肩，一個翻身，跌下馬來。青石山上的兒郎正要上前擒拏，他大喝道：「誰敢擒我？我是國家的將士，義不受辱！」將刀向他自己的頸上一橫，竟自刎盡節了。李信在旁瞧着，點頭太息。官軍因馮遊擊殉節，捨得遺屍，四散潰退。紅娘子便教佟天豹休要刦掠，會合着眾兒郎，一齊衝出城門。佟天豹換了一匹坐騎，便將紅鬃馬讓與他妹妹坐，又將一匹白馬交與李信坐。紅娘子回顧李信道：「現在你可願意同我們一起往山上去嗎？」李信道：「請讓我回家去瞧看一下，然後和你們同行。」紅娘子笑道：「你還是捨不得你這莊子，我就陪你去走一遭吧。」遂對佟天豹說道：「哥哥，我們已救得公子，取得貪官的金銀，尚不虛此一行。我們遵從公子的意思，不傷杞縣人民。你們先回山頭，待我陪伴他往莊上去了一趟，然後回去。」佟天豹點點頭道：「很好。我可先回去，妹妹一切當心，速去速歸。」又對李信說道：「李爺切莫再辜負我妹妹的一片好心啊。」李信不好回答什麼，微微一笑。紅娘子遂帶着數十兒郎，伴同李信，風馳電掣地跑到李家莊去。李信到了莊前，天已大明，一輪紅日已湧出地面，莊上的大門尚悄然緊閉。李信因紅娘子等打開大門進去，抓住一個莊丁。那莊丁見了李信，不由驚愕，叫了一聲李爺。李信向他問道：「你可知道夫人在那裏？是否仍在莊中？」莊丁答道：「自從李爺被杞縣令擒住，禁閉獄中以

後，方胖子曾陪着縣中差役來此搜查。李爺的家財，大半被抄，其餘的都被方胖子搜刮到他的私囊中去。他又用話威嚇夫人。可憐夫人當日就自縊在房中了。現在早已由方胖子草草收殮，把靈柩送到墳堂屋裏去了。」李信聽得這個消息，好似當頭澆了一杓涼水，頓足嘆道：「哎喲，我竟連累了妻子慘死，於心何忍，都是那狗頭害得我家破人亡，斷乎饒他不得。」遂問莊丁那方胖子現在何處。莊丁答道：「主人出了這個亂子以後，莊中賓客四散。方胖子擅作威福，一切都被他佔奪，好似他代替了莊主一般。有些莊丁不願在他手下過日的，紛紛散去，只有我們幾個無處可走的，仍舊屈居於此。方胖子却和婢女桂秋公然無忌的同居主人房中，尋他的歡樂了。」李信聽着，他口裏的牙齒咬得格格地響，忙和紅娘子逕奔自己樓上。却見方胖子和使女桂秋衣衫不整，慌慌張張的跑到樓梯邊來。原來他們已聽得外面人聲，知道情勢不好，急忙從被窩裏起身，要想逃命，却不料撞個正着。李信一把揪住方胖子，喝聲「跪下。」方胖子見了主人，嚇得說不出話來，撲的雙膝跪倒，口裏只說饒命。桂秋也跟着跪下。李信把刀指着方胖子罵道：「你這賊奴才，我平日待你不薄，即使小有呵責，你也不應記恨在心。前天受傷，也是你自己不好。竟敢在杞縣令面前誣告我通匪盜，害我下獄，又逼死我的妻子，傷天害理，狗彘不若。你這奴才，畜生不如。還有人心嗎？我倒要看看你的心黑到怎樣程度呢？」舉起扑刀，直刺入方胖子的心坎，只一攪，已把一顆心血淋淋地刺了出來。桂秋嚇得雙手掩面，跟着倒下地去。李信瞧着伊罵道：「你這淫賤人，我也饒你不得。」白刃一揮，桂秋也早身首異處了。紅娘子在旁見李信已處置了那一雙狗男女，遂說道：「你天人已死，家財已盡，再沒有可留戀了，快跟我回青石山去吧，免得官兵追蹤至此。」

李信點點頭，長嘆一聲，回身和紅娘子走下樓來，步出莊門，又向自己莊院相視了一回，只是太息。青石山的兒郎早已牽過坐騎，紅娘子首先跳上伊的紅鬃馬，李信也祇得跟着跨上坐馬，和紅娘子等一行，人離了杞縣，望青石山去。李信舊地重臨，真是他萬萬想不到的心裏又感傷，又驚喜。佟天豹早已回轉，接着李信上山，便命廚房裏排上酒肴，爲李信洗塵，兄妹二人陪着他同坐。李信想起前日私遁的事，十分慚愧，舉着酒杯，向佟氏兄妹致謝道：「李信因思鄉心切，前日從山上不別而行，回至杞縣，不幸爲小人陷害，狗官挾嫌誣栽，身受囹圄之厄，幾死賊子之手。多蒙賢兄賢妹仗義相救，此恩此德，真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此番重上山寨，祇覺惶愧萬分呢。」佟天豹道：「李爺不要這般說，祇要你鑒於我妹妹的一片真心和熱忱，不再三心兩意，安居在此，共圖大業，那就是我兄妹倆的大幸了。」紅娘子却不說話，默默地祇把一雙水汪汪而妖媚的眼睛向李信緊看。李信內心自疚，覺得自己的行徑非常對不起伊的。遂說道：「荷蒙賢兄妹不棄，自當追隨驥尾，共同戮力。」佟天豹說聲「好」。舉起大觥來狂歡。又談談杞縣的情形，以及天下大勢，方纔散席。晚上佟天豹親送李信到他妹妹房中去。李信到了這地方，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華燈影裏，見紅娘子穿着茜色睡衣，背燈而坐，體態輕盈，婉變萬方，一些沒有勇悍之氣。這時候的李信，環境已變，心理亦因此而改易，一方面欣賞着紅娘子的冶媚，一方面感激着紅娘子的救護，走上前向紅娘子深深一揖道：「以前種種都是我的不是，千乞原諒。昨蒙銳身相救，深情大德，令我終身不忘，銘感肺腑。」紅娘子回轉頭來一笑道：「你今日方知我的情深意重嗎？你這人好沒良心！我把一片真心對待你，溫柔纏綿，博你的喜悅。誰知你竟會背我而逃，掉首不顧，豈不是心

腸太硬了嗎？自從你下山以後，我十分不放心，立刻打發探子到杞縣去探聽消息。等到探子回報，始知你被杞縣令陷害在獄。這是你自投羅網。我本待不來救你，這個薄情負心的人，但一念你雖然對我淡漠無情，而尚沒有惡意，否則你也好乘機把我殺了，回去報功。却不忍害我，尚非不仁不義之徒。而且你被繫下獄，仍是爲了我的關係。我若不來救你，還有誰來搭救呢？因此我和哥哥商議之後，決定下山援救。我和兒郎二十餘人，喬裝先行，混入城中前來劫獄。我哥哥率大隊人馬隨後攻城，分兩批行事。現在且喜已把你救了出來，你的仇恨也已報了，重又來至青石山上。從今以後，你這顆心可再要活動而改變嗎？你還嫌我是個女盜而不願意和我結合嗎？」紅娘子說到這裏，李信早握着伊的柔荑說道：「不敢不敢，我如今認識你是個女中丈夫，俠義之輩，怎敢再把你和盜匪一般看待？你的愛心我完全接受了。況我已無家可歸，你放心吧。我決不再有貳心，真心誠意的願和你結爲夫婦，白頭到老。天日在上，我李信永爲不叛之臣。你放心吧。」紅娘子聽李信說得這般懇切，又向李信嫣然一笑，前嫌早已冰釋。一會兒華燭已熄，羅帳低垂，娟娟明月從紙窗上映進伊的銀光來。這一夜故劍復合，恩情更濃，祇覺巫山夢長，春宵苦短呢。次日李信遂被推爲頭領，以王孫公子的身價，暫時做了嘯聚山林的渠魁。紅娘子又將得來的金銀分賞給兒郎，使大家快活。李信既已入夥，他的心裏要想把青石山好好整頓一番，恐防官軍得到青石山攻陷縣城，戕殺官吏的惡耗以後，要來征剿，不可不未雨綢繆。紅娘子頗聽其說。佟天豹是粗莽之輩，只要李信說如何便如何，他是沒有什麼計劃的。於是李信和紅娘子一同騎馬出巡，察視山前有兩重關隘，李信覺得低陋而不堅固，都要修築加高。他在第二重關上，俯瞰形勢的時候，只

竟東邊山壁間有一條羊腸小徑，蜿蜒曲折，似通非通，半爲木石所塞，不知通向那裏去的，便向紅娘子查問。紅娘子答道：「這條路是在黃貓嶺下，以前可以通到山下，恰巧在頭關之前。後來因有毒蛇爲患，山下的路口被鄉民用木石堵塞，不能通行，而山上也沒有人去走，就此益發荒蕪，榛荆塞道，艱險難通了。外面罕有人知曉這條祕徑的。我們也不注意。」李信聽了，記在心裏。一路視察至山下，和紅娘子在野地上馳騁一番而歸。其時山花猩紅，而紅娘子身穿絳綃衣裙，坐騎紅鬃駿馬，腰間佩掛雙刀，刀柄上各繫大紅綵球一個。因爲跑了一回馬，香汗浸淫，兩頰紅霞，和山花相映着，更覺濃豔極了。李信瞧着，心裏自然快樂。回至山上，又校閱在山兒郎一共有四百人，都是強壯可使。李信遂分爲三隊；他和佟氏兄妹各率一隊，朝夕訓練，務使變成善戰的勁旅。又定出許多規律，令大眾遵守。不得搶掠附近人民，殺傷無辜老幼，藉此可以收伏人心。他對許多部下說，方今天下騷亂，我們無可用處，不得已而爲盜。倘有缺少財物用品，亦當向殷富之區借取，不能濫殺良民，使老百姓加多痛苦。況且邊塞烽烟不靖，時有外患，朝廷倘能招撫我們，我們便當請纓出關，去和韃子決勝負，爲國干城，這纔是我們屈身草莽者的最後出路，豈能重爲民衆之害呢？佟氏兄妹本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自經過李信的薰陶，性情上也改變了不少。聞得外侮侵凌，每有忠義奮發之心。李信又代紅娘子製了兩面大紅旗子，旗上各繡三個「紅娘子」很大的金字。另編一小隊藤牌兵，身上都穿紅色的號衣，約有二十多人，都是挑選了身強力壯的婦女而編成的，稱爲娘子軍。李信等在山上部署一切，而省城裏得到了杞縣攻陷的消息，大吏以爲匪患如此猖獗，再不能裝聾作啞了，遂派一員姓鄔的參將，帶領一千官兵來攻青石山，李信和佟氏兄妹

聞知，晝夜防備，嚴守兩重關隘。等到官軍來時，李信和紅娘子下山迎敵。青石山的兒郎都作殊死戰，更兼紅娘子驍勇絕倫，李信調度有方，把官軍殺得大敗而去。紅娘子豎着大紅旗，率領娘子軍追奔逐北，所至披靡。官軍見了伊的影蹤，都害怕，望見紅旗便逃。經過這一役，紅娘子的威名更著，省城裏的大吏兄一千官兵生還無幾，鄔參將身受重創，畏罪自刎，更知青石山的土匪殊不可侮，不敢正眼小覷，只得坐任其強大了。李信雖和紅娘子盤踞山林，稱雄一方，又和紅娘子情愛甚厚，日處樂鄉，可是有時也常要想起許靖張蒼虬陳飛等三個結義弟兄。張陳二人都在關外，可曾建功立業而許靖已赴代州，大概有他年伯王永泰的提攜，早已投入周遇吉將軍麾下了。可惜萍飄絮泊，各居一方，彼此消息隔膜，不能知道詳情。諒他們也不知自己在青石山上做了綠林豪傑呢。張蒼虬棄了鷄公山的盜匪生涯而到關外去立功。可說是有志者事竟成。誰料自己却稱雄於草澤，天下事波譎雲詭，真不可知。他這樣想着，不禁憮然自失。隔了些時，聽得陝西李自成率眾入晉，迭破州縣，聲勢大盛，遣人來河南聯絡各地土匪，青石山上自然也有李闖的使者派來。李信別有用心，虛與委蛇，使者不得要領而去。不多時又聞李自成大隊人馬曾在代州寧武關等處血戰多時，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力戰殉國，大同總兵姜瓖降賊，李自成長驅而走京師了。這時候天下震動，黃河兩岸更是蠢蠢思動。李信雖沒有大舉北上之志，却也在此時招兵買馬，借了縣城的糧食，益發增長了不少勢力，坐觀形勢，想乘機而動。同時心裏更惦念許靖的安危，那知許靖已在一場虎鬪龍爭之中，經過了幾多可歌可泣，可駭可奇的事情呢？



## 第八章 落花有意隨流水

許靖自李信被青石山紅娘子擒去以後，他心中非常憂慮，以為李信性命休矣，自己若要去援救時，只恐本領淺薄，孤掌難鳴，心裏非常躊躇。杞縣令收拾敗殘之餘，以為李信許靖等都是無能之輩，不足倚畀，所以對於許靖更形冷淡。許靖也自覺沒趣，向杞縣令告退出城，回至自己家內。他母親自然也跟隨出城，但是病體受了驚恐，奄息在床，醫藥無效，更使許靖悶上加悶，愁上加愁。每日祇把醇酒痛飲，十分無聊。當李信脫身回來之前，許靖的老母已溘然長逝。許靖哀痛之餘，將老母遺體購備上等棺木盛殮了，葬在祖塋，剩下他一個人，更是淒涼。其時各地消息不佳，天下亂形已成，他自己嘆道：「丈夫生在此時，還不思乘時崛起，建立功名，豈非坐失時機，自甘沒落，朽木不可雕也嗎？」於是他想起代州的王永泰，又想張蒼虬等遠在關外，此去尚無消息，不知他們有何成就？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是當今有數將才；王永泰又是父執，必能提攜，還不如先到那裏去試試吧。主意既定，他就把家中事托與下人劉三。自己端整行李，帶了赤鳳寶劍，跨着一頭駿馬，投筆從戎，逕奔代州而去。他那裏料到李信竟能逃歸杞縣，尚有一幕廝殺的慘劇呢？

他一路曉行夜宿，跋涉山川，趕至代州。探知總兵周遇吉為防流寇東侵，正駐節於此，當然王永泰也在這裏了。當日他先投宿客寓，放下行李，便到周遇吉行轅裏去刺探王永泰消息。方知王永泰並不住在衙內，他有私宅在本城萬花街。許靖探問明白，即赴萬花街拜訪王永泰。恰逢王永泰在寓中宴客，接到許靖的名刺，知道故人之子遠道來訪，即教僕人請入，自己降階相迎。許靖見王

永泰而貌已比從前蒼老得多，兩鬢已斑，精神却還健強。身上穿着天津藍緞夾袍，腳踏烏靴，笑容可掬，連忙向他拜倒。王永泰忙着一邊答禮，親手扶起，稱他一聲賢姪，便請許靖入座，且介紹他和眾人相見，加以獎飾。眾人見許靖丰神俊拔，儒生而饒有英氣，不愧少年英豪，況有王永泰稱道於前，無不刮目相看。酒過三行，王永泰向他問起家中情形，許靖回答說老母亡故，杞縣又遭寇盜蹂躪，蟄居無侶，很欲乘時建樹，所以投筆來奔。王永泰點點頭說道：「賢姪來得正好。現在天下騷亂，正大丈夫報國之秋，待我明日即介紹你去見周將軍，可以在此一同効力。近聞草莽流寇李自成等攻迫潼關，潼關若有失陷，他們必舉兵北上，以窺京師，說不定這裏又要首當其衝，難免一場干戈了。老朽年將就木，祇苦不得其死。流寇若來覬覦代州，我便要效馬伏波，馬革裹屍，誓不生還了。」眾賓客都道：「我們這裏有周將軍和王老英雄鎮守流寇若來，定要殺得他們片甲不返。」許靖也說道：「伯父說的話真所謂老當益壯，小姪願隨鞭鐙戮力同心，予流寇以重創。」大家舉杯暢飲盡歡而散。王永泰便留許靖下榻其家。又告訴他說自己因為多年喪偶，奔走天涯，形單影隻，孑然一身，在這裏起初又生了一場病，乏人奉侍，所以周遇吉將軍屢勸納一姬妾，可以朝夕相陪。遂有同袍介紹本城一何姓的女子，給我納為簾室，遂卜居於此。居然有了家庭，寧不可笑？王永泰說了，哈哈地笑了數聲。許靖道：「伯父年老，理應有人侍奉中禱，他日若能誕生石麟，繼述有後，更可喜了。」王永泰又笑道：「老朽一人疏散慣了，倒並不希望什麼兒孫繞膝，以慰桑榆暮景，好在舍弟在江陵，他兒子很多，足夠嗣與我的，不怕為若敖氏不食之鬼。你是我知道的公郎，和自家人一樣，待我引見，彼此也可認識。」許靖道：「小姪理當拜謁的。」王永泰遂與忽忽

的帶着許靖，走至後堂，吩咐小婢快請何姬出見。一會兒聽得環珮聲響，有侍婢數人簇擁着一位少婦出見。雲髻烏髮，光可鑑人，杏臉桃腮，柳眉鳳目，生得十分美麗，體態也很輕盈，年華尚不過二十左右，綺裳雲縠，倍極妍麗。許靖連忙拜見。何姬也檢衽答禮。王永泰便指着許靖對何姬說道：「這位姓許名靖，是故人之子，此番到這裏來投軍，下榻我家，你當好好款待。」何姬嬌聲應諾。坐談數語，許靖便告退出來，由下人導至客室中坐。不多時，早有侍婢拿着衾枕出來，代許靖收拾坑上，鋪好被褥，然後退去。這夜許靖便住在王永泰家中。明日早餐後，王永泰便引許靖到總兵衙署中去見周遇吉。許靖見周遇吉白淨面皮，猿臂蜂腰，生得英風凜凜，不愧是干城良材，慌忙拜倒。周遇吉親手扶起，請他坐在一邊。王永泰先把許靖的出身來歷向周遇吉稟明了，又說起他投軍的志願，要請周遇吉錄用。周遇吉瞧許靖人品出眾，點頭稱許，便說道：「此刻正是國家用人之秋，有志之士自不甘懷瑾握瑜，埋沒蓬蒿，揮我橫磨，掃彼寇氛，你來得正好，我這裏正需要良材，就委屈你暫在我帳下充當一名雲旂尉，他日如有功勞，再可擢升。」許靖道：「謝謝大人栽培之德，鰥生願效馳驅。」於是告退出來。從此許靖便在周遇吉麾下供職。周遇吉仁而愛人，謙恭下士，有時要召許靖入衙，和他談談天下形勢，以及軍旅之事。許靖對答如流。周遇吉更是器重他。但許靖沒有一定的職務，每天祇要到衙簽署應卯，有事則留，無事便退，大多時候在王永泰家裏舞劍，看看書。王永泰却相信學佛，每月朔望以及三六九日常常茹素，獨宿在外室。他常對許靖說，往事如塵，不堪回首，年少時好勇鬪狠，在江湖上不免多所殺傷，現在衰老，不免有些爽然自失，所以借此懺悔。王永泰家中女婢甚多，而男子却很少。許靖常見有一個油滑少年，相貌穢瑣，

舉止輕浮，在王家出入自如，不像門客。他的臥室便在許靖的東首廂房裏，見了許靖，傲不爲禮，許靖很覺奇怪。後經王永泰介紹，始知此人姓桑，名一清，就是何姬的姨表弟。本在太原爲商，後因所設的字號倒閉，回至代州，無處寄食，向何姬告助。王永泰看在何姬的面上，便留住家中，叫他代管瑣事。他凡事迎合意旨，頗能得人歡心，因此王永泰也不討厭他，穿房越戶，如同自己的姪兒一樣。然許靖以爲桑一清不像個君子，對他很是注意。一天王永泰不在家裏，許靖讀了一回書，有些疲倦，便帶了赤鳳寶劍，走至後園，在空地上把寶劍颼颼地舞將起來。舞至興酣時，忽聽東北角上有婦女笑語之聲，忙停劍抬頭一看，只見那邊有一個樓窗，本是王永泰內室的後房，這時候窗子裏有一麗人和二小婢正在那邊看許靖舞劍；那麗人原來就是何姬。許靖見有婦女窺望，祇得收住寶劍，不再舞了。正想退去，便有一個雜婢從東邊迴廊下走來，向許靖含笑說道：「許公子，我家夫人有請。」許靖聽了不知有何事情，心中雖然雅不欲去相見，但也不便擅自離去。雜婢又說一聲請。許靖祇得將寶劍插入鞘中，隨着雜婢走去。曲曲折折走至一個小軒裏，早見何姬亭亭玉立，含笑相迎。許靖連忙行禮。何姬請他坐下，小婢獻上香茗。許靖雖然坐着，心裏却侷促不安。何姬談笑自若，美目流盼，向許靖問詢杞縣風俗狀況。許靖敬謹回答。何姬時時把秋波送過來，且向他作淺笑。許靖覺得伊的眼波裏有熱情流露出來，又如有魔力蕩人心魂，自己極力鎮定着，不敢作劉楨之平視。何姬見了他這種拘謹態度，暗暗好笑。又問他可曾有室家之好？許靖只得說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只因自己想到外邊幹些功名事業，所以尚未論娶。」何姬笑道：「我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公子的年紀正可娶一位如花如玉的小姐，享受些溫柔豔福，怎麼還

沒有抱衾與裊的床頭人呢？待我來作個月老可好？」說罷，格格地笑出聲來。許靖聽了這話却不便回答，正襟危坐，以目視鼻。何姬又道：「公子在這裏可嫌寂寞嗎？你常常進來談談也好，這裏是沒有外人的。老頭兒學了佛，脾氣古怪得很，日間不常過來，恐怕他要去做和尚哩。」許靖聽何姬背地裏稱王永泰爲老頭兒，心裏便覺有些不愉快，遂立起身來說道：「小姪外邊尚有他事，告辭了。」何姬道：「公子且坐一會兒，何必就走？」許靖道：「既然無甚吩咐我也不多坐了。」於是回身走出軒去，只聽何姬還在那裏嬌笑；也許笑笑許靖有些傻氣呢。許靖還到房中，把赤鳳劍懸在壁上，坐着想想何姬万纜的態度，很欠大方，雖則其人如玉，而仔細看來，終究有些小家碧玉，婢學夫人的模樣。王永泰年紀已老，娶了這種俏健的年輕婦女爲小星，恐非閨房之福。他是宅心光明，待人非常和善，沒有什麼歹心腸去猜疑人家的，但像這種人却不可不防啊。然而這事又怎樣能向他老人家直道呢？心裏不覺有些煩悶。自從這天起，許靖便又格外注意到何姬的表弟桑一清了，因他常見桑一清跑到內室去；有幾次王永泰外出後，桑一清傍晚時從內室慌慌張張的走出來，恰逢許靖在庭中散步。桑一清瞧見了他，便悄悄地躡至別處去了，許靖不能無疑。然而又有一事使他心裏更是忐忑，因爲何姬常差小婢到他房中來送食物與他吃，頗見殷勤，他反而不安起來了。有一天正是十五夜，明月半牆，花影斑駁，黃昏時，許靖在客室中燈下觀書，房門虛掩着，忽聽門外絆索之聲，他心裏一楞，跟着房門輕輕推開了，走進一個麗人來，峨峨高髻，白白粉臉，穿着嫩綠色的雲裳，金蓮窄窄，纖不盈握，含情却立，凝睇曼視，一陣非蘭非麝的香氣撲人鼻管，正是何姬。許靖驚愕之餘，站起相迎。何姬也不待他招呼，走至他的書桌傍椅子裏坐下，帶着笑對

許靖說道：「今晚老頭兒又是戒期，在外獨宿，不到我房中去的。一人獨坐，想起公子羈旅他鄉，未免寂寞無聊，有誰來憐惜你呢？所以不避嫌疑，到你處來談談，不知你心中以爲如何？」許靖聽了，連忙說道：「多謝美意，祇是我孤零慣的，一人獨居，清靜不煩，正可用心讀書。何姬不等他說完，早搶着說道：「古人說得好，書中自有顏如玉，公子難道想得顏如玉嗎？可是眼前也有顏如玉，何必到書中去求呢？」許靖聽何姬說的話，越發見得伊有意挑逗。誰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自己是一個堂堂奇男子，怎肯幹這種禽獸的行爲？伊可說沒有眸子了！遂又說道：「我許靖虛度二十餘春秋，却不懂得什麼顏如玉，顏如鐵，惟知竭我所能，貢獻於國，希望立得功業，不負此生。姬夫人又何必如此說呢？」何姬見他甚是嚴肅，又笑了一笑道：「我不信世上竟有不知情的男子，像你這般少年，端的可愛，但你不要在我面前裝做道學君子，反要令我笑你生得馱了！我的心你可知道嗎？那個老頭兒，你不要怕他的，他決不會知道的。我和你且圖歡樂，別辜負了我的深情。」說着話，站起嬌軀，挨至許靖身邊來，伸出軟綿綿的柔荑，來和許靖握手。許靖勃然變色。此刻他也顧不得什麼得罪不得罪了，右臂一起，把何姬的手格在一邊，立起身來說道：「這成什麼樣了？我早說過許靖是堂堂正正的奇男子，斷不肯做禽獸之行。千萬請你自己珍重。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寡廉鮮恥，人中之妖，請你快快回去，保全你的顏面，否則我就要去稟告伯父了。」何姬本是個搔首弄姿的少女，嫁給王永泰後，常嫌王永泰年老，又不懂得憐香惜玉，心中很覺不滿意。伊的表弟桑一清來後，時時背着王永泰私下裏和桑一清追求歡娛。原來伊沒有嫁給王永泰的時候，早和表弟桑一清有染。只因桑一清本有髮妻，未敢明目。現在桑一清的妻子在外病死，他又寄居到王

家來，自然死灰重燃，舊情復發。王永泰却如瞞在鼓裏，沒有覺察，反被許靖看出來了。而何姬非但不防許靖，且反鍾情於許靖，因拿許靖的丰神俊拔去和桑一清比較，又覺有天淵之隔了。所以他向許靖故獻殷勤，要想和許靖發生肉體上的戀愛。今夜又特地效卓文君私奔相如，到許靖室裏來獻媚，以爲許靖倘非魯男子，一定難逃情網。誰知許靖偏如河岳般屹然不動，不上他的鈎兒呢？祇得強顏爲笑，自行落場，說一聲「好，你果然是一個好男兒！」許靖聽了這話，不由一怔，悄然立着不動，靜候伊說話。何姬又說道：「我因老頭兒常在我面前稱讚你公子是一位少年英雄，心裏有些不信，所以假意前來一試。你果然心如鐵石，不可動搖，使我十分佩服。你也不必去和老頭兒說什麼，反使他要生疑。我今去了，願公子珍重。」何姬說了這話，向許靖含笑點頭，翩然出室而去，許靖聽了這話，將信將疑，靜坐着思量，難道何姬果然故意試情嗎？但瞧伊這種狐媚的姿態，明明是要來誘惑我的。現在伊說這話，無非借此掩蓋伊的醜行罷了。我豈能上伊的當？但我也不要在王永泰面前透露此事，且看以後的情形再說吧。想到這裏，他不覺爲王永泰萬分扼腕。老英雄古道熱腸，此心耿耿，偏偏娶着這種淫賤的小星，不是玷污了老英雄一世的聲名嗎？這夜他越想越恨，睡不成。次日是十六，晚間月色甚好，許靖恐防何姬或要再來，早閉門而睡。到得下半夜，忽覺便急，打熬不住，遂披衣起身，開了房門，從庭中走到廁所裏去，把肚中的東西出清了，十分爽快。剛纔走回房去，月光甚明，纖形畢露，忽見桑一清穿着短衣，趿着睡鞋，從內室那邊躡足向他自己房裏走去，輕輕閉上了門，好似做賊一般，許靖心裏怎不明白？知道今天是十六，王永泰守戒，在外房睡宿，不進何姬房的，明明是姦夫淫婦乘隙歡會了。可笑何姬既有伊的表弟和伊

私通，却又抱着得隲望蜀之心，偏要來引誘自己。伊當作天下烏鴉一般黑，那知我許靖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豈肯幹此禽獸之行呢？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倒要乘間向王永泰進言，勸他好好防備，把這廝趕了出去，方是道理。我既然知道了這事，豈能始終學金人之緘口呢？想定了主意，也就回房安寢。次日他到衙中去，恰逢周遇吉在城外閱兵，且習野戰，他也跟着出城去，隨衆操練，軍容甚盛，他見了心中也暗暗歡喜。因爲那時候李自成已破潼關，風聲日緊，周遇吉下令城防格外嚴密，以防寇侵，所以有此閱兵。下午回去，剛至自己房中，見何姬身邊的一個侍婢在他房裏收拾桌上放着幾樣乾點心，見許靖回來，便交代許靖說，這是如夫人贈送與公子的。許靖只得道謝而受。侍婢收拾畢，也就退去。許靖暗想何姬遭自己嚴拒，却還不恨我而送我食物嗎？可是伊對我的心尚未盡冷，我更不可不防了。到晚上睡眠的時候，發見枕邊有一塊香羅帕，上面繡着一對雙飛蝶，香氣撲鼻，明明是何姬身邊之物，怎樣到了我的炕上來呢？想了日間，代他收拾枕被的侍婢，一定是那侍婢拿來暗暗放在我枕下的。這事究竟有何用意呢？難道何姬癡情不死，故意送我這羅帕，春蠶縛繭，仍想來誘惑我嗎？那麼我也難以安居在此了。此事我早想去和王永泰說明，揭穿他們的秘密，不如明日我便把這香羅帕爲證，去向王永泰直言其故，勸王永泰早把姦夫淫婦處置，別謀良圖。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許靖？想定主意，就把香羅帕放在抽屜裏，閉目安睡。次日清早起身，梳洗畢，吃過早餐，便帶了那香羅帕，走到王永泰書房裏來。見王永泰正坐在椅子裏，仰首承塵，若有所思。他就輕輕走進去，立正了身子，叫一聲伯父。王永泰回過臉來，瞧見了許靖。平常時候必要帶着笑容，說一聲賢姪請坐，可是今天他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冷冷地



不睬不理。許靖不由一呆；口欲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許靖真有這種窘態。但他轉念一想我來做什麼的？不管王永泰的態度如何，我總該忠言直道。也許他別有不快的事情所致吧。於是他鼓着勇氣，把這塊香羅帕取出，雙手送到王永泰面前桌子上，很沉毅的說道：「伯父聽稟，小姪爲了這羅帕，正有一件很重要很祕密的事情，斗膽向伯父奉稟，盡其忠告，所謂骨鯁在喉，不得不吐，還請伯父明鑒。」許靖說了這話，料想王永泰必然要向他啓問緣由了，誰知道王永泰對他冷笑了一聲，把手搖搖道：「不必說了，我一切都已知道。」許靖聽了這話，不由一怔，怎麼王永泰都知道了呢？王永泰又接着說道：「明人不做暗事，你是個大丈夫，當如何潔身自愛？不應惑亂本性，大膽妄行。既然犯了過失，也該自謀悔改，以贖前愆，何必文過飾非，欲蓋彌露呢？你也不必對我說了。」王永泰說到這話，許靖大驚，知道王永泰已有誤會，自己怎可不辯？遂又說道：「伯父，且待小姪細說原委，自然明白我別無他意，全爲伯父計算。」王永泰不待他說畢，又大聲說道：「我早已明白，你又何必多說。你年紀方輕，前途正長，自己好好去做人吧，我這裏留你下不了，何必多言？」王永泰說完這話，一拂衣袖，立起身來，便望外走，大約到衙署中去了。此時的許靖，真是進退狼狽，立在那裏暗想王永泰說這話似乎已知道這事真相，其實他還是蒙在鼓裏，如何能知，唔！一定是那淫婦故意把這羅帕來陷害我，她昨夜背地裏在王永泰面前造作謔語，顛倒事實，說我的不是一味誣蔑我，而王永泰聽了先入之言，疑心我有什麼不端的行爲，所以不等我說而他就向我斥責了。唉！我本懷着一腔忠誠，要向他道忠告，誰知自己反蒙了不白之冤，此事不可不辯個明白，使他知道我許靖是個奇男子，怎會有不道德的事情呢？然而像他這樣施施然拒絕人於

千里之外的態度，也叫我有口難辯，有冤莫白，真是如何纔好呢？「良久良久，他忽然想出一個辦法，自言自語的說道：「好，我決定這樣做吧，稍緩一些時日能使這事水落石出的。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既叫我走了，我何能靦顏再在此地食宿呢？他想到這裏，把足一蹬，咬緊牙齒，低着頭走回室中，一脚剛纔踏進房門，又使他暮地呆住了。

## 第九章 憐君何事到天涯

許靖踏進自己室門，忽然瞧見何姬身邊的侍婢已代他將行李鋪蓋收拾好了，丟在炕上。一見許靖進房，從伊身邊取出五兩銀子，放在桌上，帶笑說道：「我奉如夫人之命，來此代你收拾行李。如夫人叫我對你說，你從今好好去吧，不要怪怨如夫人，實在是你自己太無情義。這五兩銀子是送你作盤川的，如夫人本當設筵餞行，因為你既不願意和伊相見，伊也不來見你之面了。又有一句話要說的，你如出去無處容身，真心懊悔時，只要你到此地求見，肯聽如夫人的話，如夫人也可以在老爺面前代你解釋一切的……」那小婢順着口一連串的說下去，許靖早聽得怒火直冒，暗想這明明是何姬打發伊來侮辱我的。好賤人！我將來必要給你知道我的厲害。便對那小婢雙眼一瞪道：「呸！放什麼屁！快些住口。你家許爺不要聽你這種話。再說時，看我給你兩個巴掌吃。這些銀子算什麼？誰希罕伊的臭銅錢？可是來取笑我嗎？」一邊說，一邊就將銀子往地下一拋。一手揚起了拳頭，做出躍然欲擊的樣子來。那小婢究竟是胆小的，早嚇得一溜煙的溜出房去了。許靖又長嘆了一聲說道：「王永泰！王永泰！可惜你一世英

名將敗於這妖姬之手了，說罷，遂佩上赤鳳寶劍攜了行李，悄然走出王家大門，跨上大道，一步步走出城關去。他心裏本無一定的去處，祇顧向冷僻的地方走，漸漸離了熱鬧之區而至山野。這時已近炎夏，驕陽如火，走得他滿頭汗出。見道旁有兩株大榆樹，濃蔭匝地，正好一個歌涼所在，他就坐在榆樹下，放下包裹，席地而坐。果然有兩陣涼風吹來，精神一爽。他低着頭自思：我此次離鄉背井，到得這裏，無非想乘此亂世，立些功名。王永泰是父執，又是前輩英雄，得他在周將軍面前提攜，正乃良好的機會。誰知平空生出了這種意想不到的岔子？那妖姬淫毒萬分，對我誘惑不成，立刻想出惡毒的陰謀，在王永泰面前搬弄是非，把我攆走，從此伊和姓桑的更是肆無忌憚，不怕他人去揭穿他們的秘密了。我不該說王永泰怎樣如此老悖，聽信婦人之言，竟下逐客之令，所以古人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浸潤之譖，唐受之翹，對於父母尚且要變心，何況對於故人之子呢？自然更容易聽信伊的巧言如簧了。但我許靖是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受此不白之冤，豈是一走了事？無論如何，我必使王永泰澈底明瞭真相，自悔不是，也為他除去他日的隱憂。況且我蒙周遇吉將軍垂愛錄用，倘然棄之他走，又到那裏去會逢到這樣的好將軍呢？所以我是不能離開代州的。那麼我出了城關，又往何處去暫寬鶴鶴一枝之寄呢？住客寓吧？既囊羞澀，不能有數日之糧。往周遇吉將軍衙中去吧？為了王永泰的關係，我也祇有暫時不去見他的面，以免和王永泰難堪。最好有個禪院古刹，暫時棲身一下為宜，那麼還是到山中去尋找吧。於是他就坐了一回，站起身來，攜了包裹，向山中去。山徑紆迴曲折，風景甚是幽美。許靖一心想找禪院，但是山中居民很少，一時找不到。剛纔走過一個嶺，路旁松林裏忽然竄出一頭兇惡的狼來。許靖知道這畜生是

要噬人的，連忙放下包裹，拔出赤鳳寶劍準備自衛。那狼見有了生人，果然惡狠狠地向許靖身上撲去。許靖喝一聲「孽畜膽敢傷人」，揮動寶劍，向狼進刺。一人一狼正在嶺下狼鬪，忽然平空飛來一隻響鏢，當啷啷一聲正中狼的頸項。那狼狂嗥一聲，立即仆倒在草際。許靖俯首細瞧時，那隻響鏢已穿過狼的咽喉，射成一個窟窿，流得滿地鮮血。那狼已倒斃了。許靖心中正在奇怪那枝響鏢從何而來，只聽那邊嶺上吆喝一聲，有一個美少年飛奔而下，頭戴武生巾，身披綠色單網袍子，腳踏快靴，面如冠玉，修眉入鬢，兩頰紅紅的，又俊秀，又英爽。許靖不覺看得呆了。那美少年也向許靖打量了一回，覺得許靖也是個英俊少年，不是凡夫俗子，便向他拱手道：「客從何來？此地山中豺狼甚多，白晝也要出噬人畜。方纔我從嶺上下來，恰巧遇見足下和那畜生狼鬪，恐怕那畜生傷了足下，想要拔刀相助，又苦手中沒有兵器，幸虧身邊帶得一個鏢囊，因此發了一鏢，僥倖把那孽畜擊斃，幸甚。孟浪許靖聽那少年吐語斯文，不由更是敬佩。因那少年問他從何處來，自己却又不便明言其故，祇得說道：「小弟姓許名靖，是從河南杞縣到此，投親不遇，徘徊山中，忽逢豺狼，幸君仗義救助，感何如之？足下一鏢擊斃兇狼，非有絕技的人不辦，還請賜告姓名，俾得書紳。」那美少年聞言一笑道：「蒙許君過譽，愧不敢當。小弟姓柳，名隱英，自幼本是江南人氏，後來流落在北方。此番至代州，也是探望親戚，因小弟的姑父姑母隱居在此。但是既來之後，姑父忽患病去世，姑母一時不放棄我走，遂淹居於此。閒着沒事做，常到山上來散步。我儕萍水相逢，也是巧極。許君既然投親不遇，何妨到我姑母家裏暫時小住，待你探明白了令戚的去處，再作道理。」許靖聽着，正中下懷，遂把寶劍插入鞘中，向少年拱拱手道：「柳兄，我們初次邂逅，即承垂注。小弟

正苦沒有食宿之處，蒙柳兄慷慨爲懷，雅意寵招，真是不勝感激之至。令姑母的府第就在這山中嗎？柳隱英點點頭道：「是的，此山名喚威鳳山，這嶺便名鳳凰嶺，我姑母的家便住在這鳳凰嶺上，和足下方纔走過的狻猊嶺是相對的，請許君隨我去吧。」許靖說一聲柳兄先請，於是美少年柳隱英引導着許靖便望對面鳳凰嶺上走去。北方的山大都是石多而樹少，雄峻有餘，清秀不足，可是這威鳳山的風景却在代州是著名的，而鳳凰嶺尤其幽深清麗。許靖一路走，一路觀玩，一會兒已到嶺上。遙見西邊林木陰翳之處，而一帶粉牆竹籬，清泉汨汨從足邊流過。走近那裏却有一頂小小石橋，清泉從橋下流過。走過了石橋，有一條蹊徑，兩旁都是些松樹，那房屋已越走越近了。竹籬之內有許多嘉木異花，紅的紫的黃的開得甚是絢爛奪目，雙扉虛掩，門外有垂楊一株，絲絲柳條如籠輕烟，映得屋宇盡綠。清風吹來，胸襟一清。許靖暗暗稱讚好一個隱士之家！這位柳隱英住在這裏，胸懷當然不俗的了。柳隱英走到門前，伸手把門一推，雙扉已開。他把手一擺，請許靖進去。許靖隨着他步至庭中，都種着花卉，正中一排三開間的平屋，紙窗蘆簾，樸而不華，清而不俗。早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嫗從中間屋子裏走到階沿上，見了許靖，便向柳隱英問道：「英兒，這位客人從那裏來的？你怎樣和他相識？」柳隱英立定脚步答道：「我出外去走走，在峻猊嶺下恰巧遇見這位許君和一狼相鬪。我助了一鏢，把狼打死。問訊之後，始知這位許君是從河南到此探親不遇，無處寄宿。我想客地的人舉目無親，多麼可憐，與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所以邀他到此留住數天，等他探明白了再說，姑母也要嫌我多事嗎？」許靖也向老嫗拱手道：「遊子他鄉，無枝可依，難得柳兄不棄，許以下榻，雲天高誼，銘感肺腑，尚乞老太太俯允，不勝幸甚。」那老

姬總許靖吐語溫文，舉止安詳，確乎是個濁世佳公子，遂點點頭道：「瞧這位許公子也是個誠實君子，不嫌此地骯髒，就請在舍間小住數天也好。我這位姪兒，天性好客，又喜活潑，在此山中正苦缺少良伴，許公子來得正好。」一邊說，一邊儘對許靖上下相視。許靖道：「那麼多謝大德了。」老姬又對柳隱英說道：「英兒你陪着許公子到書室裏去坐吧。柳隱英答應一聲，遂一抬手請許靖走到左面一間室中去坐。室中陳設甚是雅潔，有一座書架，架上琳琅滿目，都是些書籍。左壁上懸一幅達摩老祖佛像圖，又懸着一柄寶劍，綠鯊魚皮鞘，垂着杏黃色的流蘇。沿窗安放着一張書桌。柳隱英和許靖對面而坐。有一個小婢奉上香茗。柳隱英又對許靖說道：「我姑父姓鄭，名安國，是個精讀周易的老師宿儒。他起初也在東林黨中，被魏閻株治誣陷，幾乎喪失了性命。幸虧見機早走，但所有的家產在天津保定一帶的，都被魏閻沒收了。我姑父灰心世事，遂到這裏山中來隱居，牽茅補屋，自己蓋造起這座屋宇，開闢出這個庭院。但是山中野獸眾多，常要害人。幸我姑父也學得拳術，有些防身本領，所以他和姑母等住在這鳳嶺上，倒也平安無恙。小弟是去年仲春投奔到這裏來的，恰逢我姑父身患重病，醫藥無效，撒手長逝。他在彌留之際，曾叫我好好陪伴姑母，住在此間，不要出去，因他也知道天下不久大亂，中原人民要大受一番刀兵之劫呢。小弟身世飄零，奔走天涯，也有些厭倦，所以就住在此間，侍奉姑母天年。可是山中岑寂，常苦沒有契合的伴侶，而一腔雄心未曾消滅，也想爲國家出些力，戡定禍亂，不負天生我才之意。」柳隱英說到這裏，許靖不住的點頭，說道：「英雄所見正同。小弟也想乘此亂世立些功名。我朝太祖不也是乘時崛起，有許多俊傑之士，風虎雲龍，相助他奠定四海的嗎？我們也要拯救斯民於水火，

留芳名於竹帛纔好。柳兄說身世飄零，弟有同感，不知柳兄可能見告一二嗎？」柳隱英嘆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話長，好在許君要在此處勾留數天，待我緩緩再告吧。許靖也不敢勉強他。又稱道柳隱英的鏢法精良，抒其欽佩之忱。柳隱英道：「如小弟這般人又何足道？現在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將軍駐節於此，他纔可稱得當世英雄。在他麾下能人很多，自他來後地方上盜匪斂跡，閭閻安謐，遠近嚮馬土匪誰敢來騷擾一草一木？人民歌頌其德，口碑載道，這樣的將軍方使人佩服傾倒。聽說陝西那邊流寇十分猖獗，說不定要來侵犯。小弟看代州地方難免有一番干戈呢。許君英才絕人，何不投身周將軍麾下，爲國戮力，建立功名。他那裏正在延攬人才，諒不會拒絕的。許靖聽柳隱英這樣說，他心裏暗想我自己正是從周將軍麾下走出的，他怎知我有說不出的苦衷呢？遂笑了一笑道：「柳兄說得不錯。小弟自想乘時建功，稍緩些日待小弟與柳兄一同去謁見周將軍何如？以弟菲才尚且不肯埋沒，何況柳兄少年英俊，武藝高強，爲什麼隱避不出，如珠玉埋在大澤，杞梓藏於深山呢？」柳隱英微笑道：「承許君這樣鼓勵我，感謝得很。可是我這個人疏散得很，不願意受人的拘束，因此未曾從戎。雖然愛國之心，未嘗後人，如有機會時，當然也願爲國家出力的。」二人正談得酣暢，柳隱英的姑母鄭老太太走近書房門，說道：「客人遠來，此時諒還未用過午膳，我已特地燒熟些麵和餛飩，請許公子隨便用一些吧。」許靖聽了，連忙站起身來道：「啊呀呀，有勞老太太了。」柳隱英道：「理當如此，請不要客氣。」遂陪許靖走至外邊客堂裏去，因爲柳隱英自己早已吃過，所以讓許靖一人獨吃。許靖吃畢，向二人道謝。柳隱英又陪着許靖在嶺下閒步觀賞風景。許靖覺得柳隱英談吐既很充爽，又有些嫵媚氣，使人如飲醇醴，以爲他

真是一個王謝子弟，瀟灑出塵，在此亂世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心裏已有數分傾倒，也打疊起精神，把胸中的抱負吐露出來。山上泉水很清，嶺崖間有瀑布如倒懸珠簾流在石上，發出鼓金戛玉的聲音，這又是威風山上的勝跡。日落時二人回歸廬舍。柳隱英的姑母已煮好幾樣菜，爲客佐餐。天黑時，小婢掌上燈來，二人便在書室中對坐飲酒。桌上放著菜肴，有鷄有肉。許靖瞧著，對柳隱英說道：「遊子他鄉，得借一椽以蔽風雨，已是萬幸。乃蒙主人好客，殺鷄作黍，如此殷勤，何以克當？」柳隱英道：「山肴野蔌，無以娛容，請許君喝兩杯白酒而已。」一邊說，一邊代許靖斟酒。許靖托著酒杯，謝了一聲，把一杯酒一飲而盡。道：「有酒有肴，不可多得，只是做客的太叨擾了。」見柳隱英杯中酒少，就提起酒壺代他斟滿了，說道：「請柳兄也乾一杯吧。」柳隱英微笑道：「小弟是不勝蕉葉，量小得很，喝半杯吧。」說罷舉起酒杯湊至唇邊，喝了一半，又拿過酒壺代許靖斟個滿。許靖又喝了一個罄淨。許靖是能飲的，柳隱英却不會喝的，被許靖屢次相勸，喝了一杯多，兩頰已是酡然，在燈光下紅噴噴地如同蘋果一般，越見嫵媚。許靖瞧著，暗想孟子說的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柳隱英雖是個男子，而容貌秀麗，如同女子一樣。我和李信在故鄉杞縣，可稱得美男子，現在若和柳隱英相較，又不免珠玉在前，自慚形穢了。柳隱英見許靖對他細瞧，笑了一笑道：「小弟是不會喝酒的，請許君多喝些吧。」這時許靖的赤鳳寶劍已卸在一旁，柳隱英忽然一眼瞧見，對便許靖說道：「方纔我瞧許君所用的寶劍，不是平常之物，可否賞賜一觀？」許靖連忙去取過來，雙手奉上，說道：「此物也平常得很，尚乞勿笑。」柳隱英接過，瞧的抽出鞘子來，寒光一道，森森四壁。劍光一閃一動，猶如紫電。柳隱英摩挲一下，嘖嘖稱讚道：「好劍好劍，是不是祖傳的？」



「許靖便將自己在鄉間如何發見劍氣，在河中掘得的經過，約略告訴一遍。柳隱英道：「如此說來，這劍仍插入鞘還與許靖。許靖指着壁上的寶劍問道：「柳兄的鏢法方纔已見過，柳兄的劍術必然非常高明。壁上龍泉可就是柳兄所用的嗎？可能賜予一觀？」柳隱英點點頭，立起身來，向壁上去取下那柄寶劍遞與許靖手中。許靖早把自己的寶劍放過一邊，抽出柳隱英的寶劍一看，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果然異常犀利，比較自己的赤鳳寶劍略短二三寸，劍柄上鐫着「白龍」兩字，也就誇讚道：「這劍好得多了，柳兄想必常用的。」柳隱英笑道：「自小弟來此年餘，這劍却跟着我蟄居山中，並無用處。許君也要笑小弟辜負寶劍嗎？此劍名喚白龍，是從一個劇盜手裏奪來的，此中尚有一頁流血的戰史呢。許靖道：「此劍若落在盜手，譬如明珠投暗，未免可惜。今入柳兄手中，真是得其所哉。」一邊說，一邊也將白龍劍遞與柳隱英。柳隱英接在手裏，剛要掛向壁上去。許靖有心要看看柳隱英的劍術，遂對柳隱英說道：「柳兄的劍術一定大有可觀。小弟不揣冒昧，欲請柳兄一舞。」柳隱英聽了這話，並不推辭，帶笑說道：「小弟敢不遵命。但請許君也要一舞。」許靖笑道：「小弟的劍術是麤疏得極，不堪寓目的，還請柳兄指教。」柳隱英微笑道：「不要客氣。」於是二人各拿着寶劍走到外邊庭中，恰巧一彎新月業已東上，照得半個庭院光明如晝。柳隱英的姑母聽得聲音，走出來問道：「英兒你不陪客在裏面飲酒，却拿着劍來庭院中做什麼？」柳隱英答道：「姑母，這位許君能舞劍，所以姪兒和他舞一回玩玩。」柳隱英的姑母笑道：「英兒如此高興，要和客人舞劍了，真不脫孩子氣！」又對許靖說道：「許公子，我姪兒雅

氣太重，請你不要見笑。」許靖道：「柳兄天真爛漫，最是使人敬愛的。」柳隱英把長衣前後拽起，向許靖帶笑說道：「許靖是客，小弟是主，禮當讓許君先舞。」許靖點點頭道：「好戲在後，技劣的先來，待我先獻醜一下，尚請柳兄指教。」他因柳隱英沒脫長衣，柳隱英的姑母又在一邊，自己也就不便脫下，祇把衣角向腰帶前後束起，從劍鞘裏拔出赤鳳寶劍，走至庭院中心，又對柳隱英說道：「放肆了。」徐徐舞將起來，前後左右，上下進退，都很合節。許靖今夕是盡其所能，一顯其技。他祇恨自己的劍術平常，沒有驚人之處，不能與人爭勝。所以舞了一路梅花劍，立即停止，又向柳隱英帶笑說道：「黔驢之技，止乎此矣，請柳兄勿笑。」柳隱英看了許靖的舞劍，微笑道：「如此已不容易，但欲臻上乘，却還須用心習練。」許靖道：「苦無名人傳授，故步自封，毫無進步。今遇柳兄，還請不吝指教。」小弟舞畢，願一觀柳兄高深的劍術，藉窺門徑。」柳隱英遂把劍一擺道：「待我也來獻醜一回吧。」於是他就把白龍劍向上一送，使個白鶴冲天式，颼颼地霍霍地漸舞漸緊，如兔起鶻落，如鳳翥龍翔，五花八門，劍氣奪目。許靖不由鼓掌叫好。柳隱英的姑母笑着說道：「今晚英兒却這般高興，舞了一回已夠了，快快歇手，陪許公子用飯去罷。」柳隱英羞地收住寶劍，帶笑站在許靖面前，說道：「薄技不堪寓目，得勿貽嘉賓之譏？」許靖道：「似柳兄這般高明的劍術，還要如此謙卑，更使小弟汗顏了。」二人遂回至客室，將劍放下，重返原座，彼此各斟滿了一杯。小婢早托上一盤熟鷄來。柳隱英又陪着許靖喝了一杯。許靖道：「柳兄劍術舉世無雙，小弟無任傾倒，可否請柳兄將身世告訴小弟知道，必有可驚可喜之處。」柳隱英搖搖頭道：「過去的事，提起了使人難過，不堪為外人道。且待以後再行奉告。總之我是一個畸零的人，飄泊天涯，祇有這

裏的姑母是最親近的感眷了。許君且多喝幾杯酒吧。」許靖見柳隱英一再不肯直說，料想他有不可告人之隱，不敢固請，且舉杯喝了一杯，又把酒斟上。又見柳隱英把一手支着頤，對着燈光，似在迴溯往事。便拿起酒杯，說聲請。柳隱英忙把支頤的一手放下，摸着酒杯說道：「許君我早已說過酒量很淺的，再喝時要大醉了。許君洪量，不妨自喝幾杯。」許靖道：「小弟也喝夠了。叨擾佳肴，我們吃飯吧。」遂又乾了一杯。柳隱英也不再勸飲，使命小婢盛上兩碗大米飯，對許靖帶笑說道：「江南地方常吃米，自到北方難得吃這大米。今晚姑母因為遠客來此，所以特地煮這米，請許君多用一碗。」許靖道：「多謝令姑母的感情，敢不多盡一碗。今夕這一餐，可謂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了。」遂吃了三碗大米飯，方纔舉起筷子來，向碗上一擱，表示謝意。小婢過來撤去殘餚，又淪上香茗，二人又坐着閒談。許靖却把自己自杞縣和張蒼虬李信陳飛等如何相識，義結金蘭，以及張陳二人至山海關投軍，李信爲青石山上紅娘子所擒之事，歷歷奉告。祇將自己來此投奔王永泰的事瞞過不提。聽得柳隱英眉飛色舞，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豪傑相逢，更是平生快事。可惜小弟沒有遇見張蒼虬等諸君。」許靖道：「他日如有機會，當代紹介。小弟與柳兄邂逅，也是非常巧極的事，如承柳兄不棄，小弟也願與柳兄一結八拜之交。」柳隱英笑道：「承許君推重，小弟也有此心。我們也不必拜祭神祇，彼此一言，即可爲定。許君今年幾何？」許靖道：「小弟先要請問柳兄的年齡，大約柳兄的年紀輕些吧。」柳隱英笑了一笑道：「小弟今年十九歲。」許靖道：「那麼小弟叨長二歲。」柳隱英道：「既然許君年長，自然許君爲兄，小弟爲弟，以後兄弟稱呼，切勿客氣。」許靖道：「如此我却忝長了，馬齒徒加，學術荒疎，文不能致治，武不能戡亂，慚愧得

很。柳隱英道：「小弟看哥哥英爽不同凡俗，將來必非久居人下的，祇望哥哥努力罷了。」許靖道：「承賢弟謬許，愚兄敢不益發自勉，苟富貴，毋相忘。」二人談得時候很久，已近夜半。柳隱英姑母在外邊喚道：「客人遠道前來，你理該讓他早些安眠歇息，有話明天再講吧。」柳隱英給他姑母幾句話提醒，遂立起身來說道：「哥哥請安睡，我們明日再行暢談。這裏書室後有一小小臥房，作為客室，請哥哥將就睡下吧。」許靖道：「甚感雅意。」於是柳隱英點了燭台，引導許靖走到裏間去，果然很是狹小，炕上已安放著許靖的行李，早已代他安排好了。室後又有一扇小門，是通到背後廚下去的，此時門已闔上了。許靖瞧着說道：「很好，室不在大，有炕便足安眠，多謝多謝。」柳隱英將燭台放在炕邊一張小几上，說道：「自己弟兄不必再說客氣話了。明天再會吧。」說畢，回身走出房去。許靖今天無意中遇到了新知，談吐甚是投合，引以為慰。且覺得柳隱英鏢法既精，劍術又高，可稱絕技，自己那裏及得到他呢？這種朋友，可謂榮幸。所以睡至炕上，再不想起王家被逐的恥辱，而覺得夢魂甜適。一覺醒來，已是天明。起身後，小婢端過臉水來，許靖洗臉，漱口，櫛髮，一一已畢，整了衣冠，走到外邊來。柳隱英已在外邊坐候，同用早餐。這天許靖和柳隱英上午坐談，下午又到嶺上去散步而歸。柳隱英的姑母也是好客情重，大碗酒大塊肉的請許靖吃喝。一住數天，感情甚是融洽。許靖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他想早些前去王家按照預定的計劃行事，使王永泰明白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然後自己再可出面，索性介紹柳隱英至周遇吉將軍麾下，一同効力。所以到了第四天的下午，他乘柳隱英不在身邊時，一人獨坐書室中，仰首瞧着承塵，思想多時，不由口裏嘆道：「我準這樣做吧，受人之冤，不可不白，也為他老人家預除禍種，不管他

老人家氣惱不氣惱了。他正在太息，柳隱英已翩然而入，帶笑問道：「靖哥爲何如此深思？可有什麼難解決的事情嗎？」許靖不欲直告，遂答道：「我想天下紛亂，內憂外患同時而起，張蒼虬等不知可在塞外立功？聞得流寇有窺伺晉省的企圖，意欲進犯京畿，其志不小，斷不可視爲弄兵潢池而忽之。現恨一般統兵的都非干城之選，庸懦無能，忽剿忽撫，游移莫定，以致寇燄日張，蔓草難圖，將來不知如何收拾呢？」柳隱英道：「尸位素餐的真是可殺。弟聞當今皇上是個賢明之主，祇惜輔弼無人，國事日壞，他日若有機會，弟當與靖哥揮三尺龍泉，掃除這些妖魔。」許靖聽柳隱英說得如此熱烈，而又眉峯倒豎，義形於色，遂說道：「我當隨賢弟驥尾，同去烈烈轟轟地幹一番，庶不負男兒七尺之軀。」柳隱英聽了這話，又笑了一笑道：「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世間有許多男兒往往偷生怕死，反不如夫人城娘子軍，也能捍衛國家呢。」許靖聽了這話不由一怔。柳隱英接下去說道：「小弟希望我等能夠執干戈以衛社稷，爲國增榮，一雪泄泄沓沓之恥。」許靖笑道：「賢弟說得好爽快，稍緩數日我和你去見周遇吉將軍，好在他麾下效力。」柳隱英道：「我有一個脾氣，就是不喜歡去求見人家。至於功名不在心上，祇想隨心所欲，要留則留，要去則去，所以不願意隸人部下，受人拘束的，否則我也何至隱居於此，落落寡合呢？」許靖點點頭道：「這就是賢弟的志氣高尚，淡泊爲懷，又是與衆不同的了。」晚餐後，許靖對柳隱英說道：「今晚愚兄要想早些睡眠，明日也許要告辭下嶺，去城中走一遭呢。」柳隱英聞言，便道：「那麼靖哥早睡吧。我們有話明天再談。」於是柳隱英自回房去。他是和他姑母住在一室的。許靖等柳隱英退去後，他坐了一刻功夫，閉目養神。聽聽外邊已沒聲音了，連忙立起身脫下外衣，把赤鳳劍

措在背上腰裏，又帶上百練索，熄了燭火，輕輕地躡足走出臥室。把門掩上，又暗暗開了書室裏的一扇窗，跳到外面庭中，仍將那窗閉上。且喜牆垣甚低，許靖早已一躍上牆，跳落門外。星光煜煜，四顧無人，遂放開脚步，走下鳳凰嶺去。他防備着狼，幸喜沒有遇見，又忽忽走過狻猊嶺，離了威鳳山，向代州城飛步行去。

## 第十章 公孫劍器初第一

這天正是初一的晚上，王永泰獨坐一室，焚香誦經以後，正要睡眠，心神忽然有些不安，所以坐着轉念。近數日他因聽了何姬片面之言，攆走了許靖，心中也有些自悔孟浪。想許靖平日的行爲，甚是狷潔，何至於一到我家來，做了入幕之賓，便起偷香之念呢？何姬這小妮子，倚着我的寵愛，撒嬌撒癡，常有許多話在我耳邊絮聒，自己有時雖不欲輕信伊，而因伊巧言如簧，使人不能不信。此次對於許靖之事，我沒有細加考慮，竟不容他說話，而強迫他出去。究竟我是聽的一面之言，也許此事爲莫須有，是何姬做成的冤獄；也許其中別有曲折。近來何姬濃裝豔抹，搔首弄姿，對於我頗有意不專屬。我因修佛之故，也時時曠棄伊，伊到底是年紀太輕，恐不能副合我心啊。如今許靖業已他去，我也無處找他，這是我的疏忽。昨日周將軍曾向我問起他來，我也無詞以答，祇好說他生病未愈，以後怎樣掩蓋我這一時的謊言呢？王永泰越想越覺懊悔，因此他盤膝而坐，閉目而思，一時尚不能安寢。室中孤燈熒熒，照着壁上的佛像，甚爲岑寂，但他又那裏知道在自己的臥閣裏，那個狼子野心的桑一清，又已躡手躡足的走了進去，叫

一聲妙姊。那何姬正等候他進來。天色方熱，兩人都穿着單衣，何姬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緊瞧着桑一清，彼此笑了一笑，撲抱着同入羅幃。桌上的燈光，照見羅帳裏一雙人影，他們背着王永泰，正在發洩他們的慾望，却不防窗外正有一個黑影悄悄地立着，兩只眼光湊在紙窗上面一個戳穿的小孔裏，儘向裏面注視。瞧見了帳中人影，他早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立刻就要進去懲戒這一雙不知廉恥的狗男女。這黑影是誰呢？當然不問而知是許靖來了。許靖剛伸手去抽取他背上的寶劍時，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在他的背上祇剩一個空空的劍鞘，自己生平珍愛的赤鳳寶劍忽然不翼而飛了！他定着心神一想，自己在柳家出來時，明明將這寶劍插在背上的，怎麼到了這裏忽地不見呢？莫不是鬼摸頭嗎？自己平素不信鬼神的，即有鬼物也不敢向我許靖來挪揄。也許給他人乘我不覺時偷取去了。然而自己一路前來，鬼不知神不覺的，並沒給人家窺見，那人在什麼時候把赤鳳劍取去的呢？若果是的，那人的本領又是不小，遠出在我之上了。但是此間除了王永泰，並無他人擅長武藝，那麼這件事大足驚異了。這柄赤鳳寶劍是自己心愛之物，得來煞非容易，現在忽然無緣無故的失去，況且又是一剎那間的事，豈可不查個水落石出，以冀珠還合浦呢？於是他丟下室裏的奸夫淫婦，要去找尋竊他寶劍的人。好在他們好夢方酣，不到天曙決不會分開的，讓他們去貪片刻之歡罷。立即返身，飛上屋頂，向四處張望，只因在月黑之夜，自己夜眼的功夫尚淺，望到遠處去不甚清楚。似乎遠遠地在前面有個黑影一閃，他連忙追過去。只見那黑影飛也似的向後面奔跑，他心裏暗想果然有了外邊人了，我的赤鳳寶劍，一定是被那人竊去的，遂加緊脚步追去。那黑影祇向後邊跑，一會兒已至屋後外牆，飄身落下。許靖一想，被他逃

走了，如何肯捨棄呢？跟着跳下，但是等他跳到地下時，却又不見了他追蹤的黑影。再向前走了數步，深巷寂寂，杳無人影，間有一二犬吠聲，淒厲如豹。許靖立定了脚步，心中異常納悶，自己怪自己太疏忽，一些怎麼人家從他的背上竊取寶劍，竟會絲毫沒有覺得呢？這豈非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那黑影也不知到那裏去了，可見那人的本領比我高強數倍，即使被我追及，我如何能夠向他索還寶劍呢？他若不肯還我的，又何必竊取？總而言之，自己太沒有功夫，慚愧之至。那麼我回轉威鳳山去嗎？但也自己交代不過了。此來的目的是什麼？無非是想揭穿那姦夫淫婦的黑幕，一則使王永泰知道這事的真相，不要放鬆了家賊，而疑心了好人。二則乘此機會爲王永泰消除後患，所以特地揀準了日期而來的。難得那一對狗男女已在幽會，正好把他們雙雙擒住。至於這個岔兒是再也想不到的。我既然一時不能取還寶劍，那一雙狗男女却萬萬不可輕易放過。雖然手中沒有兵器，却憑自己的一雙拳頭，也儘夠對付得下了。這樣一想，許靖立即回身，重又躍上牆垣，躡足潛蹤的走至何姬樓房前面，而窗中偷眼張望，桑一清和何姬正在羅帳裏，淫聲浪啼，尋那陽台之樂。許靖怒上加怒，氣上加氣，伸手將左首第一扇窗用力一推，那窗格勒一聲響，已倒向一邊，許靖一個箭步跳進房去。桑一清在帳內忽聽窗響，探首帳外，瞧見了許靖，怒容滿面，直挺挺的立在帳前，他不由喊聲啊啣縮進帳中去。許靖喝一聲「狗賊！你色胆如天，敢瞞着老人家幹這禽獸勾當，還有人性嗎？」桑一清知不是路道，來不及穿衣，搶了一條褲子，赤條條跳出帳來，要想逃走。却被許靖一抬腿，把他踢了一個筋斗，跌倒在地。許靖過去，將他一脚踏住，冷笑一聲道：「今夜你的末日到了！」從他身上搶過一條褲帶，一拉兩段，便將他的手足縛住。桑一清口裏却在



哀求道：「許爺，我和你往日並無什麼仇隙，請你饒了我吧。千萬別給他老人家知道，否則我和表姊的兩條性命都保不住了，你放過了我們，是陰功積德的大善事，我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德，當香花供奉你的長生牌位，再生之日，都是你許爺賜的。你有缺乏時，我表姊自有孝敬你金銀珠寶，只要今宵你饒了我們。」許靖不理會他，一手掀起帳門，只見那何姬赤身把一條大布巾掩蔽了下身，在床上沒躲避處。許靖又喝罵一聲賤人，把伊高高提起，擲於床前說道：「你這賤人生就的淫性，起初一再來引誘我，那裏知道我許靖是個義重如山的大丈夫，豈肯和你這淫婦勾搭？及至我峻拒以後，你銜恨於我，便在我的伯父面前誣織我，含血噴人，其心可誅。我伯父一時昏瞶，聽信了你的巧言，把我逐走。試想我這口冤氣豈能忍受下去的呢？我早已知道你們這一對狗男女，做的壞事，所以今夜趕來，把你們雙雙捉住，交與我的伯父發落，也使他知道我許靖是個何如人，他家中的醜事理該揭穿而了決的。」許靖說這話時，聲容嚴肅。何姬嚇得面如土色，硬着頭皮，向許靖哀求道：「許公子，這都是我的不是。你是寬宏大量的人，千萬求你饒恕我這一次。你若把我們去交給你的世伯，我們還有命嗎？許公子，你若饒了我們，一輩子不忘你的大德。」何姬嬌啼宛轉的哀求許靖，滿面眼淚，狀若可憐，真是梨花一枝春帶雨。許靖却哈哈笑道：「你這淫婦，我斷乎饒你不得。究竟你來引誘我，還是我來挑逗你，在我的伯父面前不可不辨個清楚。今夜捉住你們這一雙野鴛鴦，看你還有什麼花言巧語去圖賴？」遂又把何姬用帶子縛了，和桑一清連結着，剛想要下樓去請王永泰來對證一切，以明自己不白之冤。忽聽樓下有王永泰的咳嗽聲音，跟着樓梯上脚步声。許靖心裏不覺有些奇異，暗想王永泰平日在這時候早已睡眠，一切

事情都不管了，何以半夜三更他老人家會突如其來的？難道這姦夫淫婦的事情他已知道嗎？一看房門已關上，連忙過去一開房門，王永泰步入閨闈。許靖恭敬敬地站在一邊，叫一聲伯父。王永泰一眼瞧見許靖，點點頭道：「賢姪你來得正好。」又指着地上縛着的何姬和桑一清說道：「有勞賢姪代我捉住這一對狗男女。」許靖聽王永泰這樣說，又是一怔自己祕密到此揭破姦情，怎麼他老人家早已知道我到此呢？奇奇奇！只得又手說道：「小姪此舉自知太覺孟浪，未曾稟明伯父而後行事，務請您老人家原諒。只因小姪前番受了不白之冤，自度沒有機會在伯父面前分辯，而他們兩人的曖昧情事，小姪早已看在眼里，所以今夜前來，特地將他們雙擒住，然後到伯父面前請罪，兼稟緣由；一則使伯父明白小姪的冤枉，二則也爲伯父消除未來的隱憂。伯父是明達的，諒必能夠曲諒小姪吧。」王永泰聽了，點點頭，走至二人面前，瞧見二人這種齷齪穢瑣的情狀，不由氣往上衝，鬚鬚倒豎，喝一聲「賤人！你做得好事！顛倒在我面前造作謔語，誣蔑好人，離開我和許賢姪，使我負失察之咎。今日你們這一雙狗男女，有何面目見我？」許靖在旁也對何姬道：「凡事是非曲直，自有水落石出之日。你現在可向我伯父說個明白，究竟我來調戲你，還是你來勾引我？我許靖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兒，誰肯和你這樣做出禽獸的勾當？」王永泰也把脚一蹬，從他衣襟裏的抽出一柄光亮犀利的匕首來，指着何姬，厲聲說道：「賤人快快招來！今番還能狡辯嗎？」何姬流着眼淚說道：「這件事實在是我做錯的，因我誘引許公子不成，恐他要在你面前說破我的不是，所以那天晚上在你面前造事生非，故意誣陷他的，實是我一念之錯，自知不配做你老爺的姬妾，拜求老爺顧及前數年恩愛之情，饒恕我這條狗命，放我回去吧，我

當終身不忘你的大德。遂將自己如何誘引許靖，以及故留手帕的事，告訴一遍。王永泰咬着牙齒說道：「若不是今宵有賢姪揭穿你們的秘密，我不是至今還蒙在鼓裏嗎？唉！中篝之醜，雖爲人道，我王永泰的老臉全被你們丟盡了。又對桑一清罵一聲：『狗賊！我待你不薄，却不料你人面獸心，忘恩負義，和這淫娃勾搭，你的肉還足食嗎？你又有何說？』桑一清哭喪着臉，一聲也不響。王永泰便對許靖說道：「如今我都明白了，這妖姬生性淫蕩，不安於室，我不該娶伊入門的。更有這姓桑的賊子，我也不該留他在家中住，讓他們幹出這禽獸的勾當，人家不要背地裏罵我老糊塗嗎？對於賢姪也是非常抱歉的，我一時錯信了賤人之言，以至把好人認作歹人，虧得賢姪來此，代我捉住了這一雙狗男女，我萬萬饒他不得。賢姪你說我應當把他們怎樣處置？」許靖冷笑一聲道：「留着他們也沒有什麼意思，悉憑世伯父怎樣辦便了。小姪只求前次受的冤枉得以大白。」王永泰道：「好，我一定不留這二人在世上出醜，他們既然相好，讓他們到除曹去同居吧。現在姑且讓他們多活片時，慢慢兒處置他們。只是我還有一件事，要問賢姪，就是賢姪此來雖然很爽快地代我捉住這一雙狗男女，只不知賢姪可曾失掉什麼寶貴東西？」許靖被王永泰這一句話提醒了，又想起他背上的寶劍，心裏不由一怔。自己的赤鳳劍被人家竊去，這個事情王永泰怎會知道？奇了！奇了！莫非就是他老人家故意來和我遊戲三昧的嗎？但也不盡然的；一則他老人家決不會預知我到這裏而向我戲弄的，二則那何姬與桑一清勾搭的事情，他老人家也是今夜方纔知道，否則何不直入自己樓房，收拾那姦夫淫婦呢？許靖雙目直瞪，呆呆地想，猜不出什麼道理來。王永泰忍不住又向他說道：「賢姪的赤鳳寶劍是不是已被人家竊去了嗎？」許靖

此時祇得說道：「是的，這事說也奇怪，小姪背上的赤鳳劍忽然會被人竊去，小姪追趕不上，慚愧得很。但伯父怎樣先知得呢？小姪迷迷糊糊的，不明真相，世伯父倘然知道，還請明以告我。還有我不能明白的，就是世伯既然沒有知道姦夫淫婦穢亂閨房之事，今夜又是伯父守戒之夕，此時怎會自己走上樓來？想不是偶然的事吧？也請伯父見示。」王永泰笑了一笑道：「不錯，當然不是偶然之事。賢姪你在此地收拾這一雙狗男女，却不知道我家今夜的事情鬧得很大很多呢？不要說你不明白，老夫起先也是如墮五里霧中。賢姪若要完璧歸趙，不妨請先隨我下樓去見見一個人，不知可與相識？」許靖聽了王永泰這幾句話，更不明白，料想其中的經過，迷離撲朔，一定是不平凡的，自己不如隨他去見見那人是誰，也許就是竊我赤鳳寶劍的人呢。那人本領不小，我和他結識也好。遂點點頭道：「小姪渴欲得還寶劍，願跟伯父去一見其人。」王永泰遂又對橫在樓板上的二人說道：「姑且讓你們暫活片時，看我再來細細收拾你們。」於是他就引導許靖下樓。祇見樓下各處燈火俱明，家人都起。許靖隨王永泰走至書室，見室中隱約坐着一個人，背轉着臉。許靖一瞧着便有些疑惑，及至踏進書室，那人回過臉來，許靖幾乎疑心是夢幻，一時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由失聲而呼道：「怎麼賢弟也在這裏？倒教愚兄難以明白了。」原來室中坐着的那個人正是威鳳山中結義弟兄柳隱英，這豈非完全出於許靖意料之外嗎？柳隱英也已立起身來，笑嘻嘻的說道：「靖哥，你好辛苦！你失去的寶劍，小弟敬以奉還。」說罷這話，便從他身旁椅子上取過赤鳳寶劍，雙手獻上。許靖一邊接過寶劍，看了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寶劍，且把它插入劍鞘。心中方纔醒悟，一邊向柳隱英謝道：「多謝賢弟賜還失物，但不知此劍是否為賢弟

取去，故意向愚兄戲弄？又我到這裏來，事前沒有和賢弟說明，區區苦衷，當避亮察。而賢弟又怎樣同時趕到這裏？又何以反會先和我伯父見面？其中經過，賢弟可能告知？」王永泰帶笑說道：「這件事老夫也不甚明白，賢姪且和柳君坐談，老夫當洗耳恭聽。於是柳隱英和許靖各人坐下，王永泰也在一旁陪坐。柳隱英笑了一笑說道：「今日小弟曾於無意中竊聽得靖哥在書室中自嘆自語，雖然不明白其中事故，而知你必有一件心事急於辨去，遂於夜間注意靖哥的舉動。在你室後有一扇門是通廚房的小弟就在那邊竊視，果然見你悄悄出外，要下山去走一遭了。小弟生性好奇，喜管閒事，所以立即帶了我的白龍寶劍，緊緊跟在你的後面，一路下山：你扒進城牆，我也照樣扒進。你到這裏老英雄的府上時，越牆而入，我也越牆而入，直跟你立在樓窗之前向內窺探。」柳隱英說到這裏，許靖把手拍着自己的膝蓋說道：「賢弟的飛行功夫比我高出數倍，否則一路跟在我後，我怎麼一些不知道呢？慚愧之至。」王永泰也點點頭，撫着鬚鬚微笑。柳隱英又接着說道：「那時小弟年輕好弄，忽想和靖哥遊戲一番，試你覺察不覺察，遂輕輕跳至你的身後，乘機抽去你背上的赤鳳寶劍。後來你覺察了，向我追來，我便引你到後邊去，要想問你一個究竟，却不料在那時候，我眼角上瞥見東邊有一條黑影，竄進牆裏去，頓使我又起了好奇之心，不及和你說明，立即丟了你，隨着那黑影重又掩入。只見那黑影東張西望的是在探察路徑，我跟他走。他正如靖哥一樣，並未覺察後邊有人，走至一個庭心前，飄身而下，我立在屋上，默覘動靜。見下面廂房裏有燈光透出，知道裏面有人。那黑影在窗前窺探了一回，立刻從他腰際拔出一柄朴刀來，似乎要入內動手的樣子。我料他是一個刺客到此來下毒手的。漆巧身邊帶得鏢囊，遂

掏出一支響鏢來，乘他沒有防備的當兒，向他下部發了一鏢，正中他的大腿，他遂喊了一聲啊呀，立刻栽倒在地。我跟着跳下去時，王老英雄已從室內聞聲躍出了。柳隱英說至這裏，王永泰點頭說道：「方纔老夫正在坐禪，尚未安寢，雙目入定，意念紛擾，我也不知是何緣因，忽聞窗外有聲，我心裏一動，立即取了匕首，跳出房門去。見地下擗倒了一個人，對面又站着這位柳君。我不明真相，便向柳君詢問。誰知柳君也不認識此人。他告訴我隨一個朋友至此，恰見此人像是刺客，所以發鏢打倒的。我遂謝了柳君相助之恩，尚未叩問姓名，先向那地上的刺客盤問。」許靖道：「奇了，伯父一向待人很好，無怨無仇，那裏來的刺客呢？」王永泰道：「那刺客倒也老實招認，原來他是闖賊李自成遣來的。李自成出了潼關，正向晉省進擾，因聞這裏周遇吉將軍秣馬厲兵，準備迎頭攻擊，代州一隅未可驟下，所以李自成聽了他手下軍師的陰謀，特遣武士三人到代州來行刺周將軍與老夫。天佑老夫未遭暗算，也未嘗不是柳君之力呢。」許靖聽了，不由一驚道：「那刺客是李闖遣來的嗎？那麼還有兩人呢？」王永泰道：「據那刺客說：還有兩個分道往周將軍行轅內去行刺了。」許靖道：「周將軍吉凶如何？這也很令人擔憂。」王永泰道：「老夫剛纔聞得這消息，已差家丁趕往周將軍衙內去探問了。但我知道周將軍近來戒備甚嚴，護衛雲從，賊子決不得逞。」許靖道：「但願如此。現在那刺客在何處？」王永泰道：「我已將那麻縛住，交給家丁看管，待明天再解至周將軍衙內去審問口供。」許靖又問道：「柳賢弟和世伯素不相識的，你們如何交談呢？」柳隱英道：「只因我們審問刺客口供之時，那刺客供出王老英雄的大名，小弟是久慕荆州的，便向王老英雄致敬。王老英雄又問我來此的原因，小弟據實而告。王老英雄使十分

驚奇，告訴我說靖哥便是他的世姪，而從這裏負氣離去。他聽我說你曾到此，所以他就到後面樓上來一看究竟，而教小弟在此等候了。」許靖聽了二人之言，這一幕撲朔迷離的奇怪經過，方纔明白。王永泰也嘆道：「中篝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這都是老夫一念之錯，納了那賤人爲小星，以致有今日的孽障，險些兒誤怪好人。賢姪是有志的少年，無怪必要求來代我揭破這秘密，而洗刷一個清楚了。好，你們二位都是少年傑出之士，後生可畏。老夫老矣，未嘗不有厚望於你們二位身上。且喜許賢姪能夠結識這位柳君，法眼不虛，柳君藝高心細，劍術精妙，可稱公孫劍器初第一了！待我也來介紹與周將軍，一同爲國戮力吧。」柳隱英欠身謝道：「承王老英雄謬讚，小子倘有機緣，定當追隨鞭鐙。但願老英雄爲國干城，建立奇績。」王永泰捋鬚，笑了一笑道：「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老夫雖不敢望廉將軍馬伏波於前，但是闖賊若來，老夫亦必竭我駑鈍，誓與周旋，不使賊寇笑秦無人的。」又對許靖道：「賢姪，今後我們的誤會可全消滅了。待我處置了那兩個，再向賢姪設宴賠罪，仍請賢姪在舍下榻。還有這位柳君，老夫也極願和他相敘，也不妨同住於此。」許靖連說不敢不敢，世伯父勿責小姪鹵莽，已是萬幸了。」這時外面更鑼已敲四下，柳隱英立起身來，說道：「哎，時已不早了！小子還要回去哩，改日再來拜望老英雄吧。」王永泰要想留住他，柳隱英又道：「小子這次初出茅廬，家中姑母沒有知曉，所以小子急於連夜趕回，免得遭伊的責備。況且天明時姑母忽見小子失蹤，伊不明底細，豈不要累伊老人家發急嗎？只好趕回家去，喘過伊老人家，較爲穩妥。」許靖道：「賢弟既要回山，我也一同歸去，否則令姑母也要疑心的，待明天我們稟明了令姑母，再來侍候。」王永泰聽他們如此說，也就不便多留。但

再三邀定許靖必要陪柳隱英同來一聚。於是柳隱英和許靖拜別了王永泰，忽忽回山。等到他們上山時，東方已白，二人跑得一身汗。柳隱英恐防伊姑母早起，心裏十分發急。一到家門，二人輕輕躍入，各歸自己室中，一些沒有聲息。許靖回到房裏，當然也不能再睡了，將赤鳳寶劍懸在壁上，重換衣服，坐在那裏，細細思量適間的事，再巧也沒有，柳隱英竟會跟着自己到王家去的。又恰逢刺客，被他捉住，無怪王永泰欽佩他了。至於自己的本領，實在太差，怎麼柳隱英跟在我背後，以及竊去寶劍，我竟始終沒有覺察呢？柳隱英的本領真是可敬，而他的爲人，又是溫文有禮，像這種朋友可愛極了。想不到我在王家受了一次磨折，却多認識了一位英雄。若和張蒼虬相較，一則雄莽有餘，一則嫵媚可愛，都是我的畏友，我許靖何幸而遇此呢？他想了多時，忽聽柳隱英在門上剝啄兩下，連喚「靖哥哥靖哥哥起來嗎？」許靖頓時如夢初醒，連忙立起身去，開了房門。柳隱英已換了裝束，對許靖帶笑說道：「只差一刻時候，我姑母已起身了。靖哥爲什麼不開門？小弟以爲你又酣睡，所以喚你數聲呢。」許靖道：「昨夜我來回走了不少路，甚覺疲乏，故坐着休息。賢弟的本領實在高妙，遠勝於我，令人望塵莫及，以後我倒要時時向你討教哩。可喜可賀！」柳隱英微微一笑道：「天下能人很多，如小弟真是滄海一粟，何足道哉？」兩人遂並坐着詳談昨夜的事。柳隱英又叩詢許靖和王永泰以前的事。許靖遂一一實說，且向柳隱英道歉，說初時不欲將此事在人前宣揚，所以對賢弟說了謊言，還請恕宥。柳隱英嘆道：「讒人之言最是聽不得，我也不能不怪王永泰的鹵莽，幾致冤枉好人，毋怪靖哥要這樣做了。此事甚爲爽快，事實勝於雄辯，王永泰現在可明白了。許靖道：「這事我也做得有些孟浪，但我對於王永泰仍是一片好心，這也許可以得到



他的諒解的。大概他對於這一隻狗男女一定不會輕恕的了。還有周將軍那邊的刺客未知下落如何？據王永泰之言，大概周將軍也不至於遭賊子毒手的。少停我要同賢弟再往城裏去走一趟，不要使他老人家望穿秋水，說我們爽約。柳隱英道：「很好，吃了早飯，小弟就陪靖哥去城中一行。今天不妨稟明了我的姑母便沒有問題了。」二人談了一刻，柳隱英的姑母早在外邊差小婢來請吃早飯了。許靖就和柳隱英到外邊客堂裏同用早餐。柳隱英回到他房中去，許靖也去換上一件白羅單衫，在庭中小立，看着各種花朵，小婢拿着剪刀在那裏修剪。柳隱英輕輕地從背後走來，換了一件淡青長衫，戴上紗巾，手搖紈扇，更見得斯文。帶笑說道：「靖哥，我已稟知姑母，許我陪你下山走一遭，現在可請同往。」許靖大喜，立即入室，也換了一頂頭巾，佩上赤鳳劍，快快活活的和柳隱英去告辭出門。柳隱英的姑母叮嚀柳隱英，早去早回，不要喝酒。小婢也帶笑說公子早早回家，不要在外逗留，免得老夫人盼望。柳隱英答應一聲，和許靖一同走出家門，信步下山。二人一路走一路賞玩山景，沒有昨晚那樣的來去匆匆。許靖瞧着柳隱英儒雅斯文，大有珠玉在前，自慚形穢之概。又對柳隱英說道：「這裏的狼甚多，昨夜我們往返，幸尚沒有被羣狼包圍呢。」柳隱英道：「狼出來的時候往往在明月之夜，他們容易找到要吃的東西。有時夜間很安靜，有時日間也要成羣而出，這是說不定的。二人且行且談，一路下了威鳳山，行至城門，城門口有兵丁在那裏檢查進去的人。有一個小卒認得許靖的，立刻讓二人進城去。二人跑到王永泰家裏，王永泰已在那裏盼望了。相見畢，同至書室裏坐定。王永泰遂告訴他們說，何姬淫亂不德，罪不容赦，已逼伊自縊而死，那桑一清也被自己吩咐家丁活埋在後園土中了。結這一段孽緣。且說道：「這

是他們自己作孽，並不能怪我殘忍了。我也不能因信佛之故而饒赦他們的。況且這裏早晚難免有一場惡戰，我總不能不破戒咧。」說罷，長嘆一聲。許靖因問周將軍昨夜是否無恙。王永泰道：「昨夜我已得家人回報，知道衙門捉住兩個刺客，其中的一個已傷重而當場身死。今晨老夫便解送那刺客到衙門中去慰問周將軍，且將昨宵舍間擒住刺客之事，約略稟告。周將軍聽說，也很驚訝，又渴欲一見柳君，吩咐老夫等到柳君進城時，務要引往一見，所以老夫請二位在舍間用了午飯，當由老夫引導柳君和賢姪同往周將軍那裏拜謁。」柳隱英道：「小子僻處山野，一向未曾瞧見王公大人，所以周將軍那邊不敢晉謁。還請老英雄善爲我辭吧。」王永泰道：「柳君不要客氣。像你這表人才，落落大方，談吐雋雅，可謂一時俊彥，和我這位許賢姪，無分軒輊。周將軍再三叮囑我必要介紹足下往見的，無論如何，我不能讓柳君回去，被周將軍笑我無能，留一個人也留不住的。況且周將軍好賢若渴，待人恭謹。見了柳君一定歡喜。柳君若不去，那是不肯賣老夫之臉了。」許靖也在旁相勸。柳隱英不得已勉允一見。於是王永泰設席款請二人，預備了不少佳肴。許靖很是高興，和王永泰對飲數杯。柳隱英却喝了半杯，淺嘗即止，一定不肯多喝。席散後，王永泰即陪二人到周遇吉將軍衙內去拜晤。周遇吉已聞王永泰稱讚過柳隱英的英俊多能，所以接見時禮貌優渥，請至內書房坐談。他見柳隱英相貌俊秀，果然是少年英雄，即刻要授他雲旂尉之職，要他和許靖同在帳下効力。但柳隱英却辭謝道：「小子生性疏懶，無意功名，恕我暫時不能在轄下供職。倘有需用之時，小人自會前來聽候調遣。望將軍恕小子違命之罪。」周遇吉道：「既是柳君敝屣功名，我也不能勉強。但聞李自成等流寇野心勃勃，其勢十分鷓張，自破潼關佔

西安後，自稱闖王，志不在小。近又率衆入晉，已薄太原，太原若落賊手，我們這裏也難保一片乾淨土了。本將軍守土有責，已整飭三軍，誓死固守。昨夜獲得的刺客，訊問口供後，知道闖賊很忌憚我，在這裏統率軍馬，所以他們業已探知底細，用了他們軍師牛金星之計，秘密派遣武士三人，來代州行刺我與王老英雄。要想在我們二人被刺後，便可分兵來窺，衣驅而下代州寧武了。闖賊既然對於本將軍等特別注意，他們早晚必要來侵犯，少不得有一場血戰。王老英雄是我的股肱，許君又新來從我，足資本將軍的倚畀。但現在需才孔亟，多多益善，所以柳君倘能相助一臂之力，這更是本將軍的厚望了。」柳隱英道：「小子何才何能，承將軍垂青，非常感幸。流寇若來侵犯時，小子自當效其犬馬之勞，以副將軍知遇之恩。」周遇吉點頭微笑道：「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柳君既如此說，足慰我心。倘能擊敗流寇，代州人民之幸，也是朝廷如天之福了。今日我們難得相遇，且請在衙內樽酒小聚，一談衷腸。」柳隱英再三謙謝不脫，於是他只得和王永泰許靖等在衙內叨受周遇吉的寵宴。席間還有幾位部將張烈范成等相陪，觥籌交錯，賓主盡歡，直到黃昏方纔散席。許靖柳隱英跟着王永泰一同道謝而退。既出轅門，柳隱英還要回山去。王永泰道：「時已不早，你們何必夤夜回去？昨夜沒有稟明柳君家長，今日諒已交代過了，且請到舍間去歇息一宵，明日再回府吧。」柳隱英起初不允，後經許靖堅留，也就和許靖隨王永泰到了王家。王永泰早命下人打掃許靖前次住的客房，爲二人下榻。柳隱英起初聽說要和許靖同室而睡，似乎有些不悅意的樣子。他說自己有個孤癖，便是慣常一人獨宿，不能和人同榻的。許靖遂和王永泰說了，添設一榻，柳隱英方纔勉強應允。夜深時，許靖因爲昨宵一夜未眠，今日又多喝了些酒，很

覺疲倦，呵欠連連，將寶劍掛在壁上，催促柳隱英安睡。柳隱英背着燈光，支頤靜坐，低着頭不語。許靖道：「今日歡宴，十分快慰。周將軍待人很有赤心，所以士卒用命。聞賊若要來犯代州，一定沒有別地方的容易了。今夜我倦欲眠，賢弟早些安置吧。」柳隱英道：「靖哥請先睡，小弟再要靜坐一刻，然後登榻。」許靖不知柳隱英是何意思，以為他生性如此，自己實在太倦了，也就解衣安睡。次日醒來時，見柳隱英在那邊榻上面向着裏，擁着一條薄被，兀自酣睡。暗想天氣很熱，他還要蓋被，真不怕熱的。自己就起身下榻，穿上長衣，悄悄走至柳隱英榻前。見他雙眸微闔，兩頰上微紅，一隻很白很嫩的手臂，露在被外，這個睡態活像個女子，心中不由一動。不敢去驚動他，自己走到戶外庭中去散步，吸些新鮮空氣。等到他走回房中時，柳隱英正在起身，見了許靖，慌忙將長衣穿上，帶笑說道：「靖哥起身得早啊。小弟倒遲起了。」說罷，遂踏着鞋兒出外如廁。許靖暗想柳隱英武藝雖好，而見了人家總是帶幾分羞怯，好似個女兒。若是他變了女子，怕不是紅拂隱娘一流人物嗎？隔了一刻，柳隱英回房，早有人來伺候，盥洗梳櫛已畢，二人出去見過王永泰，同用早餐。王永泰便對許靖說道：「現在我們中間的誤會業已消除，淫娃已死，前事不必放在心上。仍請賢姪下榻在舍間罷。若住山中，往返不便。周將軍衙門裏你每天也必要去一次的。現在不能推諉有病了。」許靖瞧着柳隱英的臉龐，說道：「小姪在山上住了數天，反覺得山居可樂。既承世伯美意，豈敢違命？待小姪再至威鳳山上和許君暢敘數天，然後下山何如？」王永泰也祇得說道：「如此也好。」柳隱英道：「周將軍倘有呼喚，隨時可以差人來舍，小子和許靖兄一定奉命的。」王永泰道：「很好。」這天二人拜辭了王永泰，回轉威鳳山去。柳隱英把拜見周將軍事告訴了他。

的姑母。他姑母教他少下山去，在山中靜養，堅留許靖陪伴着伊的姪兒盤桓多時。因此許靖雖然含冤已白，王永泰依然要他去住，而他覺得在山上的光陰甚有樂趣，不捨得離去。每日和柳隱英山巔散步，窗下論文，燈前飲酒，圍中舞劍，二人宛如磁石吸鐵般志同道合，相交甚歡。不知不覺又已七日。許靖在這天，正要下山去拜見王永泰。清晨時他和柳隱英立在門的前一株大樹下，吹着涼風，觀玩山景。忽聞鶯鈴響，有一個差官騎着一匹馬跑上山來，認得那差官是周將軍的心腹，連忙和柳隱英迎上前去。那差官一見許靖，便勒住馬轡，跳下鞍來，一手揩着頭上的汗，說道：「好了。被我找到了。周將軍有書在此，請許將軍速即下山。」許靖聽了，不由一怔。那差官從懷中取書奉上，一邊說道：「你們二人在山上好玩，却不曉得流寇已有前隊人馬要來攻打代州城了。差官說這話時，臉上十分緊張，聲音也有些顫動，原來戰雲已籠罩到代州城上，血雨刀光，一場大戰，轉瞬即要展開。」

## 第十一章 英姿颯爽來酣戰

柳隱英見許靖拆開書信閱讀時，他也走上前並肩而看。這封書是周遇吉將軍親筆寫的，寥寥數語，所以一目了然。許靖便回頭對柳隱英說道：「既然寇警已急，將軍要我們前去相助守土，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況我此來本是從戎立功的，寇臨城下，正志士効命之秋，不知賢弟如何？」柳隱英道：「當然我們要追隨周將軍努力殺賊，方不負爲大明臣民。現在靖哥不妨先入城去，待小弟和姑母商量後，得其允許，必當追蹤而來。寄語周將軍，說我柳某並非懦夫，一定要來麾下效力的。只是山上尚有些私事要處

置妥當後，方能再來。」許靖聽柳隱英如此說，因為柳隱英尚沒有受職，不須應卯，又相信他的說話是實，所以他就收拾包裹，佩上赤鳳寶劍，辭別了柳隱英的姑母，和差官出門去。差官把坐騎讓給許靖坐。柳隱英送上十幾步，立在一株大樹下，眼瞧着許靖跳上坐騎，說一聲「願靖哥努力，早奏凱歌，小弟如能早來，當相隨驥尾。」許靖也回頭說一聲「希望賢弟早來代州共同殺賊。」加上一鞭，坐下馬早已展開四蹄，潑刺刺地向山下跑去了。許靖一路縱轡疾馳，一路心中自思，柳隱英武藝甚好，此時正好戮力王室，為什麼遲遲其行呢？看他似乎別有隱衷，一時未必能夠出山。倘然他始終不肯賦同仇之詩，揮戈逐寇，那豈非空負此七尺之軀嗎？何以必要和他的姑母商量呢？我雖和他義結金蘭，而他的家世來歷毫無所知。他始終沒有告訴我，這真是奇怪的事情呢。許靖一路跑一路想，鶯聲鶯聲，不多時已到代州城下。只見這時候代州的氣象又是一變。城外冷清清地行人稀少，家家閉戶，有許多附郭的百姓早已遷入城內。城牆上旌旗招展，戈矛林立，牆邊有許多兵丁來往巡邏。城門也半開半掩，有兵在那裏把守了。這時候正有一騎探馬流星似的起來。許靖迎上前問詢時，那探子氣呼呼地說道：「流寇離城已祇有三十多里了。」許靖大為驚異，覺得流寇用兵太神速了，連忙跟着進城，一遷來至將軍衙署，轅門前下了馬，進去拜見周遇吉。這時王永泰和裨將張烈范成等都在座上。許靖一一見過，坐在一邊。周遇吉先問道：「怎麼柳隱英沒有來呢？」許靖道：「卑職蒙將軍傳喚，本約柳君同來。無奈他必要和他的姑母商量後再可動身，且還有些私事要處置，所以讓卑職先來聽命。他托我代達將軍說，數日內必可來帳前效力的。」周遇吉點點頭：「也好，我們須要同心協力，擊退流寇，保全這地方，以免生靈塗炭。」

遂將流寇猖獗的消息告訴一二。許靖方知李自成等大股匪寇已攻陷太原省城。晉王求往被執。巡撫蔡懋德等亦都戰死。流寇又連陷黎城臨晉潞安等各地，直撲代州，聲勢盛大，已成燎原。現在分兵三路而來，當然不可輕視。許靖遂問道：「據將軍的高見，戰與守以何者爲先呢？」周遇吉微笑道：「必先能戰而後能守。倘然被他們四面圍住以後，即使能守，而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也是遲早要失敗的。所以我的主張不如先戰。待他們前鋒到來時，我們派出精兵迎頭痛擊，倘能獲勝，也使流寇稍挫其鋒，振發我的士氣。方纔我已和王老英雄談過，他自願率領人馬出去廝殺。本將軍當隨後接應，試試流寇的兵力，究竟如何。」王永泰說道：「流寇雖多，不過是烏合之衆，不足畏懼。只要我們能夠得勝一二仗，人心士氣堅固不少。」許靖道：「世伯既願首先出戰，小姪願隨左右，同建功勞。」王永泰道：「賢姪若能和我同往，這是最好的事了。」周遇吉也說道：「這樣我更可放心。現在聞得流寇離城不過二十里。代州城西那邊有一條小龍河，王老英雄同許旗尉可率五百人馬先到那邊去埋伏，等待流寇渡河時，半途而擊之，必可獲勝。我這裏即委張烈范成二將守城，再由民團協力襄助。我自率四百人馬，在後策應。」王永泰道：「辱蒙將軍差遣，願竭駑駘之力。」遂和許靖接了令箭，告退出衙，點齊五百人馬，和許靖攜了軍器，各乘戰馬出城。王永泰使的一枝丈八蛇矛，而許靖拿了一枝鑲鐵紅纓槍。出得城門，銜枚疾趨。約莫走了二十里，只見前面有一條河流，河水淙淙地流着。有許多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有的步行，有的坐船，渡過河來，一種狼狽的形狀，使人傷心慘目。王永泰知道流寇距離不遠了，也顧不得人民，忙教部下速向東首附近一帶樹林裏埋伏，休露行藏，候令出擊。一剎那間五百人馬一齊藏在林子裏頭，官道上

只見難民奔逃。王永泰和許靖下了馬鞍，將坐下馬拴在樹上，矛和槍也插在泥土裏。揀一株高大的綠樹，猴升而上，大家坐在樹枝上，借着枝葉蔽身，留神向小龍河的南岸瞧着。隔了一會，難民都過去了，大道上沉寂如死，小龍河裏也不見一舟半楫，河水被烈日蒸晒，發出閃閃的金光。河的北面黃沙莽莽，更是慘淡，一輪紅日漸漸移西，其光如血，照在遠處山峯上，好像籠罩着一股殺氣。就在這山峯下，突然有一股塵土，冲天而起。那塵土越起越大，跟着擁出許多旌旗，紅過了半天，由遠而近，一會兒便見鐵騎橫掃，有數百流寇騎馬衝至河邊。背後便是步兵，如蜂聚蟻屯般到了河邊。上流頭接着有十數帆船順流而下，插着闖字的旗幟，當然也是流寇了。許靖瞧着流寇水陸並進，勢敵之大，遠出於以前進犯杞縣的青石山上土匪，不由暗暗心驚。王永泰只是向前偷窺，不發一語。但見流寇在小龍河上架起一座浮橋，騎馬的流寇先渡過河來，接着步兵繼渡，却是亂雜雜地尚欠整齊。騎兵渡了河，千百隻馬蹄在林子前面相距半里之處飛馳而過，却不防這裏竟有官軍埋伏。王永泰等到騎馬的流寇已過去，步兵尚未渡得一半時，不欲錯過這大好機會，連忙回頭向許靖做個手勢，頓時從樹上落下。許靖不敢怠慢，跟着躍至地上，各取軍器在手，跨上戰馬。王永泰便從懷裏掏出一個號砲，燃着了，撲通一聲響，全林子裏的伏兵都已聞得，立刻各各準備，隨着王永泰，吶喊一聲，殺出林來。王永泰一馬當先，手中高高挺起蛇矛，向流寇隊伍裏猛衝前去。許靖見了王永泰這種威武的精神，勇氣倍增，緊跟着一齊襲擊。背後五百兵馬如排山倒海價，席捲過去，立刻把流寇衝成前後兩極，首尾不能相顧。王永泰將蛇矛舞開了，宛如一條怪蟒，早有幾個流寇當着他的，洞胸貫喉，紛紛倒墮馬下。許靖把槍猛刺，也被他刺斃了三四個。部下的



官兵無不以一當十，大呼銜殺。流寇猝不及防，立刻潰亂。有一個騎馬的偽將，用紅巾包頭，舉着大刀，來戰王永泰。不到七八合，被王永泰一矛挑於馬下。有數偽將來迎戰，王永泰左刺右挑，一霎時又殺了三個人。流寇見王永泰銀鬚飄拂，老顏如火，雙目尤炯炯有光，知道他的厲害，都胆戰心驚，一齊向後面小龍河邊奔潰。這一陣苦戰，已把渡河的流寇掃蕩了一半，其餘落水而死的也很多。流寇連忙退去，識得代州官軍的厲害了。王永泰和許靖率眾追殺至河邊，見流寇業已敗退還去，一則自己人馬太少，二則不是騎兵，沒有船隻，不便渡河追擊，就在河邊紮下五座營寨，遣人飛報周遇吉請示。周遇吉本想前來接應，聞得王許二人已戰勝流寇，自然歡喜，便添派二百步兵，吩咐王永泰守住渡口，不給流寇偷渡。他自己便回城中去籌措糧食軍械，準備守城事務，又恐他的老母和夫人在寧武關家裏聞耗惦念，所以打發差官一名，齎送書信回去，報告捷音，教他的夫人劉氏善慰堂上，勿以為念。又恐王永泰萬一要有疎忽，遣探子十名，常常往來傳遞消息，聯絡情報。王永泰將騎兵守在河邊，留心窺察前面小龍河南岸可有敵人蹤跡，却是靜悄悄地不見一人一騎。一連三日，無甚動靜。許靖對王永泰說道：「流寇此次大舉來犯代州，其意將窺京師。前天雖然受了一次挫折，小姪料他決不至於引兵而退，甘心認輸，不敢再來侵犯的。現在不見動靜，莫非他們有什麼詭計，不可不防。」王永泰道：「賢姪說得不錯。在這小龍河的上游陳家渡那邊，河水較淺，恐怕他們也許在那邊偷渡。但此處正當要道，老朽不能輕離，不如請賢姪率領二百騎兵前往那邊駐紮，以防流寇偷渡。」許靖道：「小姪自當効力。遂帶領二百騎兵而去。過了一天，仍不見流寇有何舉動。王永泰遣人暗暗渡河過去探聽，回報說李自成等大隊流寇都在忻州，

勤事操練，沿途不見有何流寇行動。王永泰聽了這報告，心中安慰，以爲流寇畏憚官軍，須待準備充足後方能再來侵犯，於是戒備亦不免稍懈。那麼流寇真像探子所說的沒有舉動嗎？其實不然。流寇自從那天渡河不成，吃了一遭敗仗，敗退回去後，李自成勃然大怒，對他的左右說道：「我們入晉以來，每戰輒勝，却怎樣敗在周遇吉手裏？那姓周的也是個人，不見得生就三頭六臂。代州的兵馬決不會像太原那麼多。太原可以攻下，難道代州却不能取勝嗎？」正要傾衆來犯，但他的軍師牛金星說道：「周遇吉本是將材，管領代州寧武兩地，早有英名，非庸駑之輩可比。我軍渡河即遭截擊，顯見得那邊防備得非常嚴密，不容我們安然渡河。我們不如表面上佯作按兵不動，以懈他們的軍心！過了數天，我們可在夜間進兵，攻其不防。我已探得小龍河上游陳家渡水淺易渡，不如在那邊別出一隊精銳，偷渡過去，繞道夾擊。一面聚集船隻，從下流夜渡，別遣一枝人馬，到時在正面佯作進攻，使他們不注意別的地方，多方以誤之。李自成欣喜道：「這樣進攻，不怕周遇吉部下厲害了。」遂照着牛金星的計策行事。這天晚上王永泰獨坐中軍帳內，聽聽外面刁斗聲甚是平靜，但野風吹得很大，呼呼作響。時至三鼓，他尚不敢就枕。忽聽小龍河對面金鼓大鳴，心中不由一怔，暗想流寇竟乘夜前來進攻嗎？不可讓他們渡過河來，便親自出帳，調集弓箭手到河邊去監視流寇，不讓他們渡河。這夜月黑風高，望到對岸去一片漆黑，並無火光，而鼓聲咚咚，却敲個不停。王永泰教手下騎兵排成一字長蛇陣的形式，等候廝殺，但是却不見有一個賊兵渡河，心中暗忖莫非流寇故作疑兵之計，而在別處偷渡？遂令人去陳家渡探聽許靖那邊有何緊急。但是部下探子走得不遠，許靖早已敗退下來。因爲許靖守在渡口一個村裏，夜半河邊守候

小卒瞭見流寇在河上正暗搭浮橋偷渡，連忙報知許靖。許靖不敢怠慢，急率二百騎兵到河岸，在黑暗中用箭向河中搭浮橋之處射放。流寇中箭落水的也有不少。但已有許多小船駛近河岸，流寇冒着箭雨，奮勇殺上岸來。許靖揮衆迎擊，無奈自己部下人數太少，流寇源源不絕的強渡。許靖一面派人到王永泰那邊去乞援，一面力抗流寇，混戰多時，二百騎兵已損折大半，而河裏的流寇如潮湧上，恐怕自己被圍不能脫身，急急突圍而出，殺奔王永泰處來報警，想要商量如何抵禦之計，又誰知王永泰西邊李自成的大隊流寇已偷渡過河，向這邊掩殺過來，火炬照耀，有如幾條火龍，在原野中騰躍，喊聲如雲，勢甚颯張。王永泰也不及和許靖再說什麼話，大家舉起手中兵器，指揮官軍向火光處衝殺過去，這一路流寇的主將乃是李自成的寵將一隻虎，姓羅，勇敢異常，每戰輒奮勇先登，跨着一匹劣馬，手舞大刀，赤裸着上身，當先向官軍營寨前猛衝。他的部卒也是久經戰陣的兒郎，是李自成的精銳。王永泰正和他相遇。一隻虎的大刀向他馬頭猛斫，勢如旋風急雨。王永泰的一枝蛇矛尚能鎮壓得住，二人酣戰五六十合。王永泰見一隻虎果然驍勇，未可輕視。一隻虎也覺得這位老將的本領十分了得，悉力狠鬥。許靖恐怕王永泰有失，挺槍躍馬上前助戰。流寇乍把他們一隊人馬大圈子圍住，而正面河邊的流寇也已乘機渡河，和陳家渡的一隊流寇會合着，一齊向這邊官軍圍攻。三路人馬約有七八千人數，王永泰這枝孤軍如何抵敵得住？部下死傷漸多，營寨也都被流寇踏破，乘風縱火，燒得一片通紅。王永泰和許靖死戰不退，已被流寇一重重的圍困住。許靖見王永泰鬚眉倒豎，血染袍鏃，左衝右突，精神抖擻，自己也覺得有些人倦馬乏，而四面的流寇却是越殺越多，情勢危急，心裏十分急躁，正想如何衝殺出去，

免得全軍覆沒。這時天色已明，晨光熹微，火炬兀自有一半未熄，四圍黑壓壓地不知有多少流寇。流寇見捉他們二人不住，益發不肯罷休。一隻虎換了馬，再來廝殺。許靖無法殺出重圍，忽見流寇的東北角上旗幟飄蕩，有一隊官軍殺入圍裏。一面大纛旗下，有一將盔甲鮮明，坐騎白馬，手舞鏐金長槍，正是周遇吉。他在城中得到流寇渡河的消息，率領二千精兵，親來接應。舞動金槍，宛如閃電長虹，左掠右穿，又如片片梨花，上下亂舞，被他殺開一條血路，衝將進來，和王永泰許靖等會合。王永泰見了周遇吉，大呼周總兵，王永泰在此。周遇吉也瞧見王永泰被賊將糾纏住身，經殺到這裏來援救。王永泰也向周遇吉那邊猛衝，許靖跟着一同殺出。一隻虎見官軍有援，便命放箭，許多弩箭齊向王永泰那邊射去。王永泰和許靖且舞且馳，剛纔和周遇吉合在一起時，突有一枝流箭飛來，正中王永泰的面門。王永泰大叫一聲，幾乎倒跌下馬，身子伏在馬鞍上，倒拖蛇矛，任那馬向前亂竄。又一箭飛來，正中王永泰的背心。許靖大驚，連忙趕上前去保護，自己也險些中着一箭，頭盔也射落了。幸虧周遇吉的一枝槍挑去了不少箭，許靖跟着他殺出重圍，寇勢方纔稍殺。周遇吉只得援護着王許二人退往代州城裏去了。到得衙署中，把王永泰臥倒在榻上，請了一位軍中的大夫前來醫治他的箭傷。周遇吉和許靖都立在一邊觀看，愁眉緊鎖，愀然不樂。那大夫代他拔出那兩枝箭來時，王永泰慘叫一聲，又暈了過去。大夫把最好的金創藥敷在傷處，王永泰仍是昏迷不醒，口裏微有呻吟。周遇吉對許靖說道：「王老英雄的傷勢不輕，我代他很是就憂。流寇果然厲害，到底被他們渡過了小龍河，恐怕他們就要來攻城了。王老英雄脫有不諱，我們……」周遇吉的話還沒有說完，早有小校入衙，報稱流寇已進至西門，架上雲梯來攻城了。周

遇吉忙教許靖在此伴視王永泰。他自己又立刻出了府衙，跨上戰馬，到城上去守禦了。許靖坐在王永泰病榻之側，四下靜寂，惟聞遠處吶喊之聲，知道流寇攻城甚急，心裏不免有些怙懼。忽然王永泰漸漸甦醒，叫一聲「痛死我也！」張開眼來，看見許靖在旁，便叫聲賢姪。許靖忙問道：「伯父的箭傷怎麼樣了？」王永泰喘着氣說道：「我是不能活的了！傷處異常疼痛。我這個人模模糊糊的恍如墮身在雲霧裏。唉！從今以後，我恐怕不能再執戈以衛社稷了！我很對不起周將軍。待我死後，有煩賢姪代收拾這一個臭皮囊。還望賢姪爲國努力，殺賊復仇。倘能擊退流寇，老朽雖在九泉，亦將瞑目了！」說着話，氣喘不止，面色也慘變。許靖聽了他的說話，忍不住熱淚滿眶。帶着淒楚的聲音說道：「伯父休如此說。伯父的吩咐，小姪決不會忘記。但願伯父終能逢凶化吉，痊愈之後，重去殺賊。」王永泰又睜圓着眼睛嘆道：「我那裏再能殺賊？唉！我恨極了！周將軍何在？」許靖道：「周將軍正在城上防守。伯父有何言語？小姪可以代達。」王永泰閉了一閉眼睛，咬着牙齒說道：「原來流寇已來攻城。如此猖獗，可惡已極！賢姪你爲什麼不去跟隨周將軍殺賊？守候老朽做甚？眼看我這垂死之人不能殺盡流寇。天哪！天哪！」王永泰氣憤填膺，連喊數聲「恨」字，箭創破裂，雙足一挺，竟含恨而逝。許靖撫屍大慟。王永泰沒有兒女的，何姬早已不在人間，家中別無他人，身後之事當然由許靖代爲料理。傍晚時流寇停止攻城，周遇吉從城上回轉衙署，許靖將王永泰臨終所說的話轉告。周遇吉聽了，淚滴衣襟，不勝惋惜，對許靖說道：「王老英雄相隨有年，方期協力殺賊，爲國家立功，誰知他中道先我而逝？雖然求仁得仁，流芳百世，可是他竟不能相助我多殺幾個流寇，豈不可惜？這無異折我一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真令人有

無限嘆息！說罷和許靖相對汎瀾，遂又吩咐左右將王永泰備置上等棺木，從優殮埋。這些事情當然都是許靖去幹。流寇已迫城下，周遇吉軍書旁午，那有閒暇顧及？次日李自成自率部隊，直薄城下。流寇攻城益急。周遇吉和張烈范成二將在城上悉力抵禦。流寇紛紛架搭雲梯，想要爬上城頭，都被周遇吉射下火箭，燒斷雲梯，跌死了許多賊兵。李自成大怒，教流寇向城上放箭。周遇吉也令部下放箭。兩邊對射了一陣，究竟還是在城下的吃了虧。許靖安葬了王永泰，上城來見周遇吉，討令出城。恰巧李自成因爲攻打不下，教賊將一隻虎率令衆寇，赤身裸體的在城下指着周遇吉的姓名，百般辱罵，要激怒周遇吉，誘他出戰。周遇吉因王永泰死於賊手，心中也很想報仇。便對許靖說道：「流寇搦戰，我和你出去殺他一陣。倘能斬彼一將，也可稍寒賊膽。」許靖道：「末將願隨殺賊。」於是周遇吉和許靖率騎兵五百，開城出戰。又使張烈引五百弓箭手在後押陣。代州城中立刻鼓聲鑿鑿，城門大開，放下吊橋，周遇吉許靖躍馬馳出。大纛旗隨風招展，上繡一個「周」字。賊將一隻虎瞧見了旗幟，知道主將親自出馬了，立刻揮動大刀，上前迎戰。周遇吉認得他是鬪賊手下的驍將，恨不得一槍便把他刺個窟窿。使開整金槍和一隻虎在陣前酣戰。許靖也和一員賊將交手。李自成在後望見，吩咐部下務要將周遇吉活捉到來，所以加派四員賊將上陣，預備用車輪戰困倒周遇吉。一隻虎天生勇力，和周遇吉狠鬪一百餘合，突然馬失前蹄，把他掀落馬下。周遇吉大喜，正要把槍去刺死他時，又有一員賊將很快的街上，將他手中的開山大斧攔住了周遇吉的金槍，遂有流寇將一隻虎救去。周遇吉十分憤恨，把槍使急了，覷個間隙，一槍挑去，正中那賊將心口，仰跌下駒，鮮血直射，心臟都挑了出來，眼見得不活了。許靖也將賊將刺死。二人

並轡聯馳，兩匹馬，兩枝槍，直殺入流寇陣中，要想擒捉李闖。一隻虎已換坐了一匹黑馬，重又殺過來。許靖攔住他狠鬪。周遇吉和別將交戰，連挑二將，賊將大駭。周遇吉遂一馬衝進陣中去尋找李自成。李自成慌得倒退不迭，令部下放出亂箭，將周遇吉射住。周遇吉見箭雨紛集，把槍撥落了十數枝，單人匹馬，生恐有失，回轉馬來，見許靖戰一隻虎不下，便來相助。一隻虎力敵二人，全無懼色。李自成恐他的愛將吃虧，指揮大隊流寇向前掩殺過來。當先的都是騎兵，長槍大戟，加以強弓毒矢，官軍抵擋不住，周遇吉和許靖只得丟了一隻虎，回馬掩護。流寇直追過來，幸張烈所率的弓箭手放出亂箭，射住流寇，周遇吉和許靖纔安然退入城中，流寇又來攻打了一番，至天晚始止。次日天下大雨，流寇祇攻了一刻時候，立即退去！但是周遇吉在城上督率部卒堅守，沒有半點兒的懈怠。他立在雨中，屹然不動，甲裳盡濕。許靖勸他稍歇。周遇吉嘆道：「危城孤撐，以少敵衆，若我不能耐勞受辛，怎樣使士卒爲我苦戰呢？」許靖也爲感動。夜間風雨不止，周遇吉在夜色迷濛中立在城牆邊，向城外流寇的大營遙望了一會，下城來對許靖說道：「今晚大雨滂沱，賊兵連日渡河攻城，未免辛苦，或將少息，其心必懈，不如我與你各率兵五百，前去劫營，或可獲勝。你少年英俊，肯隨我努力殺賊，使我很快慰的。」許靖道：「願從將軍前去效犬馬之勞。」周遇吉遂挑選一千敢死之士，在二更過後，悄悄地出城襲擊，而命張烈范成小心守城。這時風斜雨細，城外的民房早被流寇焚燒殆盡，一片敗井頽垣，沉沉如鬼墟。他們也不點燈，銜枚疾趨，一個流寇的哨兵也沒遇見。周遇吉心中暗暗歡喜。將近賊營時，遙望尚有一二燈火亮着，周遇吉遂和許靖各從左右殺入，突然亮起火把，擂着戰鼓，一千兵士，騎兵在前，步卒在後，個個人奮勇爭先，直殺入流

寇營中去。周遇吉一枝槍只顧橫挑直刺，不知被他搥死了多少賊兵，掃去了很多鹿角，踏至中營。流寇都從睡夢中驚醒，馬不及鞍，人不及甲，紛紛逃竄，頓時大亂。李自成駭得無計可施，牛金星一面便教部下儘向火光處把箭放射，矢如飛蝗，保護住中軍帳，一面下令後面的部隊不得退後，退後者斬。周遇吉果然衝殺不入。一隻虎跨着滑背馬，搶了一柄棗陽槊，衝上前來，大喝「姓周的休要亂闖，我羅某決不怕你！」飛槊進刺，和周遇吉狠鬪。那邊許靖乘隙而入，衝殺了一回，也被亂箭射住，不能深入！喊殺聲烈，知道周遇吉正和流寇大戰，遂催動人馬向火光中殺來。兩邊混戰一陣，將近五鼓時分，周遇吉見流寇愈殺愈多，已有準備，自己恐被包圍，遂同許靖收兵而退。流寇在夜間亦不敢追殺。周遇吉退入城中，東方已漸漸發白，雨亦漸止。他對許靖說道：「今夜我們殺得甚為酣暢，流寇至少傷亡數千，可惜未能斬虜渠魁，但也挫折他們的銳氣了。」遂教許靖和衆士卒去休息。他自己把城上防務交代給張烈范成，也回衙略睡一會。醒來時已近午刻，略進食物，聞流寇又來攻城，他又上城去守禦。他所憂慮的弓矢恐要缺少，便教工匠趕製。又令人民搬運石塊上城，以便堵禦。這天李自成爲夜間被官軍刦了營寨，受了折損，心中大爲憤怒，所以率衆前來猛攻，西南兩門攻打得更厲害。周遇吉自守西城，命許靖張烈守南門，又令范成兼管東北二門。賊兵攻打了半天，固若金湯，不曾佔着半點兒便宜。李自成見代州這樣難下，周遇吉又是虎將，中心很是焦灼，再去太原調動大股流寇前來增援。自己把西南二門圍住，朝夕攻打。過了三天，官軍和流寇都有些疲倦。許靖在南門城上見城下流寇如雲，攻打益亟，原來流寇的生力軍已開到，所以加緊攻城了。許靖也覺孤城可危，王永泰已爲國捐軀，自己和周將軍不知如



何也，只可聽命於天。又想起威鳳山上的柳隱英，此人是個俠少年，本領比自己高強得多。那天在王永泰的家裏戲取寶劍，生擒刺客，遊戲三昧之中，略施小技，已使人家欽佩。我雖和他相交尚淺，是個新侶，可是言談之間，知他也很有愛國的熱情。他既然允許同我出去相隨，周將軍殺賊，又曾面許了周將軍，當然應該出來的了。誰知周將軍書信到來時，他忽又推托未得他姑母的允許，而教我先來。現在流寇攻城多日，他決不會不知情的，何以遲遲不來？昨天周將軍也曾向我問起，很望他來助戰。此刻不至，我恐他終於要失約了。那麼，知人知面不知心，此人也徒有外表而無義心，還不及張蒼虬、李信等來得與直呢。況且他的身世也吞吞吐吐，不肯直說，真令人莫測高深，不能無疑呢。許靖這樣想，城下的流寇攻打得緊急，已有十數人從雲梯上扒上城來！許靖連忙跑過去，右手握槍，左手揮劍，斫死了五六個餘衆，逃下城牆。許靖又令兵士們多放滾石，將雲梯一一砸斷，紛亂了一陣，方纔回復原狀。那邊西門攻得尤其劇烈，周遇吉將軍悉力守禦，沒有被流寇攻進。夜間趕緊將城牆損壞之處補修好。這樣又相持了七八天，西南二門天天有流寇攻打。東門也有時有賊來攻，周遇吉令范成當心照顧。惟有北門却始終沒有來攻過，那邊地勢險峻，且多山嶺，恐怕流寇爲了用兵比較困難的緣故，而放著不打。因此周遇吉對於這一路的防備也少鬆弛，惟注其全力於西南二門。誰料有一天夜半時分，許靖正在南門上巡邏，忽聽北門那邊天崩地裂的一聲巨響，北門的城牆突然坍倒了數丈，大隊流寇已從北門外殺進城中來了。

## 第十二章 盡如甯武可奈何

代州的攻破在于流寇的狡計得售，因爲李自成攻城不下，喪失了許多人馬，當然心中非常懊惱。實在以前數處的州城取得太容易了，在這裏碰了壁，他如何肯干休。誓必攻破代州，以維持自己的威信。他和軍師牛金星商量後，牛金星獻上一個狡猾的計策，便是故意留下北門不攻，以懈守城軍士之心，却派遣一小隊工兵悄悄地在北門外乘夜挖掘地道，通至城內，暗埋地雷，以便轟炸城牆。周遇吉怎防到流寇有此一着？他只防備着西門南門進攻的賊兵。李自成和牛金星到地道挖掘將成的那天，便準備大破代州。黃昏時發號施令，教一隻虎帶領一千精銳，往北門外山林中埋伏，待到地雷爆發，城牆崩倒的當兒，火速殺入城去，直撲總兵衙署！又吩咐攻南門西門的兒郎，在夜間等候命令進攻，留着東門不攻，却在離城三五里許埋伏一枝人馬，令賊將滿天星賈揚守候。周遇吉等人馬如有逃出，務要攔截擒捉。三更時，北門的地雷果然爆發，城牆傾圮，一隻虎等率衆乘虛殺入。李自成在城外聞得地雷聲響，下令西南二門同時進攻。這時候周遇吉再也守不住了，北門的流寇如潮湧入，已奪得總兵衙署，放起一把火來，烈焰四冒，紅光滿天！代州城裏的人民號哭連聲，四散逃奔。周遇吉還想掙扎，西門城上已有不少賊兵殺上。這時許靖張烈守不住南門，退至西門來請命，范成亦至。周遇吉欲和寇衆抗戰，張烈勸說道：「代州在勢已不能守，我們不如退守寧武關，那邊也是將軍轄地，倘能堅守，尚可遏阻流寇之勢。」周遇吉聽張烈的話也未嘗無理，遂會合着部下軍馬，尚有一千數百人。因爲東門尚有寇，所以開了

東門，從東門殺出。夜半時不辨高低，只是向無人處退走。回望代州城中白烟和火光映得半天盡紅，火勢方熾，想到流寇在那裏屠殺的慘狀，周遇吉在馬上心裏一陣難過，哇的一聲，張口吐出兩滴鮮血來，幾乎從馬鞍上栽倒。許靖在旁將他扶住，奔了數里路，不防林子裏的伏兵殺出，將周遇吉的人馬衝作兩截，乃是滿天星賈揚，周遇吉和許靖張烈死命衝突，殺出重圍。可是范城已沒入亂軍之中，不能同行，他身中三刀，兀自揮動手中刀，和賊兵鬪死，一連又殺死了數賊兵，賈揚趕至，范成氣力已盡，坐下馬被賈揚刺中一槍，他只得下馬苦戰。自知不免，不願受賊羞辱，所以引刀自刎。周遇吉等奔命一夜，方纔到寧武關。武寧關有游擊王衛國率兵一千駐守，早聞代州警耗，屢欲赴援，祇以關上空虛，未敢遠離職守，心裏却常常盼望。聽說代州已失，周遇吉將軍敗退來此，他忙率領部卒出關接應。周遇吉入城，那王衛國面色黝黑，身長力大正在壯年，素稱驍勇，是周遇吉一手提拔起來的人。相見之下，各爲唏噓。周遇吉即教許靖張烈相助王衛國把守關隘，防備流寇乘勝來攻。他就帶長隨數人，跑至他的私邸，下馬解甲，去拜見他的老母。周遇吉的母親已有七十多歲，白髮盈額，齟齬駝背。這天正和伊的媳婦劉氏以及孫兒坐在中堂，想念伊的兒子，老太太也知流寇猖獗，旦夕要來侵犯，所以伊兒子坐鎮代州，無暇回來請安視膳，但是還沒有知道代州已被流寇圍困。周遇吉的夫人劉氏雖然是知道的，而周遇吉的家書上也托伊善慰老母，伊終怕婆婆吃驚，所以得這消息，暫時瞞起。不料周遇吉兵敗回來，這事早晚瞞不住了。劉氏也是將門之女，玉顏清麗，略諳武術，年紀和周遇吉同庚。以前曾和周遇吉並轡出獵，佩劍懸弓，儼然嬌嫻將軍。伊很欲相隨丈夫殺賊，祇因周遇吉堅囑伊侍奉婆婆，代替子職，所以不克如願哩。母子

夫婦父子見面行禮之後，老太太摩挲老眼，向周遇吉臉上身上仔細看了一下，方纔說道：「吾兒不在代州鎮守，回來做甚？周遇吉聞言，不由一驚，方知他母親尚未明白原因。但現在此事無可隱諱的，遂瞧了劉氏一眼，把流寇攻破代州，自己退守寧武的事，約略稟告一遍。劉氏在旁忙向伊婆婆請罪。老太太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你當然要爲國盡忠，保衛地方的。只是流寇之勢這樣猖獗，未可輕視。」周遇吉道：「寡固不可以敵衆，實在我們的兵馬太少了，我已向朝廷乞援，又差人往大同總兵姜瓖那邊去討救兵，可是消息沉沉，不見有一兵一卒到來。代州已被攻破，此關恐難久守，孩兒爲國戰死，固無遺恨，祇因白髮萱親不能保護，是以萬恨千愁，十分徬徨。想要遣兒子伴送母親到他州外郡去暫避幾時，免得在此徒受驚恐，不知母親的意思怎樣？」老太太聽了伊兒子之言，嘆了一口氣說道：「吾聞當初王陵之母尚能教子成名，難道我這暮年人偏還戀着夕陽寸光，不能夠作成兒子的忠良嗎？古語云：『盡忠不能盡孝，』在這個兵臨城下的時候，你守土有責，快些去一心殺賊，莫要戀於你的老母。你若戰死沙場，他日名垂青史，周氏一門也有榮光。寧武若不能守，我也願死在這裏，不肯遠避而苟活的。我把古人說與你聽：在東晉之時，蘇峻跋扈，興兵犯關，那時候大夫卞壺，忠義不屈，仗劍獨和蘇峻戰於關下而死。卞壺的兒子髮妻都跟着殉節呢。他的母親年過九十，拍案大笑道：『幸哉吾門父死爲忠，子死爲孝，妻死爲節，母死爲義，』所以亦自刎而亡。忠孝節義，出於一門，至今赫赫丹書，永垂不朽。我們倘能效學卞壺的一家，不是很好的嗎？你又何必戀戀於我呢？否則你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有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周遇吉聽了他母親之言，不由熱淚奪眶而出，又向他母親拜倒道：「母親金玉良言，諄諄賜誨，我敢

不捨死忘生，以報國家呢？劉氏和他的兒子也在旁邊拭淚。周遇吉別了父母妻子，又到衙署中坐定。王衛國上前參見。周遇吉遂出示曉諭百姓，有壯丁的都要出來相助守關，其餘老弱婦女儘可離此他避。又查點關中糧食軍械，忙碌了半天。傍晚時候，忽報李自成有使者求見。周遇吉傳喚入內，見使者送上一封書信，并禮物數事。周遇吉拆閱之下，勃然大怒，原來是李自成愛惜周遇吉的將才，特地修書來此勸降，以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等語，婉言勸導，并誘以爵祿，恫以兵威。周遇吉拍案大罵道：「李賊弄兵潢池，擾亂中原，早晚必受天誅。我周遇吉是個奇男子，大丈夫自古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豈肯降心爲賊？快教他來吃我一槍。」說罷，將那書信撕得粉碎，喝令左右把使者割去兩耳，逐他出城。使者耳朵被割，狼狽回去。周遇吉又傳見許靖、張烈等訓話，對他們說道：「李自成此次大舉來攻，早已注意於我了。在代州時曾遣刺客來行刺不成，今番又差使者來下書勸降，我已撕去書信，并割去使者兩耳，逐他回去，當然更是激怒了那廝，說不定日內即要來此猛攻。我已誓死報國，臨難不苟，寧武有失，我也不能再活了。與城俱存，與城俱亡，望諸位助我一同戮力殺賊，斷不讓張巡許遠專美於先。」許靖、王衛國等都願遵從軍令，有進無退。周遇吉見士氣尚佳，心中稍慰，便去城上巡視，有幾處都教士卒修理，缺漏之處，小心扼守。關上有土砲數尊，周遇吉挑選砲手十數人，預備彈藥，以便在緊急時可以轟賊。翌日流寇的前頭部隊已到，有兩個賊將在關下搦戰，周遇吉欲親自迎戰，王衛國却願代勞。周遇吉便教許靖押陣，撥四百人殺出關去。王衛國使兩柄銅錘，騎一匹高頭大馬，和二賊將交手。不多時一鎚早擊中一賊的頭顱，腦漿迸裂而死，一賊回馬欲遁，王衛國的馬快早已追上，又是一鎚橫掃過去，打在賊將

背上，跌下馬去。王衛國連殺二賊，躍馬追逐。許靖恐他有失，也隨後殺上。賊兵大敗而去。二人收兵入城，周遇吉酌酒慰勞。仍教部下嚴守關隘，流寇必有大隊人馬繼至。果然在夕陽銜山時候，關外遠遠地塵土蔽天，笳聲充耳。李自成已率大股流寇殺奔而來。在關下紮成梅花式五個大營，兩旁還紮下許多小營，望過去旌旗翻風，蜿蜒環繞，殺氣騰騰，聲勢浩浩。但是轉瞬天晚，不見流寇來攻。周遇吉因在代州吃了一大虧，教部下留心防備。他自己也在城上無片刻休息，賊軍却悄悄地毫無動靜。次日晨光熹微時，關外喊聲震天，人如蟻聚，流寇一鼓作氣，來奪寧武關，把火箭射上城來，一剎時鼓樓已中火焚燒。周遇吉忙指揮士卒，從速救熄。遂命砲手將土砲一齊開放，砲聲砰訇不絕，打到關下去，火花爆炸，烟霧迷漫，流寇死於砲火的不計其數，攻勢大殺。下午又來攻城，周遇吉再教開砲，一連三日，把賊兵打得叫苦連天，總計折損約有萬人。李自成大怒道：「周遇吉如此可惡！我若不破寧武，誓不生還。」牛金星獻計道：「周遇吉雖勇武善守，然若我們攻打不休，他沒有外來的救援，早晚必爲我破。不如將部下分爲十隊，輪流攻打，待他們開砲時，我們停止進攻，砲止後繼續攻城，務使城上沒有喘息的餘暇，而我們反可以逸待勞，乘機進擊。李自成贊許牛金星的主張，於是把部下兒郎分爲十隊，步騎相併，每隊人數千名左右，建着各色的旗幟，以爲識別，晝夜進攻。不幸的關上的砲雖然無恙，而火藥已盡，祇能節省燃放。流寇見城上砲聲已稀，便大膽擁上。周遇吉便聚集弓弩手射放。只見賊兵一隊來，一隊去，輪流攻打。第一隊是用紅色的旗，賊將一隻虎督率，攻打得最厲害。第二隊是用青色的旗，賊將滿天星統率，弓弩最多。專射火箭。第三隊是用黃色的旗，賊將左金虎統率，雲梯最多。第四隊是用黑色的旗，大多數是騎兵，賊將

射塌天率領。還有第五隊用紫色的旗，賊將劉宗敏統率，第六隊用白色，賊將李巖統率。其餘第七隊用藍色，第八隊用淡紅色，第九隊用赭石色，第十隊用灰色。五花八門，陸離光怪，使關上的官兵爲之應接不暇。接連又是五大官軍，果然都累得疲乏了。牛金星又教賊兵在箭上縛着勸降的書，紛紛射到城牆上來。官軍拾得，拿給周遇吉去看。周遇吉恐怕伯士心動搖，遂召集將士們勸諭道：「前三日內殺賊萬人，今雖彈藥缺乏，尚可持久作戰。能夠得勝，一軍盡爲忠義，否則縛我獻賊也好。」衆將士都涕泣從命，誓死堅守。這天晚上周遇吉在城樓上假寐，官軍防守稍懈，被賊兵偷殺上城來。幸被王衛國瞧見，自率十數兵士和上城的賊兵肉搏。死於他鎚下的已有二三十人。賊將滿天星自後掩至，出其不意，一槍刺入他的脅下。王衛國中了一槍，負痛回身去鬪滿天星，血涔涔下滴。滿天星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勇將，心中不免懼怯，返身逃遁。王衛國喝聲不要走，緊緊追去，一鎚擊中滿天星的背心，合爬跌下城去，踏爲肉泥。其餘的賊兵不敢再上，周遇吉也已驚起，趕來接應。王衛國滿身浴血，雙睛暴露，見了周遇吉，掙扎着說道：「今夜末將盡忠報國，恕我不能相隨麾下了。願將軍好好把守此關。」說罷，丟下雙鎚，仰後而倒。周遇吉撫屍大恸。一邊把人昇下城去，從豐棺殮，一邊調兵增守，殺了一陣，幸得轉危爲安。但是又喪失一員虎將，能無惋惜。又和許靖談起柳隱英，說此人是個少年英雄，怎麼到了緊要的關頭，他却始終躲在山裏，獨善其身，不出來殺敵致果呢？許靖也稱奇怪。且對周遇吉說道：「柳隱英此時不來，必有什麼阻撓。不知他是否仍在威鳳山上。我想修書一封遣人送往，催促他出山，不知將軍之意如何？」周遇吉道：「此刻正是用人之秋，你能修函去請，再好也沒有。前天齋書的差官尚在我身邊，就差他一行也。」

好。」於是許靖立刻去修好一封書信，寫得十分懇切，即教那差官藏在身邊，在夜半鮪城而下，潛奔威鳳山去下書。但是差官去了數天，猶如泥牛下海，杳無聲響，不見差官回來，也許那差官被賊兵所得，凶多吉少了。城下的流寇依舊一隊一隊的輪流攻城，罕有間息。周遇吉麾下的士卒實在死傷得多了，箭也缺乏，城牆大壞，看看即將失陷。周遇吉想要自己出去衝殺一陣，以緩其勢。許靖在旁對周遇吉慨然說道：「將軍是主帥，如何可以冒這個危險？還是讓末將出去，衝退他們，好讓城上修葺完備，賊不得上。」周遇吉沒有別的好辦法，既然許靖願代自己出戰，只好許可。遂撥敢死之士五百名，教許靖率領。許靖自己騎了一匹銀鬃馬，披上戰鎧，左手握槍，右手執劍，開了城門，衝過吊橋去。流寇好久沒見官軍出戰，不防有這一下，許靖懷着必死之心，槍挑劍劈，只顧向賊兵陣裏亂衝。攻城的流寇乃是第九隊抵擋不住，紛紛後退。許靖爲要使關上的守兵騰出時間來修理城垣，所以儘往前奔，今天的勇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部下的五百士卒也都奮勇廝殺。李自成聞官軍出戰，第九隊敗下，急令第十隊和第一隊第二隊上前接應，合力作戰。第十隊的賊將管有勇，上前接住許靖大戰，不到二十合，被許靖一槍刺斃。然第一隊第二隊已從左右包抄過來，將許靖一枝人馬困住。而第三隊繼續掩上。周遇吉在城上要緊督促士卒挑土負石，趕修城牆缺乏之處，不及去救援許靖。闖將一隻虎揮動大刀，和許靖力戰。許靖咬緊牙齒，拚命狠鬥。戰得良久，部下五百死士死的死，傷的傷，能戰的祇剩三十多人了。許靖今天也不想活命，運用全力與一隻虎死拚。然而一隻虎力氣無窮，許靖的槍法漸見散亂，一隻虎乘隙一刀去掃他的臂膀。許靖不及還槍招架，把左手劍去遮護時，臂上已被刀鋒削着，帶去了一小片肉。血跡



淋漓，一陣疼痛，手裏更覺乏力，只得回馬落荒而逃。因爲他若想退入城中，事實上已不可能；一則後路已被遮斷，二則恐反使賊兵乘機衝入城關，所以他寧走別處。但一隻虎怎肯輕易饒恕，拍馬追去，許靖只顧逃，一隻虎只顧追，約莫追了十餘里，背後賊兵跟的也不多。許靖糊裏糊塗的也不知走的什麼路，但見前面有個山坡。許靖暗想自己逃呢，還是回身去和那廝拚命？正猶豫間，忽聽鸞鈴聲，山坡後跑出一匹馬來，馬上坐着一個美少年，手橫寶劍，英氣凜然，正是他朝夕盼望，遲遲不來的柳隱英。這一喜真是喜出望外！便喊一聲「賢弟救我！」此時柳隱英也已瞧見許靖狼狽奔逃之狀，又見背後賊將一隻虎已如旋風般追至，他遂從腰下鏢囊裏摸出一枝響鏢，將手一抬，直奔一隻虎咽喉而去。一隻虎聽得鏢響，急忙將頭閃避時，肩頭已中一鏢，把他嚇了一跳，連忙撥轉馬頭而逃。賊兵見主將受傷，慌忙上前擁護着退去。許靖見柳隱英一鏢打退了一隻虎，更是狂喜，上前相見，說道：「多謝賢弟救我，但你怎麼到了今日纔來？我和周將軍眼睛都望癢了！」柳隱英見許靖臂上鮮血殷紅，知道他已受了創傷，便皺着雙眉說道：「這是小弟很歉疚的事。吾哥怎樣受了傷？此地恐有賊兵追來，不是談話之所。方纔小弟路過前山，見山坳裏有一古刹，十分隱僻，不如請靖哥隨我往那裏去一談吧。許靖點點頭，說聲好，遂跟着柳隱英縱馬馳去。轉過山坡，越過一重嶺，果見那邊樹林裏有一帶黃牆。二人跑到近處，跳下馬來，見那廟已是古舊，廟門前有一匾額，上題安禪寺三個大字，已剝蝕了小半，廟門緊閉。柳隱英上前叩門數下，隔了良久，方纔有一個龍鍾的老和尚出來開門。一見二人模樣，便嚇得面上變色。柳隱英道：「我們是官軍，被賊兵追急至此。這位將軍已受了傷，所以你可引導我們到你們廟裏去休息，決不有害於你

的。老和尚合掌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便說請二位將軍隨貧僧來。於是柳隱英和許靖牽馬而入。老和尚又開了廟門，引二人穿過一座破敗的大殿，到一間雲房中坐定。戰兢兢地對二人說道：「小寺在此山坳，香火甚為寥落。寺中本有三四個僧侶和一個香司務，現因寧武關有了戰事，他們都害怕流寇要來焚殺，所以早自遠避。惟貧僧年邁難行，獨留在此。二位將軍倘有吩咐，貧僧自當照辦。」許靖道：「你們寺院裏可有米嗎？代我們燒一甌粥來，我的肚中有些飢餓了，別的却不需要。」老和尚諾諾連聲而去。柳隱英見許靖臂上還在滴血，便上前將許靖的左臂徐徐捲起，見在肘下已削去了一片肉，所以許靖的身上也沾了不少血跡。柳隱英便從他已污的戰袍上撕下一條較為乾淨的布，代他把傷處很小心地裹紮住。問道：「靖哥，你怎樣受傷的？」許靖便把今天出關衝殺的經過告訴了柳隱英，又謝了救命之恩，再向他問道：「我和周將軍天天盼望賢弟來相助殺賊，賢弟也曾親口允許，待闖兵到時可以為國効勞，怎麼一直不來，令人望穿秋水呢？賢弟有此一身好本領，此時再不為國出力，更待何時？使我不能不疑惑了。」柳隱英皺着雙眉答道：「靖哥，你不知道小弟雖然要來一同殺賊，而姑母知道了，一定不放小弟出外。後來姑母聞得流寇攻打代州受了驚恐，又臥病在床，更不允許小弟下山了。小弟心中非常焦急！及聞代州淪陷，周將軍退守寧武，王老英雄已戰死沙場，又敬又悲，很懸念吾兄的安危，料想隨周將軍同退寧武了。前天，又得到你的來書，責備我不肯出來殺賊。我心裏何等的難過，遂先打發差官回來復命，而小弟就在夜間帶了寶劍鏢囊，不別而行，祇好丟下姑母不管，而到寧武關來助戰，以明心跡，希奏膚功。行至代州城外，遇見一小隊賊兵，被我殺死數賊，搶得一匹駿馬起來。恰巧在此間救

了靖哥！這豈非是天意嗎？但不知寧武關上情形如何？可還能守得住？」許靖道：「原來賢弟有此苦衷，我倒錯怪你了。」遂又將關中緊急的情形奉告。說了許多話，更覺疲乏，支持不住，遂先把戰鎗解脫，又將赤鳳寶劍掛在壁上，一回頭見東壁有一禪榻，脚步歪斜的走過去，橫身睡下。又嘆了一口氣說道：「臂上疼痛得很，人也十分疲乏，我倦欲眠，只得偃臥了。」柳隱英道：「靖哥，你的傷勢不輕，睡息一下，也好。此間沒有金創良藥，否則早給你塗上了。賊將可惡之至，小弟未曾將他殺死，太便宜他了。」許靖道：「一隻虎中了你一鏢回去，也不得安寧，也給他吃些苦頭。但願周將軍能夠堅守，待我休息一回，再和賢弟殺回去，相助周將軍殺賊。」柳隱英道：「很好，你再閉目安睡，小弟在此保護，料流寇決不會殺上這裏來的。」說話時老和尚已用木盤托着一甌粥來，還有一碟鹽菜，放在桌上，說道：「寺中沒有可口的菜，此地又無買處，請二位將軍就吃些吧。」柳隱英道：「有勞你了。」遂代許靖盛了一碗，給許靖坐在榻上吃。自己也盛着粥吃。許靖吃了二碗，已覺腹飽，不要再吃。柳隱英也吃了兩碗放下，讓老和尚去。柳隱英又教許靖安睡。許靖神思已倦，閉着雙目，沈沈睡去。柳隱英到外邊去踱步一回，向老和尚去討得一些草料，喂給那兩匹馬吃。又和老和尚談了一刻，回到那雲房裏，見許靖兀自睡着，不敢去驚動他。傍晚時，老和尚點上一枝絳蠟，又問柳隱英可仍要吃些粥，因為古剎裏也沒有什麼別的食物。柳隱英很可憐這個老和尚，遂從懷中取了二兩碎銀給他，教他仍煮些粥，不必預備什麼。老和尚歡歡喜喜的道謝一聲而去。少停許靖睡醒，臂上的疼痛未止，精神自覺較好，見柳隱英坐在榻前，便說道：「天已黑了嗎？」柳隱英見許靖醒來，便問他傷處可好。許靖告訴說，痛尚未止，大致可以無礙。只是心裏很惦

念寧武關。明天當可掙扎起來，一同前去殺賊。柳隱英又安慰他數語。老和尚又送上粥來，依然是日間的菜。許靖又吃了一碗。柳隱英吃畢，走到庭中去，看看那兩匹馬，猛抬頭瞧見東南角天空裏一片紅光，愈映愈大，按着方向正是寧武關。他心裏頓覺有些驚駭，悄悄地跳到屋頂上去，遙望那邊果然是寧武關。暗想莫非流寇已攻入關中，所以大放其火了。那壓周將軍又將如何？只恨自己來得太遲了，未能效尺寸之勞，這是心中十二分歉疚的。他眺望良久，火勢兀自未熄，聽得老和尚在後咳嗽的聲音，他恐怕老和尚要聲張，立刻跳下屋來。老和尚指着天空說道：「這火光恐怕是從寧武關那邊發出來的。哎喲！寧武關一定失陷了。」柳隱英連忙對他搖手說道：「你不要大驚小怪，免得房裏的許將軍聽得了，又要煩他的心。我不許你多說。」老和尚只得唯唯退去。柳隱英雖然叮囑老和尚不要聲張，但他自己心裏也忐忑得很，仰着首，呆望天空裏，默不作聲，只是跌足嘆息。隔了一歇，那火勢依然熾盛，天邊紅光一陣淡，一陣濃，且有許多火鴉在空中亂舞，真是好大火，映得窗上盡紅。柳隱英在外邊躊躇，却聽室裏的許靖嚷起來了：「賢弟在那裏？賢弟在那裏？」柳隱英聞聲，連忙走進室去。見許靖坐在炕上，便道：「靖哥喚什麼？」許靖說道：「怎麼賢弟走了出去許多時候不回房來？這紙窗上映得紅紅地，可是鄰近有什麼大火？」說話時，伸手向紙窗一指。柳隱英知道這事終不能隱瞞，便嘆口氣答道：「不錯，外邊正在大火。方纔小弟在外邊察看火的方向，十九是寧武關……。」柳隱英的話還未說畢，許靖已從炕上跳起來道：「哎喲！不好了！寧武關恐怕已被流寇攻陷了，教周將軍一人怎樣對付？我和賢弟立刻殺回去吧，等不到天明了。」柳隱英連忙過去，將他按住，然後說道：「靖哥，你不要胡亂掙扎，臂傷未愈，恐怕

又要出血的。小弟瞧這大火，寧武關十有八九是失陷了。即使你我此刻趕回去，光着身體，又無一兵一卒，也是無濟於事的。假若祇是賊兵攻城時所焚的火，周將軍尚能保守，那麼我們明天一清早趕去，尚來得及咧。」許靖道：「但願周將軍能夠守得住，事尚有救，否則我和你明天趕去時，恐已不及了。周將軍曾對我說，從代州退至寧武關是萬不得已之事。寧武有失，將軍不願再退，誓與此關共存亡了。像周將軍那樣的忠勇，舉世罕有，守土者設使都能如此，流寇何至猖獗到這個地步呢？我們在良將的麾下，不能立功殺敵，豈非天意嗎？王永泰世伯已戰死，范成亦已殞命，王衛國殉職，我受傷至此，祇有張烈一人在將軍身旁了。其勢太孤，自然敵不過流寇方興之衆。此天之亡寧武，非戰之罪也！」許靖說了。嘆息不已，柳隱英也深愧自己來遲了，不能極早效力，這是一個大大的缺憾。使嘆道：「這些話不必說了。小弟也有抱恨之處。我們且歇息一夜，明日一早跑到寧武去窺探虛實。隨機應變，再作道理。小弟好歹要和流寇鏖戰一下呢。」許靖心裏雖然發急，一時也無主意，只好聽從柳隱英的說話，口裏頻頻嘆氣，依然睡了下去。柳隱英却又去吩咐老和尚端了一塊木板來，將椅子擱着，算做臨時床舖，脫衣而睡。心裏有了心事，當然睡不成眠，聽聽許靖在那邊坑上輾轉反側，唉聲嘆氣，料是爲了寧武關，故而不寐。到下半夜時，窗上紅色淡了不少，大約大火已熄。轉瞬東方已白。柳隱英首先一骨碌爬起身來，見許靖張大着一雙眼睛，正在竊窺自己。他一邊穿衣，一邊向許靖格勒一笑道：「靖哥沒有睡熟嗎？爲什麼目灼灼儘視小弟呢？」許靖也就起坐，說道：「寧武關發生大火，多半業已失去，我那裏再能酣睡？我瞧賢弟也沒有入夢呢。」柳隱英點點頭，又問道：「臂上的傷處覺得怎麼樣？」許靖答道：「幸而沒有傷及筋骨，

祇覺隱隱有些疼痛，尚不能活動使用。但也顧不得了，我與你快快跑向寧武關去吧。柳隱英說聲是，二人都披衣起身。柳隱英出去向老和尚取了二盆冷水來。二人將就盥洗，各自把髮理好，將巾戴上。老和尚却捧上一大甌熱騰騰的粥來。二人聞得粥香，雖沒有什麼菜，祇一盆鹽蘿蔔乾。爲果腹計，二人都吃了三碗，把一大甌粥吃個精光。柳隱英遂喚老和尚過來，又取出三四兩碎銀給了他。且說道：「昨日打擾，我們不勝感謝，現在告辭了。」老和尚稽首致謝，說願二位「前程萬里」。柳隱英遂和許靖結束訖，各攜武器，走至庭中，牽過他們兩匹坐騎，出了寺門，大家跳上馬鞍。許靖當先，柳隱英在後，向寧武關飛馳而去。只見前面有許多難民扶老攜幼，狼奔豕突的向這邊逃來。其中還雜有幾個兵士，滿面骯髒，徒手無械。許靖知道寧武關果然失守了。立即攔住一個，向他詢問。那兵士認得許靖的，遂將寧武失陷的經過告訴給二人聽。原來周遇吉自許靖出戰以後，城牆一時沒有修葺完固，反不見許靖回城，料想凶多吉少，心裏非常懊惱，自誓必死於此。他立在陣邊，見流寇又如蜂屯蟻集般前來攻城。他吩咐部下儘將插木滾石以及弓矢一齊向城下射放。果然寇不得逞，稍稍引退。但因流寇分作十隊，此去彼來，城上不得休息，士卒已是異常疲乏。周遇吉和張烈親在城頭督戰，如有退後者斬。到了黃昏時候，周遇吉尚未進食。忽然一砲飛上城牆，把鼓樓轟毀了一角，明兵不免駭異。接連着一砲一砲的儘向關上放射過來。乃是李自成因吃了關上大砲的虧，聽了牛金星之言，亦派人到太原去運取擄得的大砲數尊，以及砲手十數名來寧武相助攻城。今日恰巧大砲運到，便加入第一隊，安放了砲位，瞄準了城上開放，砲聲砰訇不絕。周遇吉所有的砲却因火藥告罄，不得施放，無法抵禦，祇得放箭。但砲火十分猛烈，城牆又

未修竣，因此傾圮了一角，流寇便如潮水一般向着傾圮處衝進。一入城便四處放起火來，官兵大亂，人民紛紛逃竄，號哭之聲與喊殺之聲織成一片。此時此地真不知是何世界！周遇吉知不可守，仰天長嘆，和張烈率領親信士卒二三百人下城，接住賊兵，和他們作巷戰。寇將左金虎拍馬殺至，要想擒住周遇吉，好立頭功。周遇吉把手中鏟金槍使得緊急，左金虎豈是他的對手，不到二十合，被周遇吉一槍刺中肩頭，跌落馬鞍，爲賊兵搶救回去。寇將射塌天趕上時，周遇吉瞋目大呼，目眦盡裂，射塌天不敢接戰，回馬奔逃。周遇吉追上去時，抽出腰間鐵鞭，一鞭打去，正中其背，打得射塌天口吐鮮血，伏鞍而逃。這時李闖方策馬入城，聞得周遇吉尚作困獸之鬪，他就吩咐手下八員戰將一齊去戰，務要把周遇吉生擒，且滅其家。所以周遇吉雖然格殺數十百人，而流寇愈殺愈衆，把他四面圍住。他明知斷無倖生之理，自願殺身成仁，爲人間留得正氣，祇求多殺幾個流寇，取得重大的代價。而張烈亦隨着主將，拼死力戰。二人殺得瘋狂了，血流袍鎧，身上也都受着幾處傷痕，部下士兵也死亡殆盡。流寇見二人厲害，都有些膽寒。有一賊將自恃其勇，舉起大斧，來和周遇吉鏖戰。周遇吉兩膀用盡力氣，呼呼的一連幾槍，殺得他退逃不迭。周遇吉挺槍追去，不料坐下的戰馬已是疲乏，忽然力盡而蹶，跪下地去，把周遇吉掀落馬鞍，賊將大喜，正要掉轉馬首來擒周遇吉時，周遇吉虎吼一聲，從地上奮力跳起，一鞭掃去，反把那賊將打得腦漿迸裂而死。又一賊將衝來時，被張烈在後一刀劈去了半個頭顱。連死二將，流寇更是震懼紛紛倒退。周遇吉慍念着自己家裏的老母和妻孥等人，遂和張烈以及七八受傷的小卒，衝出巷口，殺向自己家裏去。李自成聽得周遇吉如此勇敢，難以力擒，恐防被他逃去，遂下令放箭。這時兩邊民房上都是流寇，周

遇吉殺向那裏，瞧得清清楚楚。大家開弓放箭，箭如飛蝗，向周遇吉身邊飛來。周遇吉丟了長槍，揮着鐵鞭，徒步跳盪，手格殺數十人，鞭影橫飛，箭鏃落於地下，堆積了不少。可是周遇吉格鬪多時，見張烈早被一箭射中顛門，仆倒於地。他一陣心痛，有兩枝箭已着於臂，一時舞不起鞭來。又一箭正中大腿。他恐怕被擒受辱，遂從一個流寇手裏搶得一柄短刀，左手握着，向他自己頸上一抹，可憐這位百戰英雄已力盡就義，留得青史萬古名了。當周遇吉張烈戰死之時，流寇直撲周遇吉的家門。周遇吉的夫人劉氏知道寧武已破，賊兵進城，丈夫被圍，流寇殺至家中來。伊不欲束手受縛，坐而待斃。遂同家中女僕奴婢一齊爬登屋頂，取了弓箭，向宅外的流寇放射。因為劉氏亦諳武術，嫻於弓矢，本欲相隨丈夫殺賊，周遇吉要伊在家中護持老母，所以沒有出戰。此刻禍迫眉睫，伊也顧不得什麼了，祇知道能夠殺賊。自己當先引弓而發，每一矢斃一賊，流寇死了不少。流寇大憤，便舉火焚屋。周遇吉的母親早在房中自縊。劉氏同兒子業已無路可走，仍率諸婦女在屋上力抗。流寇見劉氏在火光中開着弓，一箭一箭的從火燄裏飛射出來。流寇祇在外面吶喊着，依然不敢進撲。隔了一會，濃烟愈冒愈多，滿屋子都是黑烟和烈燄，可怖的火舌噴得很高，箭也不見飛出，劉氏的影子亦沒入火光中，於是周氏全家殉難，一門忠義。明紀事樂府有詩云：

潼關東下如破竹，太原已拔寧武威，將軍怒斬說客頭，誓眾登城眦裂目，白刃陷陣聲疾呼，滿地觸體血模糊，四面砲轟烟塵黑，馬蹶徒步猶格殺，將軍膽如斗，夫人心似鐵，怒鬻蠕蠕弓，一矢斃一賊。盡如寧武可奈何？賊黨聚談猶咋舌！馬謀歸威陽道，大同宣府來降表。



這首紀事詩的末二句就是說李自成既下寧武關，聚集諸將，商議大計。因為這一次攻打代州寧武，雖然卒能攻下，可是精銳喪亡得很多，犧牲甚大，亟待補充。據李自成的意見，以為此去須歷大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一時欲入燕京，尚非易事，倘盡如寧武關這樣難攻，將怎麼辦呢？不如暫還秦中，稍事休息，再圖後舉。牛金星却以為不可。他說道：「現在千辛萬苦，攻下了寧武，若不舉兵東向，以後再來，豈非白白犧牲了許多兒郎？我料別處州郡的守將，未必個個都像周遇吉那樣的忠義勇武，何必多慮？」牛金星的話果然說着了。一會兒大同總兵姜瓖的降表以及宣府的降書先後都至，大壯李闖之胆，所以又起兵進攻了。當時寧武已破，李自成聽了牛金星之言，居然出示安民，然而寧武關經過一夜的焚燒，精華已是十去七八，許多難民逃亡出來，奔走他鄉，其間還夾着些潰散的士卒。所以許靖和柳隱英會在途中和他們相遇而聆取敗兵的報告。許靖得知寧武關果然失陷，遇吉一家殉節後，不禁熱淚奪眶而出，嘆道：「天亡明室，奪我周公！我恨不能相隨同死，很是歉疚的。」柳隱英道：「既然寧武關已被流寇奪去，我們去也徒然，不如暫且回轉威鳳山去，再作道理。我本放心不下那有病的姑母呢。」許靖躊躇着沒有回答，忽然這些逃難的百姓大哭大喊的向他們身後官道上爭先恐後的逃奔，有幾個嘴裏嚷着道：「聞兵來了！快快逃生！」二人留神向這一羣難民背後看去時，果然塵土大起，旌旗蔽日，有一大隊流寇正向這邊飛馳而來。許靖對柳隱英說道：「流寇真是可惡！他們取了地方，還要追殺百姓。」柳隱英聞言，雙眉早已倒豎，一咬齒牙說道：「好，小弟尚沒有和他們交過手，今番待他們起來，當和靖哥殺他一個痛快，也為周將軍復仇。」許靖點點頭。二人遂讓難民逃去，立馬以待，等候廝殺。

55

50

